鄭板橋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鄭板橋集



中華書局

鄭 板 橋 集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 海 紹 興 路 7 號）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 毫米 1/32・9 印張・4 襯頁・10 插頁・138,000 字
1962 年 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內平裝本 3,500 册）　精裝本定價：(7) 1.70 元
統一書號：10018.5011　62.1.滬型



鄭燮畫像

（據《清代學者像傳》複製）

鄭燮墨跡：曹操『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
島聳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
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其翁年學長兄 板橋鄭燮

揚州博物館藏

鄭燮墨跡:《道情》之一

（夏衍藏）



《道情》之二

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霞暗酒樓，棲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併。文章兩漢空陳跡，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吊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道情》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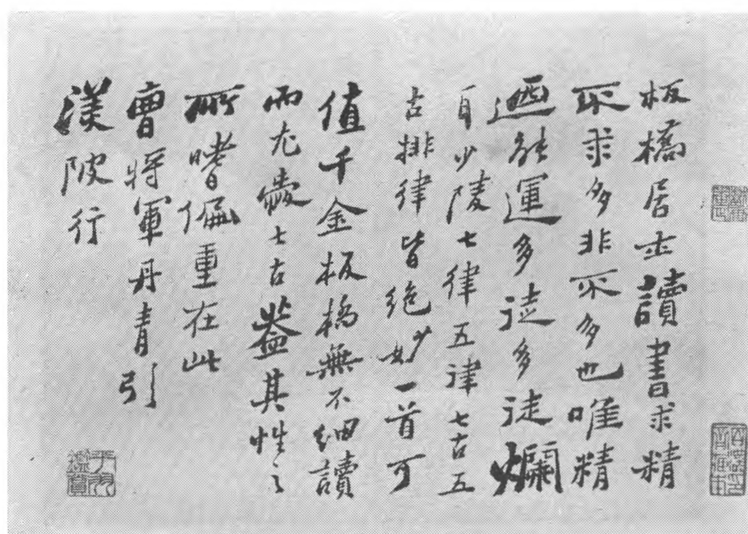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弦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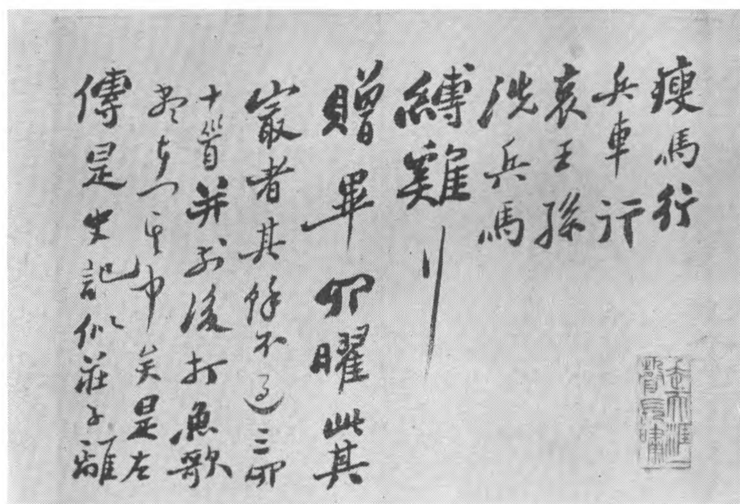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了。

枚臣先生見予所作道情，索書一通，奉贈。小詩所抄不敢也，遲之一歲乃克如命。時乾隆八年夏六月八日，雨中適蓋極熱微涼後也。揚州小弟鄭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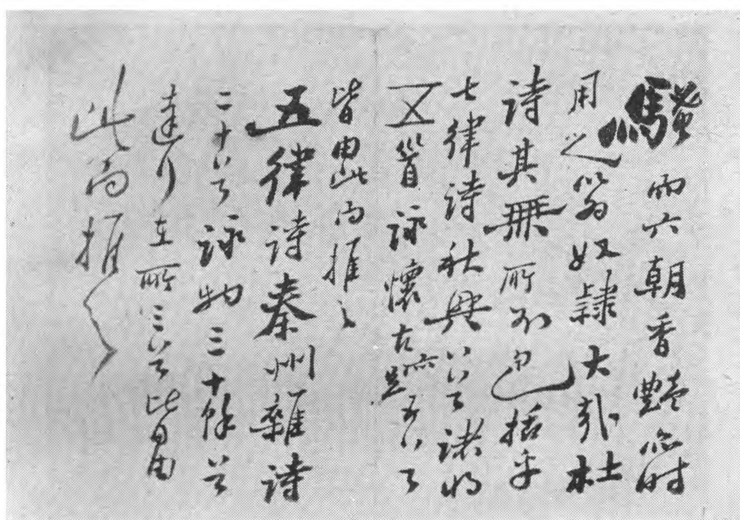
《道情》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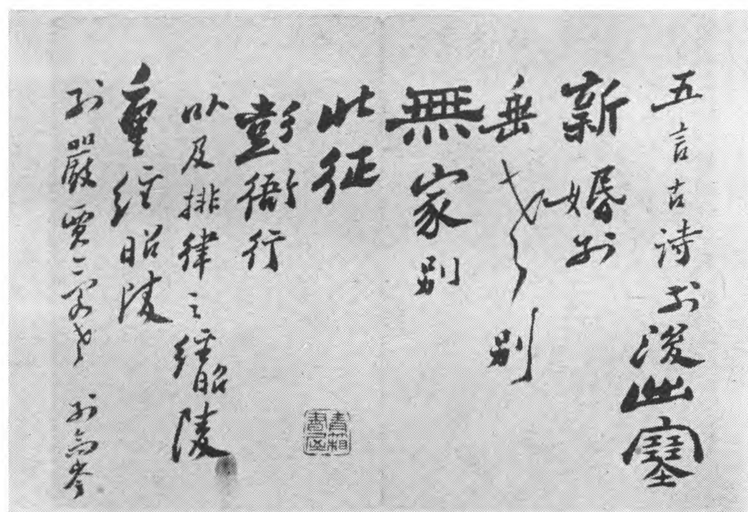
鄭燮墨跡：《板橋自序》之一
（徐平羽藏）



《板橋自序》之二



《板橋自序》之三



《板橋自序》之四

《板橋自序》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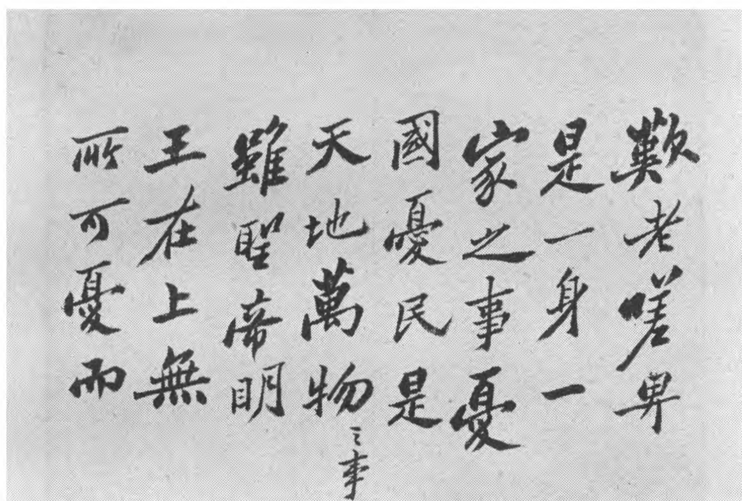
《板橋自序》之六

《板橋自序》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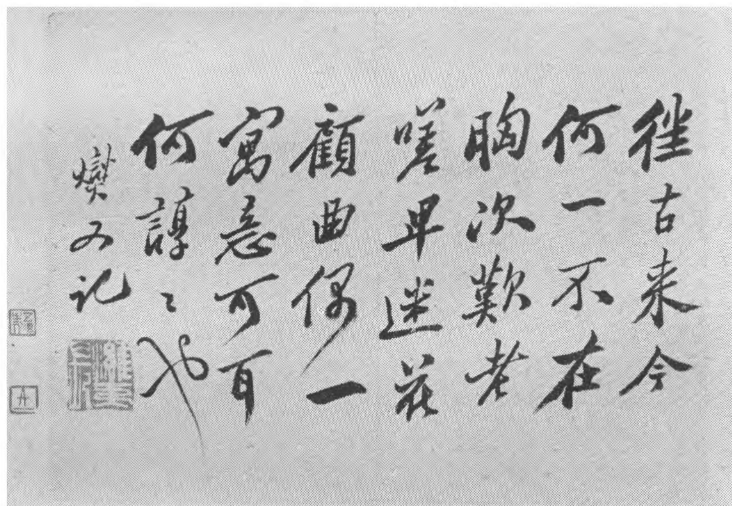
《板橋自序》之八

《板橋自序》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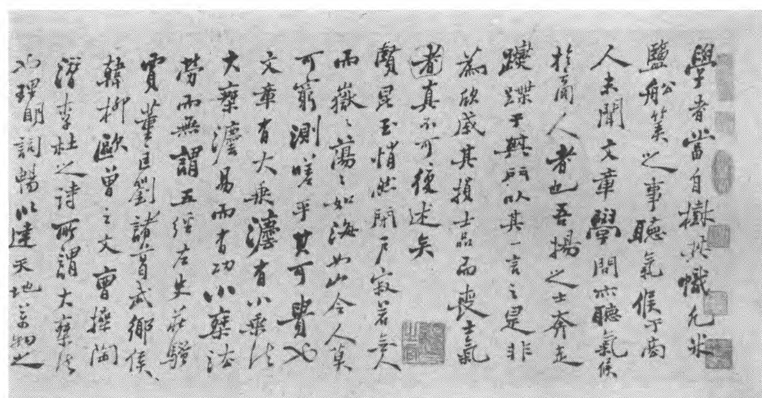
《板橋自序》之十


歎老嗟卑
是一身一
家之事憂
國憂民是
天地萬物之事
雖聖帝明
王在上無
所可憂而

《板橋自序》之十一


往古來今
何一不在
胸次歎老
嗟卑迷花
顧曲偎一
寓意可耳
何譏之有
燮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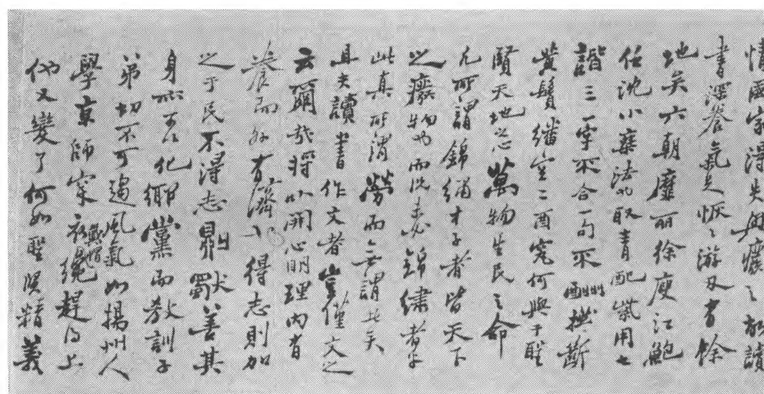
《板橋自序》之十二



學者當自樹其幟凡米
鹽船算之事聽氣候于商
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
于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
躞蹀于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
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
者真不可復述矣
夫璞玉精金開戶寂若無人
而嶽嶽蕩蕩如海如山令人莫
可窮測嗟乎其可貴也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
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
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
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
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
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
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

鄭燮墨跡：《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之一

（上海博物館藏）



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
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
地矣六朝靡麗徐庾江鮑
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
諧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斷
黃鬚翻空二酉究何與于聖
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
凡所謂錦繡才子者皆天下
之廢物也而況未必錦繡者乎
此真所謂勞而無謂者矣
且夫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
云爾哉將以開心明理內有
養而外有濟也得志則加
之于民不得志則獨善其
身亦可化鄉黨而教訓子
弟切不可過風氣如揚州人
學京師穿衣戴帽纔趕得上
他又變了何如聖賢精義

《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之二

《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之三

《與江賓谷、江禹九書》之四



揚州博物館藏

上海博物館藏



揚州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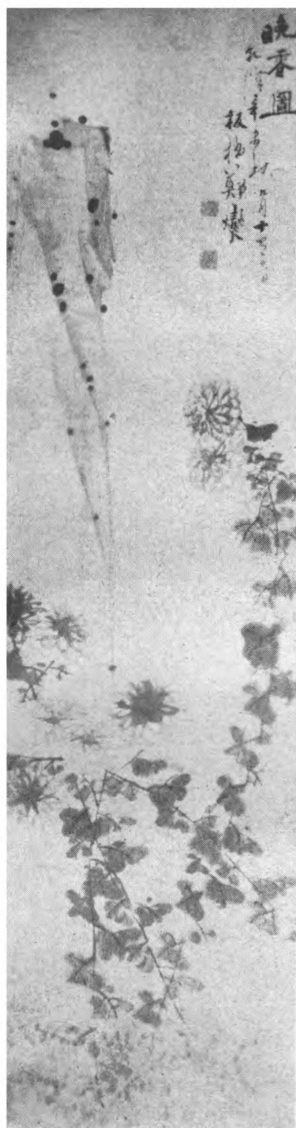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



揚州博物館藏

前言

——鄭板橋試論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
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這是『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做山東濰縣知縣的時候，送給巡撫包括一幅畫竹上的四句詩。我覺得這四句詩，深刻地描繪了封建社會一位『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想爲老百姓做點事的親民之官的虔誠願望，雖然這種願望在封建社會是很難實現的。

鄭板橋——『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取得全面統治以後，爲了政權的鞏固，某些方面採取了些緩和的政策，從而經濟生產日漸恢復，社會秩序日漸安定的時代；同時，對於知識分子，又是痲醉與鎮壓相結合，在多次的『博學鴻詞科』的招牌下面，施行着史無前例的文字獄並進入到高潮的時代。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所謂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所搞的一套，除了歌功頌德，俯首聽命，別的出路是很少的。你要向上爬，只有一條路——科舉。清初以來的漢學和金石考據之學的盛行，大家埋頭於故紙堆中，不問政治，不問現實；這種發展和當時精神上、思想上嚴密的控制是有密切關係的。

從繪畫的情況看，也甚爲顯然。明淸之際，形式主義的傾向已經越來越感到嚴重，它們的眼睛，什九向後——宋元看。大致說來，這時代基本上是『四王』山水畫的天下，是脫離現實，脫離生活，單純追求古人筆墨趣味者的天下。他們多數出身於地主階級，旣掌握了一些知識，又有相當的地位，互相維護，互相標榜，壁壘是極爲森嚴的。我們不應該低估封建王朝統治者對於書畫這類玩藝兒的『關懷』和『興趣』，老實說，統治階級是絲毫也不會放鬆這一精神武器的。石濤的遭遇，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值得深思的例子。他當面叫過兩次康熙『萬歲』，和輔國大將軍博爾都也有較多的往來，關係已經不一般的了。而從前故宮的藏畫裏面，我們知道的只有他的一幅竹子，這竹子就是送給博爾都(問亭)的。並且請王原祁補了一塊石頭。由此可見，『萬歲』和『大將軍』都不能使他的畫立足於皇庭。因爲它不合王朝統治者和地主幫閒老爺們的口味，到頭來，只有潦倒而死在揚州。

板橋的一生，除中了進士之後在山東做過十幾年『七品官耳』，全部活動，都在『千家養女先敎曲，十里栽花算種田』的繁華的揚州。從全國看來，揚州是當時的經濟中心之一，鹽、布、麻、茶……特別是鹽，是東南地區的供應基地；交通相當便利，居南北的要衝，手工業也非常發達。這種新興的商業經濟的繁榮，反映了市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變化，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文化方面，他們不滿足於過去那種陳陳相因，亦步亦趨所謂『正宗』(正統)的那一套，而要求有所『變』，要求一種生活氣息濃厚而又比較生動活潑的精神享受。

不妨從石濤的定居揚州開始，我們淸楚地可以認識：『八怪』之所以產自揚州，揚州之所以形成『八

怪』，不是不可以理解，毋寧說它是極爲自然的一種發展。它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產物。但是在以『正宗』(正統)自居的一切以古人自許的畫家們——如華亭、吳門、婁東、虞山諸家看來，却看不上眼，認爲他們是『旁門外道』，是『異端』，不足登大雅之堂。鄭板橋和李鱓、金農、高翔、汪士愼、黃愼、李方膺、羅聘七家之被後來稱作『八怪』，道理不是非常明白的麽？

『八怪』，並非指的都是揚州人，而是指的形成於揚州的八位畫家共同的某些特徵，或曰揚州畫派。他們多數從事花鳥畫(梅、蘭、竹、菊是重要題材)，其次是人物畫，山水畫則不是主要的。這就給了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空山無人』、『行雲流水』的山水畫家一個有力的衝激，有力的挑戰。當然，『八怪』以外，不能說沒有花鳥畫和人物畫，而且它們的發展及其藝術淵源也是來自前代的優秀傳統。問題是，作爲意識形態的造型藝術，應該是時代和現實生活的反映，誰也不可以把豐富的生活生硬地賦予某些限制，例如，只許畫什麽，不可畫什麽，因爲它是『高雅』的，因爲這是『庸俗』的。這就會使得畫家們個個『神遊太初而不食人間烟火』。當十七、八世紀的畫壇，『揚州八怪』的貢獻，就在於創造性地發展了花鳥畫，擴大了許多生動的題材，豐富了許多現實的內容；提倡詩、書、畫、印的綜合發展。特別是後者，他們作出了輝煌的業績並留下了豐富的財富。應該說，『揚州八怪』的形成和發展，是近代中國繪畫史上一次偉大的革新，使現實主義優秀的傳統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假使我這個看法還有幾分是處，那我想再說一句：『揚州八怪』裏面，突出的應推鄭板橋。

* * *

『板橋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又有三眞，曰眞氣、曰眞意、曰眞趣。』㈠ 這話我以爲相當有見解。事實正是如此，在板橋的筆下，詩、書、畫是一個思想整體的幾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這不同的表現形式之中，則存在有機聯繫並呼應着的最本質的東西。他早期有過一首題爲『偶然作』的七古，開頭四句是：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爲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很明白，這四句詩充分說明了『三絕』鄭板橋所憧憬的和所追求的是什麼；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他的思想抱負乃至做人的基本態度。

關於板橋的身世，我們尙缺乏資料加以論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卽他從小就家庭貧苦，『七歌』的第一歌曾有過：『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的痛語。中了秀才賣畫，中了舉人賣畫，以至當過縣太爺以後又賣畫，從他一生的生活看來，却是個道地的『貧儒』，似乎從未飛黃騰達過。我覺得他的一生的生活經歷，與他的『怪』有絕對的關係。板橋好學，並且博學，雖然在五十七歲那年寫的『自敍』說過：『平生不治經學，愛讀史書以及詩文詞集、傳奇說簿之類……』的話，但我以爲他始終沒有脫盡儒家思想的浸淫和幻想，卽所謂『修、齊、治、平』的那一套。而他的一生，儘管够得上是盤根錯節，窮途潦倒的一生，而思想深處一種比較積極的因素，却始終是存在着的。『自敍』說：『板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於聖賢，文必切於日用。』不就足以證明了麼？等到中了進士，做了縣官，親身接觸到社會

的黑暗和民間的疾苦，於是漸漸意識到，『縣門一尺情猶隔』，『如收敗貫錢，如撐斷港航』，並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够『得志加之於民』的。『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於是一切幻想，逐漸破滅了。決心『從此江南一梗頑』，打定主意回揚州了。可是思想上的重重矛盾，並非那麼容易解決。一面對現實社會感到極度的不滿，嬉笑怒罵，不顧一切地予以無情的揭發和鞭撻，毫無保留地暴露那些荒淫無恥和民不聊生的黑暗現實。這是值得我們肯定並珍視的主要一面。但在另外的某些作品裏，彷徨歧路，失望悲觀，『名利竟如何？歲月蹉跎。幾番風浪幾晴和，愁水愁風愁不盡，總是南柯。』一種消極的情緒也是頗爲突出。他寫的『難得糊塗』的字幅，不是廣受當時的歡迎嗎？特別在給弟弟的幾封家信裏面，談到怎樣買田地，治房屋，希望五十二歲生的兒子『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尤其用心良苦的是反覆交待要搞好人與人尤其和貧苦之人的關係，就是吃點眼前虧，也是便宜的。『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

從板橋對於『文章』(是經、史、文學……都包括在內的總稱)的見解和主張，也可以窺察他的思想變化。他認爲『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體『聖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不是徒託空言，就能爲社稷民生解決問題的。祇有『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這才够得上稱做『文章』。此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沒有多大意義的甚至是害人的。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

興廢之故。……六朝靡麗，徐、庾、江、鮑、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諧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撚斷黃鬚，翻空二酉，究何與于聖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這裏雖把佛敎的大乘、小乘作比擬，實際是崇大乘而黜小乘，崇六經而黜百家。很顯然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他不止一次地破口大罵一班不務經世之學的文人才子，也包括他自己在內：『凡所謂錦繡才子者，皆天下之廢物也！』『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謂風花雪月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窮困，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

『落拓揚州一敝裘』，板橋的一生大概沒有享受過幾年得意的日子，就是在山東做官的那十多年，特別在濰縣，遇到了幾年的災情，老百姓活不下去了，現實的敎訓，深刻地使他意識到聖人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處在封建統治的黑暗社會，老是同情百姓，還像個『七品官』麼？大約他離開山東回揚州賣畫的時候，已是六十左右的人了。不得已，惟有『窮則獨善其身』，寓『大乘』於『小乘』，搞搞詩、詞、書、畫……，把同情人民不滿現實的滿腹牢騷曲折地寄託於筆墨之外。『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我以爲這就是板橋所以成其爲『怪』的思想根源和社會根源。

板橋有過他青年的幻想時期，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滿想做個清官，爲國爲民。當過了十幾年的縣令的實踐生活以後，他的幻想破滅了。他苦悶，他徬徨，他對世憤慨，他無情的暴露黑暗，譴責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但是，這是沒用的，不得不掛冠而去，仍做『二十年前舊板橋』。可是日子也是不好過的，於是憤慨之餘，逐漸產生了消極出世的思想。這是當時正直的文人士大夫發展的一般規

律。所以我們論板橋，還應該想到他不同於其他七『怪』的，就是他還『怪』當時的政治，雖然他對這種政治是無能爲力的。

* * *

板橋的詩、詞、文章（家書爲主），特別是詩，據今日所能讀到的，大都來自現實，來自生活，言中有物，有感而發的。今天讀起來，也彷彿看見這位『怪』人——一位滿懷同情人民大衆的老人怒目裂眦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有時侃侃而談，或者垂涕而道。

> 嵩彼豐茲信不移，我於困頓已無辭。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尙厭奇。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詩鈔：自遣）

我們不應當抹殺他這十分可貴的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主要的一環，所謂『欲談心裏事，同上酒家樓』；如果把這積極的本色看作和當時一般幫閑的騷人墨客之流，『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鬭茗茶』，爲富商大賈妝點門面的行徑等同起來，那就是錯誤的。非常淸楚，板橋的『三絕』——畫、詩、書，分開來看，據我的淺見，論畫，他的路子較窄，自己也承認過不如李復堂；論詩，西唐、巢林、冬心都風格別具，各擅千秋；至於論書，瘦瓢醇厚，冬心古拙，不一定多讓於他的『六分半書』。然而合而觀之，綜而察之，『八怪』中，除他以外，我不知道那一『怪』，曾經『怪』過當時荒淫無恥、民不聊生的現實，說出過幾句同情人民的話兒來。

在板橋的文學作品裏，無論是詩、詞或者別的，最突出的是使人讀了感到作者一種強烈、豐富、眞

摯的『民胞物與』的感情，這種感情深刻地體現在對廣大人民的同情上面。他說過：『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他親眼看見掙扎在水深火熱人間地獄裏的勞動人民，焉得不一掬同情之淚？在他自己的集子裏，這類作品可說是主要的部分，也是本質的部分。如『悍吏』、『私刑惡』、『孤兒行』、『後孤兒行』、『姑惡』、『逃荒行』、『還家行』……這些詩；『滿江紅·田家四時苦樂歌』、『瑞鶴仙·漁家』、『瑞鶴仙·田家』……這些詞，都是『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感人極深的作品。

『悍吏』和『私刑惡』刻畫了一般狗腿子無所不至的魚肉鄉民的罪惡行爲。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悍吏）

官刑不敵私刑惡，掾吏搏人如豕搏，……本因凍餒迫爲非，又值姦刁取自肥，一絲一粒盡搜索，但憑皮骨當嚴威！……（私刑惡）

老百姓還有命活麽？他自己就是縣官，有什麽辦法呢？『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悍吏）只有浩然興歎『仁人君子，有餘痛焉』。（私刑惡）

『逃荒行』、『還家行』，都是他在濰縣任上遭逢幾次嚴重災荒後農村破產的實錄。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伺巖阻。豺狼白晝出，諸村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嚥反吐；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

道旁見棄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逃荒行）

逃到那兒去？幸而從九死中茍延了殘喘，等到家鄉年歲好一點，又千辛萬苦地逃了回來，中國農民是安土重遷的。

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竈，狐狸據我牀。……念我故妻子，羈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我負橐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徬徨。……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我娘；墮地兒翻覆，淚面塗泥漿。……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鄰舍，背樹倚斜陽。……（還家行）

這不是人間的悲劇麼？

『孤兒行』、『後孤兒行』、『姑惡』幾首，通過兩個孤兒和小媳婦的非人的慘遇生動地刻畫了連年災荒後的農村慘象，也有力地控訴了長期以來封建宗法社會的黑暗罪惡。

孤兒躑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錚錚。……嬌兒食粱肉，孤兒兢兢捧盤盂，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水，暮莝芻養馬，莝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罵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嬌兒著紫裘，孤兒著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扉，舉頭望望，掩淚來歸。……（孤兒行）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朝不與食，暮不與棲止，孤兒蕩蕩無依，乞求餐飯，旬日不返。外父外母不問，曷論生死。……夜宿野廟，荒葦茫茫。……綠林君子，勒令把火隨行，孤兒不敢不聽從強梁，……事發賊得，累及孤兒。……丈丈辣心毒手，悉力買告，令誣揑與賊同歸。西日慘慘，羣盜就戮，

顧此孤兒，飢如瑩玉，不恨己死，痛孤冤毒，行刑人，淚相續。（後孤兒行）

一個是叔嬸偏心，虐待姪兒；一個是岳父滅絕人性，買通贓官，置無辜的女壻於死地。我們今天讀起來，眞不禁髮指。還有『姑惡』，也是一篇不忍卒讀的文字。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姑曰幼不教，長大誰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鼈，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冤呼？……豈無父母來，洗淚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疎；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姑惡）

『濰縣竹枝詞』四十首的發現，應該看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濰縣原是小蘇州』（竹枝詞），他在濰縣做官，幷沒有用更多的閒情去描寫那繁華的景象，而是眞實地刻畫了當地的風俗、民情，特別是貧苦人民的慘痛生活。

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併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簍鹽挑又被拏。
行鹽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貧。私賣怕官官賣絕，海邊餓竈化冤燐。
東家貧兒西家僕，西家歌舞東家哭。骨肉分離只一牆，聽他笞罵由他辱。
淚眼今生永不乾，清明節候麥風寒。老親死在遼陽地，白骨何曾負得還。（濰縣竹枝詞）

今天五十歲上下年紀的人，小學時期，大概不少唱過『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這首『道情』曲的。誰的曲譜，早忘記了，㊁但我還依稀會唱幾首，尤其是『老樵夫』、『老頭陀』、『老書生』

幾首。一個剛從私塾裏跑出來進『洋學堂』的孩子，對一天到晚板起面孔的冬烘先生是不懷好感的。『……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儘管那時詞意還不十分了了，却也已把他當作嘲笑先生的武器了。

據我這個外行人看來，他的詩還有一個善於形象化的特點。古人說『詩中有畫』，就是這個意思。他原來是一位畫家，又是一位詩人，着意刻畫民間疾苦，像『小唱』道情十首，『濰縣竹枝詞』四十首，都首首是畫，也首首是詩。更重要的是不斷畫出了封建社會的許多黑暗面；畫出了所謂『盛世之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情景。『悍吏』、『私刑惡』假使當作『歷史畫』看，那麼『逃荒行』、『還家行』則是一幅不忍展卷的『流民圖』。此外，還有描摹人物和景色的作品，也是非常動人的，隨便舉兩首，便可以證明。

邊生結屋類蝸殼，忽開一窗洞寥廓。數枝蘆葦撐烟霜，一水明霞靜樓閣。夜寒星斗垂微茫，西風入幰搖燭光。隔岸微聞寒犬吠，幾撚吟髭更漏長。（淮陰邊壽民葦間書屋）

水流曲曲樹重重，樹裏春山一兩峯。茅屋深藏人不見，數聲雞犬夕陽中。（濰縣竹枝詞）

* * *

板橋究竟是一位傑出的畫家，四十多歲，中進士以前，就在揚州賣過畫；六十左右從濰縣回到揚州，『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㊂依然賣畫為生。他畫的東西，種類並不太多，只是竹、蘭、石、菊幾樣。就是這幾樣，特別是竹和蘭，今天已遍布全世界，受到世界人士的喜愛和重視。

過去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他為什麼專畫竹、蘭、石、菊呢？原來揚州及其附近多竹，到處成叢；

揚州人是愛好花木的，即在今天還保留着相當清晰的痕跡。自然的環境如此多嬌，這是一點。『八怪』之中，有幾『怪』是擅長畫竹石的，如李晴江和金冬心，特別是比『八怪』稍前的石濤，同道的互相影響，可能也是一點。但是板橋的畫竹，却與諸家不同，他往往把竹、蘭、石生動地組合在一幅畫面上予以盡情的發揮，給人筆墨之外的許多感受。

『梅、蘭、竹、菊』，自宋以來，尤其自南宋以來是被稱爲『四君子』的。作爲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文人士大夫，當國家民族受到迫害而自己又軟弱搖擺、無力抵抗的時候，就把這幾種自然界的東西，通過形象、位置、筆墨，賦予某些新的思想感情，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和對統治階級的不合作。在『清高』、『幽潔』、『虛心』、『隱逸』等等特定的基本內容以外，無疑的又豐富了許多別的東西。這是中國畫史上愛國主義畫家的優秀傳統，是值得我們敬仰的。板橋所以專畫這幾種，我看正因爲是符合了他的思想感情的要求。他在題跋裏，不斷地推崇鄭所南、徐青藤、陳古白、白丁、石濤幾位畫家，決不是偶然的。

值得重視的——和他的文學作品一樣——是關於藝術創作的思想、方法問題。他的繪畫，沒有孤立地從形式筆墨——臨摹古人入手，而是首先從生活入手。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鼕鼕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凌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題畫）

一面從生活入手，一面也不廢汲取傳統的優秀經驗，兩者結合起來。這種方法，我以爲在今天也

還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他曾題巨幅蘭竹石圖說：

平生愛所南先生及陳古白畫蘭竹。既又見大滌子畫石，或依法皴，或不依法皴；或整或碎，或完或不完，遂取其意構成石勢，然後以蘭竹彌縫其間，雖學出兩家，而筆墨則一氣也。

我以爲這段跋裏透露了一個如何學習傳統的重要問題，他是略其迹而『取其意』的。在跋另一幅畫上也說過：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

板橋的畫竹，不管是大幅還是小幅，或者和蘭、石結合着，都突出地體現出一種欣欣向榮而又兀傲清勁的精神。這和他『如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的思想願望完全一致的。但他的畫竹，又絕不是自然的翻版，是通過了概括、提煉的加工過程的。他有過一段最精闢的話：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題畫）

的確，不僅繪畫如此，其他文藝的創作，也應該如此。畫家從生活、從自然中得到感受，得到激動，於是『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在胸中便形成了一幅畫。這幅畫雖是從眼中得來，却不等於生活中自然的再現，而是通過『胸中勃勃』——概括、提煉的結果。作爲一幅畫來說，比眼中的更爲具體了。到了

實際創作的時候，又必須通過當時的思想、情緒乃至筆墨……等等條件的綜合、變化，揮灑於紙、絹之上。這時候，意多於筆，趣多於法，所以『手中之竹』——即畫上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了。動人的作品，往往成功就在須臾。我們從形象上看，同是一幅畫竹，而作者所賦予的思想感情則有所不同：『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這是一種寫法；『若使循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這也是一種寫法；『叢篁密篠遍抽新，碎剪春愁滿江綠。』這又是一種寫法。

他畫蘭、畫石也是一樣。決不是僅僅追求它們的形似，而是通過飽滿的情緒，生動的筆墨，賦以新的意境。他喜畫盆蘭。如題『破盆蘭花』：『……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題盆蘭：『……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題半盆蘭蕊：『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彫殘。』都是耐人尋味的作品。他喜歡畫醜石，『醜而雄，醜而秀』，和畫竹、畫蘭一樣，已經不是一般肉眼中的東西，而是『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作爲一個道德標準來衡量，來發揮，來鼓吹。

爲什麼畢生從事作畫？他自己答覆的最是痛快：『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之人也。』

我深深以爲這就是板橋的可愛、可敬，值得今後不斷研究和學習之處。

*　*　*

板橋的書法自稱『六分半書』，比較他的詩、畫，是最得好評的。『桐陰論畫』把他的畫僅僅位置在『能品』，而對他的書法則認爲『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大體說來，他的字，是把眞、草、隸、篆四種書

體而以眞、隸爲主的綜合起來的一種新的書體，而且又用作畫的方法去寫。這不但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驚人的變化，就是幾千年來也從未見過像他這樣自我創造形成一派的。在『八怪』裏面，只有金冬心以國山碑及天發神讖碑爲基礎的分隸一派，足以和他頡頏，可是冬心還範圍在形式結體方面，不像他有時連字的本義也不考慮，眞應該說是『怪』到家的了。乾隆時有名的詞曲家蔣士銓曾有題板橋畫蘭詩一首，㈣談到他的書畫：

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疎花見姿致。下筆別自成一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頽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盡笑板橋怪。……

這評價是比較高的，也是比較具體的。他既合四體爲一，而又書畫相參，並且『六書』的框框有時也被衝的體無完膚，怎能叫人不叫『怪』呢？怎能叫人不擔心呢？楊守敬和康有爲對他和金冬心的字，就有過另一種看法。楊守敬說：

板橋行楷，冬心分隸，皆不受前人束縛，自闢蹊徑。然以爲後學師範，或墮魔道。㈤

康有爲說：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㈥

楊守敬的話比較公允。誰也否認不了他們的創造性。怎樣學習，應該分別來研究，循着他們的道路然後越過他們，是一種；捨本逐末，拋棄他們的發展歷程而僅僅形式主義地追求貌似，這就成問題了。至於康有爲這位經學家，滿腦子復古思想，像板橋的字，他是接受不了的。

『八怪』裏面多數能刻印。板橋對於篆刻，也是擅長的。可惜這方面，我們還沒有掌握更多的實物資料（原印和拓本），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因爲當時的繪畫藝術已經形成爲畫、書、文（詩詞題跋）、印的『交響樂』，印章已是整個畫面有機的一部分。同時，『八怪』的時代，又正是篆刻藝術的高潮時代，板橋的精於此道，是不足爲怪的。不少資料提到他在書畫上自用的印章多半是高西園、沈凡民刻的。我們從經常過目的印章看來，應該承認有此可能。他和西園是好朋友，後來西園右手病廢，板橋還刻過一方『硯田生計』的印章送給他。並在邊款上刻了一首詩，跋云：『西園工詩畫，尤善印篆，病廢後用左臂，書畫更奇。余作此印贈之，竟忘其雷門。』[七] 這最後一句，我以爲可以看作是謙虛，也可以看作對此印刻的頗爲滿意。

『桐陰論畫』的作者秦祖永曾把丁敬、金農、鄭燮、黃易、奚岡、蔣仁、陳鴻壽七人的印章邊款題跋輯爲『七家印跋』，板橋的印跋才得流傳下來。七家中除板橋、冬心外，五家都是浙派大家。雖然今天能明確定爲板橋的篆刻作品還很少，但七家並舉，它們的風格或者不至距離太遠，那麼板橋的篆刻可能和浙派有某些因緣，也未可知。

傅抱石　一九六一，一二，五。揚州。

中華書局輯印『鄭板橋集』，卽將出版了。我萬分慶幸並歡迎這一消息。但約我寫序，問題就比較嚴重。我僅僅是一個板橋藝術的愛好者。首先理論水平低，其次業務水平差。理論低，就不能正確地論世以知人；業務差，就不能深入地因人以析藝。加上對文學是徹底的外行，如何贊

一詞呢？倉卒寫了這些，既不完整，也極粗糙，姑爲抛磚引玉，敬希讀者教正。

抱石又記

註：

㈠『松軒隨筆』，見馬宗霍：『書林藻鑑』三七九頁。

㈡頃在揚州得觀專區揚劇團老藝人石玉芳演『道情羞姑』一折（珍珠塔），所唱道情曲調，基本上和過去學校中所唱者相彷彿。

㈢見梁章鉅：『楹聯叢話』卷二一。

㈣見蔣士銓：『忠雅堂詩集』。

㈤同㈠，三八一頁。

㈥同㈠，三八二頁。

㈦見日人八幡關太郎：『支那畫人研究』『鄭板橋』二九八頁。

編 例

一、本集共分爲六輯，《家書》、《詩鈔》、《詞鈔》、《小唱》、《題畫》五輯係據鄭氏自刻本排印；《補遺》一輯係從公私藏家及有關報刊書籍碑拓中收錄鄭氏集外作品編成。

二、鄭集有他自己的寫刻本，但仿刻翻刻者頗多。我們曾進行了仔細的校勘，並根據最先印本增補了若干首一般後印本所抽去的詩。其個別文字上的異同，不一一羅列，唯擇善而從。各本有共同的闕文者，則以□號標出之，有明顯的訛誤處，則於其下以（）號注明當作某某字。個別篇章，曾與我們所見的鄭氏墨蹟作了校勘，其異文均附注於原文之下。

三、《補遺》部分，係自各方面輯錄而來，爲便於考覈，每篇之末皆繫來源出處或收藏者姓名。小部分因輾轉流傳，出處一時難以稽考，但從內容風格等各方面推究，可以確定爲鄭氏的作品的，亦予收入，以免掛漏；其明顯不可靠者，一概删除不錄。鄭氏之零章斷句及對聯之類，因研究價值不大，概未輯入。

四、本集體例一仍鄭氏原刻之舊，《補遺》部分亦按原刻本分類編排。其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代先後排列；年代不可考者，附於每類之末。

五、《補遺》中的詩、文、題畫等，泰半無題，現均按其內容分別冠以標題，以便檢閱。

六、附錄部分包括鄭氏小傳及年表。年表係參考興化任乃賡先生遺著鄭板橋先生年譜手稿編訂，小

傳則採錄後人舊作，以爲研究鄭氏生平及其作品者的參考。

七、插圖照片係上海博物館、揚州博物館、中國美術家協會以及夏衍、徐平羽同志所提供，在此表示謝意。

八、本書在編纂過程中，蒙各公私藏家及讀者熱忱支持，提供資料，我們深爲感謝。現雖草創成書，尚恐囿於見聞，難免掛一漏萬，甚至眞贋混雜。敬希海內專家學者多予匡正，俾於再版時修訂補充。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目錄

三、詞鈔

四、小唱

五、題畫

六、補遺

七、附錄

家書

十六通家書小引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敍。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敍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敍爲！乾隆己巳，鄭燮自題。

與舍弟書十六通

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誰非黄帝堯舜之子孫，而至於今日，其不幸而爲臧獲、爲婢妾、爲輿臺、皁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卽自臧獲婢妾輿臺皁隸來也。一旦奮發有爲，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矣，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卽在其中矣。愚兄爲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卽於燈下焚去，並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跡，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爲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爲人處，卽是爲己處。若事事預留把柄，使入其網羅，無能逃脱，其窮愈速，其禍卽來，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不可測之憂。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

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直是算盡自家耳！可哀可歎，吾弟識之。

焦山讀書寄四弟墨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遂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佛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說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佛何辜乎？況自昌黎闢佛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闢佛，亦如同嚼蠟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並示無方師一笑也。

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

諸山，青葱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眞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爲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郞。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郞爲太白病。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皋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皋晚達，其崎嶇屯蹇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爲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吾子論文，常曰生辣、曰古奥、曰離奇、曰淡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

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私也，非公也。是日許生既白買舟繫閣下，邀看江景，並遊一戲港。書罷，登舟而去。

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秦始皇燒書，孔子亦燒書。刪書斷自唐、虞，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詩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燒之矣。孔子燒其可燒，故灰滅無所復存，而存者爲經，身尊道隆，爲天下後世法。始皇虎狠其心，蜂蠆其性，燒經滅聖，欲剗天眼而濁人心，故身死宗亡國滅，而遺經復出。始皇之燒，正不如孔子之燒也。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讀書祕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爲不博，而書之能藏祕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爲何

如！尚待他人舉火乎？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唐、宋叢書，津逮祕書，唐類函，說郛，文獻通考，杜佑通典，鄭樵通志之類，皆卷册浩繁，不能翻刻，數百年兵火之後，十亡七八矣。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陸賈新語，楊雄太玄、法言，王充論衡，蔡邕獨斷，皆漢儒之矯矯者也。雖有些零碎道理，譬之六經，猶蒼蠅聲耳，豈得爲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哉！吾弟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至如二十一史，書一代之事，必不可廢。然魏收穢書、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脫脫宋書，冗而雜。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豈可得哉！此所謂不燒之燒，未怕秦灰，終歸孔炬耳。六經之文，至矣盡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渾淪磅礴，闊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禹貢、洪範、月令、七月流火是也。當刻刻尋討貫串，一刻離不得。張横渠西銘一篇，巍然接六經而作，嗚呼休哉！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

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

郝家莊有墓田一塊，價十二兩，先君曾欲買置，因有無主孤墳一座，必須刨去。先君

曰：『嗟乎！豈有掘人之塚以自立其塚者乎！』遂去之。但吾家不買，必有他人買者，此塚仍然不保。吾意欲致書郝表弟，問此地下落，若未售，則封去十二金，買以葬吾夫婦。即留此孤墳，以爲牛眠一件，刻石示子孫，永永不廢，豈非先君忠厚之義而又深之乎！夫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後世子孫，清明上塚，亦祭此墓，卮酒、隻雞、盂飯、紙錢百陌，著爲例。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

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而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於缺阨欹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年老身孤，當愼口過。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東坡以此受病，況板橋乎！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

刹院寺祖墳，是東門一枝大家公共的，我因葬父母無地，遂葬其傍。得風水力，成進士，作宦數年無恙。是衆人之富貴福澤，我一人奪之也，於心安乎不安乎！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撑船結網；破屋中吃秕糠，啜麥粥，搴取荇葉蘊頭蔣角煑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眞含淚欲落也。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雖遠，亦是一脈，皆當有所分惠。騏驎小叔祖亦安在？無父無母孤兒，村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親戚，有久而不相識面者，各贈二金，以相連續，此後便好來往。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也。猶憶談文古廟中，破廊敗葉颼颼，至二三鼓不去；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徼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餘鄰里鄉黨，相賙相恤，汝自爲之，務在金盡而止。愚兄更不必瑣瑣矣。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烟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夏、殷之際，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異姓，合前代諸侯，得千八百國，彼一千餘國又何往矣？其時強侵弱，衆暴寡，刀痕箭瘡，薰眼破脇，奔竄死亡無地者，何可勝道。特無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爲傳記，故不傳於世耳。世儒不知，謂春秋爲極亂之世，復何道？而春秋已前，皆若渾渾噩噩，蕩蕩平平，殊甚可笑也。以太王之賢聖，爲狄所侵，必至棄國與之而後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討，則夏、殷之季世，其搶攘淆亂爲何如，尚得謂之蕩平安輯哉！至於春秋一書，不過因赴告之文，書之以定褒貶。左氏乃得依經作傳。其時不赴告而背理壞道亂亡破滅者，十倍於左傳而無所考。即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諸姬是若干國？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滅他？亦尋不出證據來。學者讀春秋經傳，以爲極亂，而不知其所書，尚是十之一，千之百也。嗟乎！吾輩既不得志於時，困守於山椒海麓之間，翻閱遺編，發爲長吟浩歎，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滿，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顚倒迷惑，反失古人眞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

權，而進退百王，屛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又如春秋、魯國之史也，使豎儒爲之，必自伯禽起首，乃爲全書，如何沒頭沒腦，半路上從隱公說起？殊不知聖人只要明理範世，不必拘牽。其簡册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隱公並不可考，使從桓、莊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隱公，重讓也；删書斷自唐、虞，亦重讓也。此與兒童之見無異。試問唐、虞以前天子，那箇是爭來的？大率删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荒遠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隱公，隱公以前，殘缺不可考也，所謂史闕文耳。總是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而特識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亂竄，無有是處。

人謂史記以吳太伯爲世家第一，伯夷爲列傳第一，俱重讓國。但五帝本紀以黃帝爲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則又重爭乎？後先矛盾，不應至是。總之，豎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

春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我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箇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挨人笑罵。工人製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

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鬥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佔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愼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卽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

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元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敍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歎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于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尚得爲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晤即贈行，滿

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巖，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愼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敎也。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儘有做不盡處，盍爲之。哥哥字。

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翻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用兩徧，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即如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爲最，而項羽本紀中，又以鉅鹿之戰、鴻門之宴、垓下之會爲最。反覆誦觀，可欣可泣，在此數段耳。若一部史記，篇篇都讀，字字都記，豈非沒分曉的鈍漢！更有小說家

言，各種傳奇惡曲，及打油詩詞，亦復寓目不忘，如破爛廚櫃，臭油壞醬悉貯其中，其齷齪亦耐不得。

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爲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爲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緼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于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咒月，令人牆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于何經何典，而遂以此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淩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

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霑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書後又一紙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疎茂密，爲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尙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頮面漱口啜茗，見其揚翬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爲囿，江漢爲池，各適其天，斯爲大快。比之盆魚籠鳥，其鉅細仁忍何如也！

書後又一紙

嘗論堯舜不是一樣，堯爲最，舜次之。人咸驚訝。其實有至理焉。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孔子從未嘗以天許人，亦未嘗以大許人，惟稱堯不

遺餘力，意中口中，却是有一無二之象。夫雨暘寒燠時若者，天也。亦有時狂風淫雨，兼旬累月，傷禾敗稼而不可救；或赤旱數千里，蝗蝝螟特肆生，致草黃而木死，而亦不害其爲天之大。天既生有麒麟、鳳凰、靈芝、仙草、五穀、花實矣，而蛇、虎、蜂蠆、蒺藜、稂莠、蕭艾之屬，卽與之俱生而並茂，而亦不害其爲天之仁。堯爲天子，既已欽明文思，光四表而格上下矣，而共工、驩兜尙列于朝，又有九載績用弗成之鮌，而亦不害其爲堯之大。渾渾乎一天也！若舜則不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鮌，罪人斯當矣。命伯禹作司空，契爲司徒，稷教稼，皐陶掌刑，伯益掌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倕工鳩工，以及殳斨、朱虎、熊羆之屬，無不各得其職，用人又得矣。爲君之道，至毫髮無遺憾。故曰：『君哉舜也！』又曰：『舜其大知也！』夫彰善癉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堯乎，堯乎！此其所以爲天也乎！厥後舜之子孫，賓諸陳，無一達人。後代有齊國，亦無一達人。惟田橫之卒，五百人從之，斯不愧祖宗風烈。非天之薄于大舜而不予以後也，其道已盡，其數已窮，更無從蘊而再發耳。若堯之後，至迂且遠也。豢龍、御龍，而有中山劉累，至漢高而光有天下。既二百年矣，而又光武中興。又二百年矣，而又先帝入蜀，以諸葛爲之相，以關、張爲之

將；忠義滿千古，道德繼賢聖。豈非堯之留餘不盡，而後有此發洩也哉！夫舜與堯同心同德同聖，而吾爲是言者，以爲作聖且有太盡之累，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爲之竭而力爲之衰，更不復能生聖人。天受其弊，而況人乎！昨在范縣與進士田種玉、孝廉宋緯言之，及來濰縣，與諸生郭偉勣談論，咸鼓舞震動，以爲得未曾有。並書以寄老弟，且藏之匣中，待吾兒少長，然後講與他聽，與書中之意互相發明也。

濰縣寄舍弟墨第二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敎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于附從貧賤之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寄人門下者、有餓莩乞丐者。或僅守厥家，不失溫飽，而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濬慧乎！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至于延師傅，待同

學，不可不慎。吾兒六歲，年最小，其同學長者當稱爲某先生，次亦稱爲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每見貧家之子，寡婦之兒，求十數錢，買川連紙釘倣字簿，而十日不得者。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至陰雨不能即歸，輒留飯；薄暮，以舊鞋與穿而去。彼父母之愛子，雖無佳好衣服，必製新鞋襪來上學堂，一遭泥濘，復製爲難矣。夫擇師爲難，敬師爲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復尋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課其子弟。其所延師，不過一方之秀，未必海內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誤，爲師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盡心；子弟復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學，此最是受病處。不如就師之所長，且訓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從，少待來年，更請他師；而年內之禮節尊崇，必不可廢。

又有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且唱，月下坐門檻上，唱與二太太、兩母親、叔叔、嬸娘聽，便好騗果子吃也。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得放脚眠，蚊蟲獦蚤出。

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

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達。然即不發達，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來，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兄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兄爲善讀書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不過挪移借貸，改竄添補，便爾釣名欺世。人有負于書耳，書亦何負于人哉！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爲迂闊。其實不迂闊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于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則貧賤，亦在人之有識與有决並有忍耳。

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幾欲摒諸筆墨之外，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鑑其深乎！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爲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賦，扯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不能貫串，以無眞氣故也。

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奥旨，繪物態，狀人情，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紲；然語不遒，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

文章以沉着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娖娖纖小之夫，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訾人爲刺刺不休。夫所謂刺刺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快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只因務爲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聖自以爲得味外味，又下于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

『宵寐匪禎，札闥洪庥。』以此訾人，是歐公正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

高密單進士烺曰：『不是好議古人，無非求其至是。』

犬于道』，是歐公簡鍊處，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鬥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眞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詩鈔

前刻詩序

余詩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習氣。二三知己屢詬病之，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謏而背直慚愧汗下，如何可言！板橋自題。

後刻詩序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顔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屢欲燒去，平生吟弄，不忍棄之。況一行作吏，此事又束之高閣。姑更定前稿，復刻數十首於後，此後更不作矣。板橋又題。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紫瓊崖道人慎郡王題詞

高人妙義不求解，充腸朽腐同魚蟹。此情今古誰復知，疏鑿混沌驚眞宰。振枯伐萌陳厥粗，浸淫漁畋無不無。按拍遙傳月殿曲，走盤亂瀉蛟宮珠。十載相知皆道路，夜深把卷吟秋屋。明眸不識鳥雌雄，妄與盲人辨烏鵠。

詩鈔

鉅鹿之戰

懷王入關自聾瞽，楚人太拙秦人虎，殺人八萬取漢中，江邊鬼哭酸風雨。項羽提戈來救趙，暴雷驚電連天掃，臣報君讐子報父，殺盡秦兵如殺草。戰酣氣盛聲喧呼，諸侯壁上驚魂逋，項王何必爲天子，只此快戰千古無。千姦萬黠藏兇戾，曹操朱溫盡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

種菜歌 為常公延齡作

有明萬歷天啓間，時事壞爛生兇頑，羣賢就戮九千歲，宮中不復尊龍顏。烈皇帝起震而怒，練帛一條殪兇孺，天荒氣敗不可回，龜鼎潛移九廟仆。蒼谷先生開平嗣，屢疏交章稱天意，提將白刃守宮門，散盡黃金酬死事。都城陷沒走南邦，惡孽桐城馬貴陽，新王夜夜酣春夢，戍卒朝朝立曉霜。上方請劍長號啞，忠讜不聞城又破，虎口纔離一點奸，孤舟欲

覆江流大。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嬾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鋤負擔爲傭保，菜羹糲食隨荒草，時供麥飯孝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家有賢媛魏國孫，甘貧茹苦破柴門，燒殘昔日鴛鴦錦，滌盡從前翡翠痕。一畦菜熟一畦種，時時汲水提春甕，玉纖牽斷井邊繩，茅棚壓匾釵梁鳳。幾年毷氉先生死，含飯無資乞鄰里，天涯有客獨揮金，棺衾畫翣皆周視。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

題雙美人圖

珮環搖動湘裙冷，俏風偷入羅衫領，美人相倚借餘溫，細語無聲親素頸。玉指尖纖指何許，似笑姮娥無伴侶；又似天邊笑薄雲，夜寒不得成濃雨。

自遣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于困頓已無辭；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尙厭奇。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

山色

山色清晨望，虛無杳靄間；直愁和霧散，多分遣雲攀。流水潺然去，孤舟隨意還；漁家破蓑笠，天肯令之閒！

詩四言

夜殺其人，明坐其家；處分息事，咤衆毋譁。主人不知，託爲腹心；無奸不直，無淺不深。

仁義之言，出于聖口；奸邪竊似，濟欲忘醜。播談忠孝，聲悽淚痛；咍誑賢明，況汝愚衆。

當春不華，蓄意待秋；秋又不實，行將誰尤？茸蔓藏蛇，梧桐啖鳳；象分性別，各以類貢。況汝棘刺，鵄鴞避之；乃思鸞鳳，槁死不知。

求利于地，絲枲稼穡；求利于天，鋤慾植德；求利于物，網罟釣弋；求利于人，面曲背直。有禽其心，有獸其力；詆賢玩愚，寢危臥仄；天亦汝憐，大道不塞。

偶然作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爲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縱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用之未必得實效，崇論閎議多慨慷。雕鎸魚鳥逐光景，風情亦足喜且狂。小儒之文何所長，抄經摘史飣餖強；玩其詞華頗赫爍，尋其義味無毫芒。弟頌其師客談說，居然拔幟登詞場。初驚旣鄙久蕭索，身存氣盛名先亡。輦碑刻石臨大道，過者不讀倚壞牆。嗚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送友人焦山讀書

焦山須從象山渡，參差上下一江樹；高枝倒挽行雲住，低枝搏擊江濤怒。枯藤盤拏蛇走壁，怪石崚嶒鬼峽路。日落煙生江霧昏，微茫星火沿江村；忽然飛鏡出東海，萬里一碧開乾坤。夜悄山中更凄肅，鸛鶴無聲千樹禿。鄰屋時聞老僧咳，山魈遠在雲端哭。幾年不到大江濱，花枝鳥語春復春。抱書送爾入山去，雙峯覓我題詩處。

海陵劉烈婦歌

烈婦夫武舉，從左良玉陣亡，無後。婦誓奉公姑，待其終年，卽自縊死。州人哀之，稱爲劉烈婦云。

濕雲壓牕燈欲死，少婦停梭拂衣起；夜慘心孤倦欹臥，沙場夢入深閨裏。破甲殘旗裹血痕，手提敗鼓號寃魂；自云轉戰身陷沒，斷骸漂骨黃河奔。倉皇躑躅婦驚覺，羣犬亂吠秋籬根。深夜欲啼啼不得，淚珠迸落羅衾濕。抹去胭脂罷曉粧，翠翹雲鬢無顏色。兇問傳來敗散軍，果然與夢無差分。溫言緖語慰翁媪，幽閨裂破繡羅裙；椎心一哭數斗血，紙錢飄去迴秋雲。柴門寂寞鼪鼯鬬，病婦把家門戶瘦；夜夜寒機達曙光，朝朝破井提鴛甃。十畝荒田歲不收，一園花柳空如繡。翁歿媪歿婦卽歿，宗祀無人妾何立？拚將皓頸委紅羅，要使芳魂覓沙磧。丈夫死國妻死夫，忠義不得轉呼吸；一念徘徊事則敗，包羞泉壤何嗟及。至今墳樹晚悲號，荒河白草秋原高；寒鴉孤棲夜不定，哀鳴向月求其曹。

揚州

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楡錢。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雨過隋堤原不

濕，風吹紅袖欲登仙。詞人久已傷頭白，酒暖香溫倍悄然。

廿四橋邊草徑荒，新開小港透雷塘。畫樓隱隱煙霞遠，鐵板錚錚樹木涼。文字豈能傳太守，風流原不礙隋皇。量今酌古情何限，願借東風作小狂。

西風又到洗粧樓，衰草連天落日愁。瓦礫數堆樵唱晚，涼雲幾片燕驚秋。繁華一刻人偏戀，嗚咽千年水不流。借問纍纍荒塚畔，幾人耕出玉搔頭？

江上澄鮮秋水新，邗溝幾日雪迷津。千年戰伐百餘次，一歲變更何限人。盡把黃金通顯要，惟餘白眼到清貧。可憐道上饑寒子，昨日華堂臥錦茵。

曉行真州道中

僮僕飄零不可尋，客途長伴一張琴。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麥秀帶煙春郭迴，山光隔岸大江深。勞勞天地成何事，撲碎鞭梢爲苦吟。

寄許生雪江三首

詩去將吾意，書來見爾情。三年俄夢寐，數語若平生。雨細窗明火，鴉棲柳暗城。小樓良夜靜，還憶讀書聲。

金紫人間事，縹緗我輩需。閒吟聊免俗，極賤到爲儒。妙墨疑懸漏，雄才欲唾珠。時時盼霄漢，待爾入雲衢。

不捨江干趣，年來臥水村。雲揉山欲活，潮橫雨如奔。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渾。野人歡笑罷，買棹會相存。

贈石道士

樓殿玲瓏草木閒，洞簫吹徹碧雲間。歌成莫擬無投贈，新洗羊脂白玉環。

閒居

嬾慢從來應接疎，閉門掃地足閑居。荆妻拭硯磨新墨，弱女持牋索楷書。柿葉微霜千點赤，紗廚斜日半窗虛。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筍紅薑煮鯽魚。

宗子相墓

寥落百花洲，老屋破還在。遠水如帶環，東風吹野菜。

七歌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竽笙。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偪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噢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鴉棲不穩庭槐斷！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牴；伏地啼呼面垢汙，母取衣衫爲湔洗。嗚呼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倦書逃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囊，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濕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聞雞號。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眞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

氣闐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朴，心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起，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六歌未闋思離家。

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峯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爲。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千人氣先塞；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種園先生陸震、竹樓王國棟、桐峯顧于觀。

哭犉兒五首

天荒食粥竟爲長，慚對吾兒泪數行。今日一匙澆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嘗！

歪角鬆兒好戴花，也隨諸姊要盤鴉。於今寶鏡無顏色，一任朝光滿碧紗。

墳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膽怯風湍。荒塗野鬼誅求慣，爲訴家貧楮鏹難。

可有森嚴十地開，兒魂一去幾時回？啼號莫倚嬌憐態，邏刹非而父母來。

蠟燭燒殘尚有灰，紙錢飄去作塵埃。浮圖似有三生說，未了前因好再來。

村塾示諸徒

飄蓬幾載困青氈，忽忽村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葉寫，看書倦當枕頭眠。蕭騷易惹窮途恨，放蕩深慚學俸錢。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蓑煙。

淮陰邊壽民葦間書屋

邊生結屋類蝸殼，忽開一窗洞寥廓；數枝蘆荻撑煙霜，一水明霞靜樓閣。夜寒星斗垂微茫，西風入𢅥搖燭光。隔岸微聞寒犬吠，幾拈吟髭更漏長。

項羽

已破章邯勢莫當，八千子弟赴咸陽。新安何苦坑秦卒，壩上焉能殺漢王！玉帳深宵悲駿馬，楚歌四面促紅粧。烏江水冷秋風急，寂寞野花開戰場。

鄴城

劃破寒雲漳水流，殘星畫角動譙樓。孤城旭日牛羊出，萬里新霜草木秋。銅雀荒涼遺瓦在，西陵風雨石人愁。分香一夕雄心盡，碑版仍題漢徹侯。

銅雀臺

銅雀臺，十丈起，掛秋星，壓寒水。漳河之流去不已，曹氏風流亦可喜。西陵松柏是新栽，松下美人皆舊妓。當年供奉本無情，死後安能強哭聲。繐幃八尺催歌舞，嬾慢盤鴉鬌不成。若教賣履分香後，盡放民間作佳偶。他日都梁自撿燒，回首君恩淚霑袖。

泜水

泜水清且淺，沙礫明可數。漾漾浮輕波，悠悠匯遠浦。千山倒空青，亂石兀崖堵。我來恣游泳，浩歌懷往古。偪側井陘道，卒列不成伍。背水造奇謀，赤幟立趙土。韓信購左車，張耳陋肺腑。何不赦陳餘，與之歸漢主？

易水

子房既有椎，漸離亦有筑，荊卿利匕首，三人徒碌碌。世濁無鳳麟，運否縱蛇蝮。雷霆避其威，人謀焉得速！蕭蕭易水寒，悄悄燕丹哭。事急履虎尾，僨轅終敗輹。酒酣市上情，一往不可復。

贈甕山無方上人二首

山裏都城北，僧居御苑西。雨晴千嶂碧，雲起萬松低。天樂飄還細，宮莎剪欲齊。菜人驅豆馬，歷歷俛長隄。

一見空塵俗，相思已十年。補衣仍帶綻，閒話亦深禪。煙雨江南夢，荒寒薊北田。閒來澆菜圃，日日引山泉。

追憶莫愁湖納涼

江上名湖號莫愁，納涼先報楚江秋。風從綠若梢頭響，雲向青山缺處流。尙憶羅襟霑竹露，可堪淸夢隔沙鷗。遙憐新月黃昏後，團扇佳人正倚樓。

送職方員外孫丈歸田 諱兆奎

先生六月江南去，斂橐秋風亦徑歸。鱸鱠先嘗應憶我，蕨薇堪飽莫開扉。故人幾輩頭俱白，後學相看識者稀。淮海文章終自在，任渠披謁絳紗幃。

鶺兒灣畔藕花香，龍舌津邊粳稻黃。小艇霧中看日出，靑錢柳下買魚嘗。村墟古廟紅牆

立，天末孤雲白帶長。借取漁家新箬笠，一竿煙雨入滄浪。

嶧山

徐州五色土，乃在嶧山下；凸凹見青黃，崩裂墮赤赭。偃蹇十里石，蓄怒臥牛馬；苔斑古銅鑄，黑骨積鐵冶。砉然觸穹蒼，千峯攢雲廈。曲徑回腸盤，飛泉震雷瀉。古碑斷蟲魚，老屋頹甓瓦。秋河舀可竭，寒星摘盈把。悲烏百羣叫，孤鶴萬年寡。結茅此間住，萬事棼可捨。山中古仙人，或有騎龍者。

山寺

山頂何年寺，寒牆補破雲。古鐘雀巢鈕，斷石蘚成文。僧話從敎譯，爐香久不焚。迴風吹柿葉，淒響正紛紛。

徐君墓

湛盧夜哭墳頭樹，天神百怪精靈聚。月射芙蓉冷露凝，霜寒韡琫銀蛇吐。殷殷時呼水底龍，熊熊欲化山頭虎。爲表延陵萬古心，忍負徐君三尺土。世人投贈不及身，百千賻布

空爾情；季子抱恨刻心骨，區區掛劍徒虛名。眼前眷戀情難厭，死後相思空寄念；席上摩挲便贈之，一條秋水橫棺殮。

贈博也上人

閉門何處不深山，蝸舍無多八九間。人跡到稀春草綠，燕巢營定畫梁閒。黃泥小竈茶烹陸，白雨幽窗字學顏。獨有老僧無一事，水禽沙鳥聽關關。

寄許衡山

江淮韻士許衡州，近日蕭疎似昔不？好事春泥修茗竈，多情小盌覆詩甌。食眠消減緣花瘦，鶯燕商量怨水流。我有無題新脫稿，寄君吟向小朱樓。

寄松風上人

豈有千山與萬山，別離何易來何難！一日一日似流水，他鄉故鄉空倚闌。雲補斷橋六月雨，松扶古殿三時寒。筍脯茶油新麥飯，幾時猿鶴來同餐！

喜雨

宵來風雨撼柴扉，早起巡簷點滴稀。一徑煙雲蒸日出，滿船新綠買秧歸。田中水淺天光淨，陌上泥融燕子飛。共說今年秋稼好，碧湖紅稻鯉魚肥。

弘量上人精舍

淼淼秋濤湧樹根，西風落葉破柴門。蠻鴉日暮無人管，飛起前村入後村。山門夜悄不能呼，冷燭秋船宿葦蒲。殘月半天霜氣重，曉鐘雞唱滿東湖。

題畫

秋山秋樹秋水，蒼瘦禿落淸駛。舊曾遊望依稀，渺渺雁行沙嘴。

悍吏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闊聲潺潺。聖主深仁發天庾，悍吏貪勒爲刁奸。索逋洶洶虎而翼，叫呼楚撻無寧刻。村中

殺雞忙作食，前村後村已屏息。嗚呼長吏定不知，知而故縱非人爲。

胥吏以慘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

私刑惡

自魏忠賢拷掠羣賢，淫刑百出，其遺毒猶在人間。胥吏以慘掠取錢，官長或不知也。仁人君子，有至痛焉。

官刑不敵私刑惡，掾吏搏人如豕搏；斬筋抉髓剔毛髮，督盜搜贓例苛虐。吼聲突地無人色，忽漫無聲四肢直；游魂蕩漾不得死，婉轉迴甦天地黑。本因凍餒迫爲非，又值姦刁取自肥；一絲一粒盡搜索，但憑皮骨當嚴威。纍纍妻女小兒童，拘囚繫械網一空；牽累無辜十七八，夜來鎖得鄰家翁。鄰家老翁年七十，白挺長椎敲更急。雷霆收聲怯吏威，雲昏雨黑蒼天泣。

撫孤行

十年夫歿局書簏，歲歲曬書抱書哭；縹緗破裂方錦紋，玉軸牙籤斷湘竹。孀婦義不賣藏書，況有孤雛是遺腹。四壁塗鴉嗔不止，十日索墨五日紙；學俸無錢愧塾師，綫脚鍼頭勞十指。燈昏焰短空房黑，兒讀無多母長織。敗葉走地風沙沙，檢點兒眠聽曉鴉。

贈巨潭上人三首

山骨蒼寒壓古牆，壞廊拳曲入僧房。金錢十萬誰來施，多起樓臺占夕陽。

墨碟鉛匙一兩三，半窗畫意寫江南。誰家絹素催人急，先向空中作遠嵐。

寒煙裊裊淡孤村，一綹霜華界瓦痕。睡足曉窗無一事，滿山晴日未開門。

別梅鑑上人

海陵南郭居人少，古樹斜陽破佛樓。一徑晚煙籬菊瘦，幾家黃葉荳棚秋。雲山有約憐狂客，鐘鼓無情老比邱。回首舊房留宿處，暗窗寒紙颯颼颼。

客揚州不得之西村之作

自別青山負夙期，偶來相近輒相思。河橋尙欠年時酒，店壁還留醉後詩。落日無言秋屋冷，花枝有恨曉鶯癡。野人話我平生事，手種垂楊十丈絲。

再到西村

青山問我幾時歸，春雨山中長蕨薇。分付白雲留倦客，依然松竹滿柴扉。送花鄰女看都

嫁，賣酒村翁興不違。好待秋風禾稼熟，更修老屋補斜暉。

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瑣事貧家日萬端，破裘雖補不禁寒。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當早餐。結網縱勤河又洹，賣書無主歲偏闌。明年又值掄才會，願向秋風借羽翰。

秋夜懷友

斗帳寒生被被輕，疎星歷歷隔窗明。滿階蕉葉兼梧葉，一夜風聲似雨聲。塞北天高鴻雁遠，淮南木落楚江清。客中又念天涯客，直是相思過一生。

芭蕉

芭蕉葉葉爲多情，一葉纔舒一葉生。自是相思抽不盡，却教風雨怨秋聲。

梧桐

高梧百尺夜蒼蒼，亂掃秋星落曉霜。如何不向西州植，倒挂綠毛么鳳皇。

得南闈捷音

忽漫泥金入破籬，舉家歡樂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載征途發達遲。何處寧親惟哭墓，無人對鏡懶窺帷。他年縱有毛公檄，捧入華堂却慰誰？

山中雪後

晨起開門雪滿山，雪晴雲淡日光寒。簷流未滴梅花凍，一種淸孤不等閒。

題畫

兩岸靑山聚米多，長江窄窄一條梭。千秋征戰誰將去，都入漁家破網羅。

莫爲

莫爲甄妃感寂寥，袁曹寵幸舊曾饒。周郞早世孫郞殀，腸斷江東大小喬。

小廊

小廊茶熟已無煙，折取寒花瘦可憐。寂寂柴門秋水闊，亂鴉揉碎夕陽天。

懷舍弟墨

我無親弟兄，同堂僅二人；上推父與叔，豈不同一身！一身若連枝，葉葉相依因；樹大枝葉富，樹小枝葉貧。況我兩弱幹，荒河蔓草濱。走馬折爲鞭，樵斧摧爲薪；含悽度霜雪，努力愛秋春。我年四十一，我弟年十八。憶昔幼小時，清癯欠肥肭。老父酷憐愛，謂叔晚年兒；餅餌擁其手，病飽不病飢。出門幾回顧，入門先抱持。年來父叔歿，移家僦他宅；幸有破茅茨，而無飽糠覈。老兄似有才，苦不受繩尺；賢弟才似短，循循受謙益。前年葬大父，壙有金蝦蟆，或云是貴徵，便當興其家。起家望賢弟，老兄太浮誇。家貧富書史，我又無兒子；生兒當與分，無兒盡付爾。離家一兩月，念爾不能忘。客中有老樹，枝葉鬱蒼蒼。東枝近簷屋，西枝過鄰牆；兩枝不相顧，剪伐誰護將？感此傷我懷，苦樂須同嘗！

晝苦短

晝苦短，夜正不長。清歌妙舞看未足，樓頭曙鼓聲皇皇。明星拔地纔數尺，日光搖動來扶桑。晝苦短，晝亦不短。山中暇日如小年，塵世光陰疾如箭。古來開國多聖明，歷盡

艱難身百戰；一朝勘定稱至尊，承明殿上頭毛變。安期棗盡還瘦羸，赤松黃帝墳纍纍，學仙學佛空爾爲。晝苦短，西日飛。

贈高郵傅明府，幷示王君廷燦 傅諱椿

出牧當明世，銘心慕古賢。安人龔渤海，執法況青天。瑣細知幽奧，高明得靜便。星躔羅腹底，冰雪耀眉端。昔守淮隄撼，曾憂暑雨濺。麻鞵操畚鍤，百口寄舟船。生死同民命，崎嶇犯世嫌。上官催決塞，小吏只壅田。時值西風急，憑翻竹楗編。孤城將不保，一命敢求全。痛哭蒼天應，焚香巨浪恬。支祈收震怒，河伯効淵潛。運道終無恙，居民亦有年。稻粱千里熟，歌舞數州連。魚蟹多無算，雞豚不計錢。青帘橋畔酒，細雨樹中煙。父老村村祝，銓衡緩緩遷。文游春水滿，甓社夜珠懸。願獻長溪藻，還供縮項鯿。鄰邦咸取法，下邑賜矜憐。訪我荒城北，停舟荻岸邊。一談胸吐露，數盞意周旋。頗有王生者，曾經絳幄延。美材承斵削，高義破迍邅。約束神應阻，鑪錘器益堅。秋風動南國，六翮會翩躚。

落拓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爲看花。

贈潘桐岡

讀書必欲讀五車，胸中撐塞如亂麻。作文必欲法前古，婢學夫人徒自苦。吾曹筆陣凌雲煙，掃空氛翳鋪青天；一行兩行書數字，南箕北斗排星躔。有時滴墨嬌且妍，曉花浮露春風鮮；畫眉女郎年十四，欲折不折心相憐。斬龍殺虎提龍泉，定情溫細桃花牋。蕭蕭落落自千古，先生信是人中仙。天公曲意來縛縶，困倒揚州如束濕。空將花鳥媚屠沽，獨遣愁魔陷英特。志亦不能爲之抑，氣亦不能爲之塞。十千沽酒醉平山，便拉歐蘇共歌泣。君不見迷樓隋帝最荒淫，千秋猶占煙花國。名姬百琲試琵琶，駿馬千金買鞍勒。丈夫得志會有時，人生意氣何終極。揚州四月嫩晴天，且買櫻筍鰣魚相啖食。

觀潮行

銀龍翻江截江入，萬水爭飛一江急。雲雷風霆爲先驅，潮頭聳並青山立。百里之外光熒熒，若斷若續最有情。崩轟喧豗倏已過，萬馬飛渡蕭山城。錢塘岸高石五丈，古松大櫟盤森爽。翠樓朱檻衝波翻，羽旗金甲雲濤上。伍胥文種兩將軍，指揮鯤鱷鯨鼉蟒。杭州

小民不敢射，盪豬擊彘來相享。我輩平生多鬱塞，豪情逸氣新搔癢。風定月高潮漸平，老魚夜哭蛟宮盪。

弄潮曲

錢塘小兒學弄潮，硬篙長楫捺復捎。舵樓一人如鑄鐵，死灰面色睛不搖。潮頭如山挺船入，艢艣掀翻船豎立。忽然滅沒無影蹤，緩緩浮波衆船集。潮平浪滑逐沙鷗，歌笑山青水碧流。世人歷險應如此，忍耐平夷在後頭。

肅宗

百戰艱難復兩京，范陽餘孽尙縱橫。太平天子無愁思，內殿惟聞打子聲。

南內

南內淒淸西內荒，淡雲秋樹滿宮牆。由來百代明天子，不肯將身作上皇。

韜光

韜光古庵嵌山巘，北窗直吸餘杭縣。葛洪小兒峯嶺低，南屛一片排秋扇。錢塘雪浪打西

湖，只隔杭州一條綫。海日烘雲濕已乾，下界奔雷作蛇電。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泠土；厭聽湖中歌吹聲，肯來伺候衙門鼓？曲房幽澗養神魚，古碑剔蘚蝌蚪書；銅瓶野花烏几靜，湘簾竹榻清風徐。飲我食我復導我，茅屋數間山側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燈共此琉璃火。我已無家不願歸，請來了此前生果。

偶成

雨過天全嫩，樓新燕有情。江晴春浩浩，花落水平平。越女吹簫坐，吳兒撥馬行。回頭各含意，煙柳閙州城。

飲李復堂宅賦贈

四月十五月在樹，淡風清影搖窗戶；舉酒欲飲心事來，主客無言客起去。主人起家最少年，驊騮初試珊瑚鞭；護蹕出入古北口，櫜筆侍直仁皇前；才雄頗爲世所忌，口雖贊歎心不然。蕭蕭匹馬離都市，錦衣江上尋歌妓；聲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縱橫三千里。兩嬰世網破其家，黃金散盡妻孥嬉；剝啄催租惱吏頻，水田千畝翻爲累。途窮賣畫畫益賤，傭兒賈豎論非是；昨畫雙松半未成，醉來怒裂澄心紙。老去翻思踏軟塵，一官聊以庇其

身；幾遍花開上林樹，十年不見京華春。此中滋味淡如水，未忍明良徑賤貧。

題團冠霞畫山樓

豎幅橫披總畫山，滿樓空翠滴煙鬟。明朝買棹清江上，却在君家圖畫間。

大中丞尹年伯贈帛

落拓揚州一敝裘，綠楊蕭寺幾淹留。忽驚霧縠來相贈，便剪春衫好出遊。花下莫教霑露滴，燈前還擬覆香篝。興來小步隋隄上，滿袖東風散旅愁。

題遊俠圖

大雪滿天地，胡爲仗劍游？欲談心裏事，同上酒家樓。

題程羽宸黃山詩卷

黃山擘空青，造化何技癢？陰陽未判割，精氣互滉瀁。團結勢綿迂，抽拔骨撐掌。日月始明白，雲龍漸來往。軒成末苗裔，鍊丹破幽廠。天都強名目，芙蓉謬借獎。秦漢封錮深，唐宋遊屐廣。雲海盪詩肺，松濤簸天響。飛泉百斷續，怪石萬魍魎。少少塔廟開，微

微金翠榜。岑崿裏樓殿，龍象森灌莽。鶻鶴鵾鳩鴣，榛榧棗栗橡。巖果垂纍纍，仙禽翮晃晃。山腰矮雷電，峯頂聳蒲蔣。膚土寸若金，風蘿密於網。轉徑窄欲墮，陟巘眩還惘。我欲躋顚嶠，夢寐徒悵怏。陸騎姑熟驢，波泛浙江槳。羈遲婚嫁累，苟賤簪笏想。山靈久拒斥，飛砂擊俗顙。輸君飽遊憩，晴嵐披翠爽。澡泉暢骨脈，臥雪飲溼流。聒耳流琮琤，聳身峯仄仰。摘星揭戶牖，洗日滌盆盎。賦詩數十篇，才思何闓朗。刻畫寵金石，鏗鏘叶平上。硃砂入爐竈，天馬受羈鞅。骨重勢鬱紆，神淸氣英蕩。作記數千言，瑣細傳幽賞。同遊誰何人，吾宗虔谷黨。當境欣淋漓，離懷惜嚋曩。昔我未追逐，今我實慨慷。萬願林壑最，一官休歛儻。當復邀同遊，爲君負笻簦。

贈張蕉衫

淮南又遇張公子，酒滿靑衫日已曛；攜手玉勾斜畔去，西風同哭窈娘墳。

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 諱斯盛

虎瞰峯高迴出雲，鳳池春早曲流紋。才充上苑千林秀，氣壓西江九派分。舟下牂牁開漲海，山臨銅鼓拂南薰。武侯千載征蠻後，直待先生展大文。公新淦人，由翰苑視學貴州。

歸朝晉秩列卿班，檢點彤儀肅珮環。虎旅千人排象闕，鵷行九品拜龍顏。再持文柄心逾下，屢沐殊恩意轉閒。慚愧無才經拂拭，也隨桃李謁高山。公以大鴻臚分校禮闈。

星軺渺渺下南邦，劍匣書囊動曉裝。六代煙花迎節鉞，一江波浪湧文章。雲邊保障開鍾阜，天下軍儲仰建康。赤旱於今憂不細，披圖何以繪流亡！

淮南大郡古揚州，小縣人居薄海陬。架上縹緗皆舊帙，枕中方略問新猷。鄱湖浪闊輸洋子，匡阜雲來潤石頭。手把干將渾未試，幾回磨淬大江流。

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

百六十里荷花田，幾千萬家魚鴨邊。舟子搦篙撐不得，紅粉照人嬌可憐。

煙蓑雨笠水雲居，鞵樣船兒蝸樣廬。賣取青錢沽酒得，亂攤荷葉擺鮮魚。

湖上買魚魚最美，煑魚便是湖中水。打槳十年天地間，鷺鷥認我爲漁子。

買得鱸魚四片腮，蓴羹點豉一尊開。近來張翰無心出，不待秋風始却回。

柳塢瓜鄉老綠多，么紅一點是秋荷。暮雲卷盡夕陽出，天末冷風吹細波。

一塘蒲過一塘蓮，荇葉菱絲滿稻田。最是江南秋八月，雞頭米賽蚌珠圓。

船窗無事哺秋蟲，容易年光又冷風。繡被無情團扇薄，任他霜打柿園紅。

贈國子學正侯嘉璠弟

讀書數萬卷，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爲用錢苦。大哉侯生詩，直達其肺腑；不爲古所累，氣與意相輔。灑灑如貫珠，斬斬入規矩。當今文士場，如公那可睹！家住浙東頭，山凹水之滸；鴈峯天上排，台根海底柱。樹密龍氣深，雲靄石情怒。安得從君遊，嘯歌入天姥！龍湫萬丈懸，對坐濯靈府。我詩無部曲，瀰漫列卒伍。轉鬬屢蹶傷，猶思暴猛虎。家非山水鄉，半生食鹽鹵。頑石亂木根，憑君施巨斧。

贈胡天游弟

作文勉強爲，荆棘塞喉齒。乃興勃發處，煙雲拂滿紙。檢點豈不施，濤瀾浩無涘。昨讀秋霖賦，觸手生妙理。塗抹古是非，排撻世歡喜。抽思雲影外，造語石骨裏。李廣飛將軍，自然成壁壘；列子御風行，庸夫尋轍軌。錢塘江雨青，山陰石髮紫。何必采靈芝，千崖看秀起。山靈愛狂逸，魑魅識才技。雜沓吾揚州，煙花欲羞死。

燕京雜詩

不燒鉛汞不逃禪，不愛烏紗不要錢；但願清秋長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偶因煩熱便思家，千里江南道路賒；門外綠楊三十頃，西風吹滿白蓮花。

碧紗窗外綠芭蕉，書破繁陰坐寂寥。小婦最憐消渴疾，玉盤紅顆進冰桃。

呈長者

御溝楊柳萬千絲，雨過煙濃嫩日遲。墨跡此句作細雨濃烟日上遲。擬折一枝猶未折，罵人春燕太嬌癡。

桃花嫩汁搗來鮮，墨跡此句作水晶簾幕翠花鈿。染得幽閨小樣箋。墨跡此句作染得巴江五色箋。欲寄情人羞自嫁，把詩燒入博山煙。墨跡此句作不知擔擱好青年。

酬中書舍人方超然弟

砑粉宮箋五色裁，兔毫揮斷紫煙煤。書成便擬蘭亭帖，何用蕭郎賺辨才！

君家兩世文名盛，宦況蕭條分所宜。笑我筆花枯已盡，半生冤枉作貧兒。老伯文翰先生，諱

棃如。

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

常怪昌黎命世雄，功名之際太匆匆；也應不肯他途進，惟有修書謁相公。

甕山示無方上人

松梢鴈影度清秋，雲淡山空古寺幽。蟋蟀亂鳴黃葉徑，瓜棚半倒夕陽樓。客來招飲欣同出，僧去烹茶又小留。寄語長安車馬道，觀魚濠上是天游。

寄青崖和尚

山中臥佛何時起，寺裏櫻桃此日紅。驟雨忽添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紫衣鄭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禪事得眞空。

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韻 晴嵐張公若靄、虛亭鄂公容安。

西風肯結萬山緣，吹破濃雲作冷煙。匹馬徑尋黃葉寺，雨晴稻熟早秋天。

渴疾由來亦易消，山前酒旆望非遙。夜深更飲秋潭水，帶月連星舀一瓢。

屋邊流水勢潺湲，峭壁千條瀑布繁；自是老僧饒佛力，杖頭撥處起靈源。
烟霞文字本關情，袍笏山林味總清。兩兩鳳凰天外叫，人間小鳥更無聲。

法海寺訪仁公

昔年曾此摘蘋婆，石徑欹危挽綠蘿。金碧頓成新法界，惜他荒朴轉無多。
參差樓殿密遮山，鴉雀無聲樹影閒。門外秋風敲落葉，錯疑人叩紫金鐶。
樹滿空山葉滿廊，袈裟吹透北風涼。不知多少秋滋味，卷起湘簾問夕陽。

同起林上人重訪仁公

幾日不相見，作詩盈一囊。立殘雲外漏，銷盡定中香。雨歇四天碧，風高秋稼黃。可應歌擊壤，更爲繼陶唐。
賓主吟聲合，幽窗夜火燃。風鈴如欲語，樹鶴不成眠。月轉山沉霧，花深鳥入煙。朝霞鋪滿徑，裁取作蠻牋。
勝地前朝闢，青山帝主情。莫教輕一物，可待報他生。齋粥分天庾，盤蔬列貢罌。秋風滿松壑，幽梵曉來清。

山中夜坐再陪起上人作

人語山上煙，月出秋樹底。淸光射玲瓏，峭壁澄寒水。棲鳥見其腹，歷歷明可指。秋蟲草際鳴，切切哀不已。禪心冷欲冰，詩懷淡彌旨。吟成無牋麻，書上破窗紙。老槐頑奴倦烹茶，湯沸火已滅；冷然酌秋泉，心肺總寒冽。叢花夜露滋，細媚石上茁。恃氣力，排風骨正折。坐久月當中，寒光射毛髮。不但飲秋泉，此心何得熱。晨起望諸山，煙嵐漭漲塞。陽烏初出海，氣弱不得力。墨雲橫亙天，稀霞斂顏色。重帛那禁寒，擁裘坐巖崱。露重如小雨，徑危滑難陟。酸棗垂纍纍，瓜果蔓寒棘。招手謂山鳥，與爾得飽食。

詩成令我寫，寫就復塗抹。骨脈微參差，有愛忍心割。未得如抽繭，鍼尖隱毛褐。既得如尸解，蛻蜋忽蟬脫。主人門外來，詩才日豪闊。遲疾各性情，維余氣先奪。

贈圖牧山 諱淸格

我訪圖牧山，步出沙窩門。臃腫百本樹，斷續千丈垣。野廟包其中，蹣跚僧灌園。僮奴數十家，雞犬自成村。青鞵踏曉露，小閣延朝暾。烹茶亦已熟，洗盞猶細捫。平生書畫

意，絶口不一言。江南渺音耗，不知君尚存。願書千萬幅，相與寄南轅。

又贈牧山

十日不能下一筆，閉門靜坐秋蕭瑟。忽然興至風雨來，筆飛墨走精靈出。小草小蟲意微妙，古石古雲氣奔逸。字作神禹鐘鼎文，雜以蝌蚪點濃漆。怪迂荒幻性所鍾，妥貼細膩學之謚。訪君古樹荒墳邊，葉凋草硬霜凜栗。一醉十日亦不辭，蘆溝歸馬催人疾。揚州老僧文思最念君，一紙寄之勝千鎰。

送都轉運盧公 諱見曾。據墨跡此四首詩作於乾隆四年十月二十日。

揚州自古風流地，惟有當官不自怡。鹽筴米囊銷歲月，崖花澗鳥避旌旗。一從吏議三年謫，得賦淮南百首詩。上二句墨跡作先生德澤原淪髓，此日寬閒好賦詩。昨墨跡作試。把青蘋踏隋苑，壺漿獻出野田兒。

清詞頗似王摩詰，墨跡作龍標格調青蓮筆。復以精華學杜陵。吟撼夜窗秋紙破，思凝寒澗曉星澄。樓頭古瓦疎桐雨，牆外清歌畫舫燈。歷盡墨跡作徧。悲歡並喧寂，心絲裊入碧雲層。

塵埃吹去又生塵，汨盡英雄爲要津。上二句墨跡作宦途翻覆總埃塵，策足何須要路津。世外煙霞負

漁釣，胸中寵利愧君臣。上二句墨跡作世外淸標能壽國，古來高爵不榮人。去毛折項葫蘆熟，豁齒墨跡作赤足。蓬頭婢僕眞。兩世君家有淸德，卽今風雅繼先民。上二句墨跡作從此飛騰附霄漢，相期努力繼先民。

何限鵷鸞供奉班，慚墨跡作惟。予引對又空還。舊詩燒盡重謄藁，破屋修成好住山。自寫簪花墨跡作鵝羣。教幼婦，閒拈玉笛引雙鬟。吹噓更不勞前輩，從此江南一梗頑。

李氏小園

小園十畝寬，落落數間屋。春草無穢滋，寒花有餘馥。閉戶養老母，拮据市粱肉。大兒執鸞刀，縷縷切紅玉；次兒拾柴薪，細火煨陸續。煙飄荳架靑，香透疎籬竹。貧家滋味薄，得此當鼎餗。弟兄何所餐，宵來母賸粥。

晨起縫破衣，鍼線不成行。母年七十四，眼昏手又僵。裝綿苦欲厚，用線苦欲長；線長衣縫緊，綿厚耐雪霜。裝成令兒暖，母衣單薄涼。不衣逆母懷，衣之情內傷。

兒病母煑藥，老淚滴爐灰。幾死復得活，爲母而再來。終養理之順，哭兒情至哀。老天有矜憐，復使歸母懷。

兄起掃黃葉，弟起烹秋茶。明星猶在樹，爛爛天東霞。杯用宣德瓷，壺用宜興砂。器物非金玉，品潔自生華。蟲遊滿院涼，露濃敗蒂瓜。秋花發冷豔，點綴枯籬笆。閉戶成羲皇，古意何其賒！

野老

輪罷官租不入城，秋風社酒各言情。明年二月逢春閏，細雨長隄看耦耕。

贈金農

亂髮團成字，深山鑿出詩：不須論骨髓，誰得學其皮！

細君

爲折桃花屋角枝，紅裙飄惹綠楊絲。無端又坐青莎上，遠遠張機捕雀兒。

雨中

終日苦應酬，連陰得閉門。清涼滿心肺，草木向我言。新竹倚屋簷，綠沁窗紙昏。梁燕坐不出，蝸牛滿苔痕。犬跡踏沙軟，躧屐恐泥翻。迴廊足散步，把書行且溫。家釀亦已

熟，呼僮傾盎盆。小婦便爲客，紅袖對金尊。

平山宴集詩　爲進士王元𧗋作

閒雲拍拍水悠悠，樹繞春城燕繞樓。買盡煙花消盡恨，風流無奈是揚州。
春風細雨雷塘路，旭日明霞六一祠。江上落花三十里，令人愁殺冷胭脂。
江東豪客典春衫，綺席金尊索笑談。臨上馬時還送酒，寒鴉落日滿淮南。
野花紅豔美人魂，吐出荒山冷墓門。多少隋家舊宮怨，珮環聲在夕陽村。

贈梁魏金　國手

坐我大樹下，秋風飄白髭；朗朗神仙人，閉息斂光儀。小婦竊窺廊，紅裙颺疎籬。黃精煨正熟，長跪奉進之。食罷仍閉目，鼻息細如絲。夕影上樹杪，落葉滿身吹。機心付冰釋，靜脈無橫馳。養生有大道，不獨觀弈碁。

骨董

末世好骨董，甘爲人所欺。千金買書畫，百金爲裝池。缺角古玉印，銅章盤龜螭。烏几

研銅雀，象牀燒金猊。一杯一尊罍，按圖辨欵儀。鈎深索遠求，到老如狂癡。骨肉起訟獄，朋友生猜疑。方其富貴日，價直千萬奇；及其貧賤來，不足換餅餈。我有大古器，世人苦不知。伏羲畫八卦，文周孔繫辭；洛書著洪範，夏禹傳商箕；東山七月篇，斑駁何陸離：是皆上古物，三代卽次之。不用一錢買，滿架堆離披。乃其最下者，韓文李杜詩。用以養德行，壽考百歲期；用以治天下，百族歸淳熙。大古不肯好，逐逐流俗爲。東家宣德爐，西家成化瓷。盲人寶陋物，惟下愚不移。

逢客入都寄勗宗上人口號

汝到京師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禪關；爲言九月吾來住，檢點白雲房半間。

貧士

貧士多窘艱，夜起披羅幃；徘徊立庭樹，皎月墮晨輝。念我故人好，謀告當無違。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呑話還來歸。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誰知相慰藉，脫簪典舊衣。入廚燃破釜，烟光凝朝暉；盤中宿果餅，分餉諸兒饑。待我富貴來，鬢髮短且稀；莫以新花枝，誚此蘼蕪非。

行路難三首

天明始覺滿身霜，抖擻征衫曳馬繮。茅店暖烟噓冷面，射人朝日出林塘。

關山老馬怯馳驅，幼僕而今作壯夫。萬里功名何處是，猶將青鏡看髭鬚。

紅帖糊門挂柏枝，東風馬上過年時。一杯濁酒家千里，逆旅多情送餅餐。

又一首仍用前起句

天明始覺滿身霜，日出纔伸十指僵。山色半青還半霧，馬頭紅葉是何莊？

廣陵曲

隋皇只愛江都死，袁孃淚斷紅珠子。玉勾斜土化爲烟，散入東風豔桃李。樓上摘星攀夜天，斗珠灼灼齊人肩。雷塘水光四更白，月痕斜出吳山尖。曉閣涼雲笛聲瘦，碎鼓點花撒秋豆。長夜歡娛日出眠，揚州自古無清晝。

秦宮詩後長吉作

方庭四角燒豔香，酒闌妓合燈煌煌；金輿翠幰貴人散，只有秦宮入畫堂。南堂夫人賜金

兕，北堂相公同繡被；未識歡哥一片心，平分偏向知何寄。內寵外寵重復重，晝有微眠夜無寐。自古淫花蕩雨風，海棠不得辭憔悴。天生桀黠奴非衆，柔軟嬌憨復驍勇。鳷鵲承明百尺牆，斗上平翻燕赤鳳。

范縣呈姚太守 諱興滇

落落漠漠何所營，蕭蕭澹澹自爲情。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無聊挂姓名。布襪青鞵爲長吏，白榆文杏種春城。幾回大府來相問，隴上閒眠看耦耕。

塞下曲三首

天遠山空塞草長，太平羽獵出漁陽；少年馬上談詩事，一種風流夾莽蒼。

萬嶂千山落日多，將軍獵罷選清歌；胡姬醉舞雙紅袖，笑指黃羊挂駱駝。

洗盡寒酸舊筆頭，十年關塞覓封侯；臂鷹躍馬黃皮袴，射得豐狐作短裘。

村居

霧樹溟濛叫亂鴉，濕雲初變早來霞。東風已綠先春草，細雨猶寒後夜花。村艇隔烟呼鴨

鷺，酒家依岸扎籬笆。深居久矣忘塵世，莫遣江聲入遠沙。

懷無方上人

初識上人在西江，廬山細瀑鳴秋窗。後遇上人入燕趙，甕山古瓦埋荒廟。今君聞住孝兒營，亂石寒雲補棘荆；別築岩前數間屋，繪圖招我同歸耕。伊昔茅棚曬秋藥，我混屠沽君種作；推墮蹇驢村市中，笑而不怒心寥廓。嗟我近事如束柴，爪牙惡吏相推排；不知喜怒爲何事，夜夢跼蹐朝喧豗。一年一年逐留滯，徒使高人笑疣贅；我已心魂傍爾飛，來歲不歸有如水。

懷程羽宸

余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鵕奉千金爲壽，一洗窮愁。羽宸是其表字。

世人開口易千金，畢竟千金結客心。自遇西江程子鵕，掃開寒霧到如今。

十載音書迴不通，蓼花洲上有西風；傳來似有非常信，幾夜酸辛屢夢公。

渡江

海日出復沒，江光紫而冷。風平浩浩波，帆定亭亭影。瓜步淼然去，北固蒼翠耿。未暇遊金焦，先寓象山嶺。

招隱寺訪舊五首

江鳥喚朝興，山中訪舊僧。遇泉先解渴，濟勝漫誇能。十里樹中曲，半樓天外凭。上方應遠在，小歇更攀登。

沃水先淸面，除煩更削瓜。客眞無禮數，僧亦去袈裟。竹榻斜支枕，苔窗臥看花。來朝好風日，細細探烟霞。

禪房精筆硯，窗又碧紗糊。吮墨情溫細，吟詩味澹腴。茶槍新摘蕊，蓮露旋收珠。小盞烹涓滴，靑光淺淺浮。

俯瞰僧歸寺，微茫蟻附階。過橋疑入澗，轉樹忽登崖。碧綠新筐果，輕黃舊草鞵。林深天欲暮，風起作陰霾。

樓有高於樹，樹更迴於樓。上下扶蘇碧，陰晴戶闥幽。鳥聲人語讓，花氣日光遒。五月山秋逼，僧衣裏作裘。

雲

濃雲風不動，薄靄片時過。澤小含烟少，山深吐氣多。瀰漫遮大塊，輕弱赴微波。愛巧嫌癡重，人情可奈何！

乳母詩

乳母費氏，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燮四歲失母，育于費氏。時值歲饑，費自食于外，服勞于內。每晨起，負燮入市中，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然後治他事。間有魚飱瓜菓，必先食燮，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乳母不敢言，然長帶淚痕。日取太孺人舊衣濺洗補綴，汲水盈缸滿甕；又買薪數十束積竈下，不數日竟去矣。燮晨入其室，空空然，見破牀敗几縱横；視其竈猶溫，有飯一盞，菜一盂，藏釜內，即常所飼燮者也。燮痛哭，竟亦不能食矣。後三年，來歸侍太孺人，撫燮倍摯。又三十四年而卒，壽七十有六。方來歸之明年，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屢迎養之，卒不去，以太孺人及燮故。燮成進士，乃喜曰：『吾撫幼主成名，兒子作八品官，復何恨！』遂以無疾終。

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 長恨富貴遲，遂令慚恧久。 黃泉路迂闊，白髮人老醜。 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

白門楊柳花

白門楊柳花飄飄，陌上遊人互見招； 明璫翠袖車中手，錦帶彎弓馬上腰。 少年何必曾相識，好鳥名花天下惜； 妾住青樓第幾家，映門桃柳方連刻。 家有水亭新綠荷，東風不大生微波； 願得晴明好天氣，郎來倚檻流清歌。 郎意溫勤自安妥，郎情佻薄誰關鎖？ 陌上遊人盡愛儂，儂得郎憐然後可。

長干女兒

長干女兒年十四，春遊偶過南朝寺； 鬢髮纖鬆拜佛遲，低頭墮下金釵翠。 寺裏遊人最少年，閒行拾得翠花鈿； 送還不識誰家物，幾嗅香風立悵然。

長干里

牆裏花開牆外見，籬門半覆垂楊線； 門外春流一派清，青山立在門當面。 老子栽花百種

多，淸晨擔賣下前坡；三間古屋無兒女，換得鮮魚供阿婆。繰絲織繡家家事，金鳳銀龍貢天子；花樣新添一綫雲，舊機不用西湖水。機上男兒百巧民，單衫布褐不遮身；中原百歲無爭戰，免荷干戈敢怨貧！

比蛇

粵中有蛇，好與人比較長短，勝則嚙人，不勝則自死，然必面令人見，不暗比也。山行見者，以傘具上沖，蛇不勝而死。

好向人間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是偸從背後量。

脆蛇

是蛇易斷易續，能治病，無毒。土人以竹筒誘入，塞之，焙以爲藥。

爲製人間妙藥方，竹筒深鎖掛枯牆；剪屠有毒餐無毒，究竟身從何處藏？

紹興

丞相紛紛詔敕多，紹興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欽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遊白狼山

積雨空山草木多，山僧晨起斫烟蘿；崖前露出一塊石，悄坐松陰似達摩。
懸岩小閣碧梧桐，似有人聲在半空；百叩銅鐶渾不應，松花滿地午陰濃。

客焦山袁梅府送蘭

秋蘭一百八十箭，送與焦山石屋開。曉月敲門傳簡帖，烟帆昨夜過江來。

宿野寺

野寺荒寒亂水侵，長廊壞院一燈深；芭蕉淅颯梧桐雨，不起愁心是狠心。

遊焦山

日日江頭數萬山，諸山不及此山閒；買山百萬金錢少，賒欠何曾定要還。
老去依然一秀才，滎陽家世舊安排；烏紗不是遊山具，攜取教歌拍板來。

雪晴

簷雪纔銷日上遲，古銅瓶曬臘梅枝。觸窗無力癡蠅軟，切莫欺他失意時。

六朝

一國亡來一國亡，六朝興廢太匆忙。南人愛說長江水，此水從來不得長。

題張賓鶴西湖送別圖

西湖烟水不成秋，半是僧樓半酒樓。雲外一帆揮手去，要看江海泊天流。

贈孝廉金兆燕

買得吳兒也姓徐，陳髯風調滿詩餘；老夫深愧巢民叟，不得金錢送後車。

焦山贈袁四梅府

畫角淒涼鐵笛哀，一江秋色冷莓苔。多情只有袁梅府，十日扁舟五去來。

江晴

霧裏山疑失，雷鳴雨未休；夕陽開一半，吐出望江樓。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

羅隱

羅隱終身不負唐，君王原自愛文章。諸臣瑣瑣憂輘轢，改面更衣却事梁。

文章

吳越山川毓寂寥，秀才心事有芻蕘。如何萬弩橫江上，不射朱溫却射潮？

李商隱

唐明皇帝宋神宗，翰苑青蓮蘇長公。千古文章憑際遇，燕泥庭草哭秋風。

金蓮燭

不歷崎嶇不暢敷，怨爐鞴冶鑄吾徒。義山偪出西崑體，多謝郎君小令狐。

四皓

晝燭金蓮賜省籤，令狐小子負堂廉。大名還屬眞名士，異代留傳蘇子瞻。

雲掩商於萬仞山，漢庭一到即回還。靈芝不是凡夫采，荷得乾坤養得閒。

宿光明殿贈婁真人 諱近垣

老聃莊列人中仙，未聞白晝升青天；五千妙義南華詮，虛靜恬澹返自然。秦皇漢武心如烟，騰空飄幻無涯邊；茂陵樹接驪山阡，牧羊奴子來燒煎。金丹服食促壽年，元和大歷無愚賢。我朝力掃諸從前，踢翻藥竈流丹鉛。眞人應運來翩翩，神清氣朗心靜專，渾融天地爲方圓，出入仁義恢經權，藏和納粹歸心田。有何燒鍊丹磨研？有何解脫尸蛇蟬？我來古殿夜宿眠，銀龍金索搖星躔，雕闌玉砌朝露鮮，名花異草相綿連。費民千百萬金錢，有明事業諸所傳。眞人假寓心棄捐，毁之重勞姑置焉，天子曰俞聊取便。匪令逐逐還沾沾，富而教之王政全，萬國壽命同修延。

破衲 爲從祖福國上人作

衲衣何日破，四十有餘年；白首仍縫綻，青春已結穿。透涼經夏好，等絮入秋便；故友無如此，相看互有憐。

贈勗宗上人三首

罨晝溪邊髻尙髽，便拈荷葉作袈裟。一條水帖斜陽外，種得山頭十畝霞。

髯公美似晉司空，謂青崖老人。識取雲間紫氣濃。手把干將日磨淬，匣中抽出秋芙蓉。

詩淸雲淡兩無心，人自靑春韻自深。好待菊花重九後，萬山紅葉冷相尋。

山中臥雪呈青崖老人

一夜西風雪滿山，老僧留客不開關。銀沙萬里無來跡，犬吠一聲村落閒。

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

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闌干苜蓿嘗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豳民。我朝開國于今烈，文武成康四聖人。

附　紫瓊崖主人送板橋鄭燮爲范縣令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朝廷今得鳴琴牧，江漢應閒問字居。四廓桃花春雨後，一缸竹葉夜涼初。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遞詩筒莫遣疎。

僧壁題張太史畫松 諱鵬沖

畫背所揭紙，案頭已敗筆；僧房坐無聊，偶然作松骨。松毛無幾許，松幹頗欝兀；虬龍挺僵瘦，修蛇欻出沒。輕雲澹欲無，奔雷怒將擊。想當無意中，情神乍飄忽。傍無指授人，令作何體格；胸無成見拘，摹擬反自失。魯公坐位帖，要以草藁得。我昔未嘗見，僧粘在破壁。及經驚歎奇，千求不我錫。此紙立即破，裝潢事孔急；吾求不汝強，汝當眞愛惜。

詩鈔 范縣作

音布

昔予老友音五哥，書法峭崛含阿那。筆鋒下插九地裂，精氣上與雲霄摩。陶顏鑄柳近歐薛，排黃鑠蔡凌顛坡。墨汁長傾四五斗，殘毫可載數騾駝。時時作草恣怪變，江翻龍怒魚騰梭。與予飲酒意靜重，討論人物無偏陂。衆人皆言酒失大，予執不信嗔僞訛。大致蕭蕭足風範，細端瑣碎寧爲苛！鄉里小兒暴得志，好論家世談甲科。音生不顧輒嚏唾，至親戚屬相矛戈。逾老逾窮逾怫鬱，屢顚屢仆成蹉跎。革去秀才充騎卒，老兵健校相遮羅。羣呼先生拜于地，坌酒大肉排青莎。音生瞪目大歡笑，狂鯨一吸空千波。醉來索筆索紙墨，一揮百幅成江河。羣爭衆奪若拱璧，無知反得珍愛多。昨遇老兵劇窮餓，頗以賣字溫釜鍋。談及音生舊時事，頓足歎恨雙滂沱。天與才人好花樣，如此行狀應不磨。嗟予作詩非寫怨，前賢逝矣將如何！世上才華亦不盡，愼勿咤叱爲么魔。此等自非公輔器，山林點綴雲霞窩。泰岱嵩華自五岳，豈無別嶺高嵯峨。大書卷帙告諸世，書罷茫茫發浩歌。

范縣

四五十家負郭民，落花廳事淨無塵。苦蒿菜把鄰僧送，禿袖鶉衣小吏貧。尚有隱幽難盡燭，何曾頑梗竟能馴！縣門一尺情猶隔，況是君門隔紫宸。

寄題東村焚詩二十八字

聞說東村萬首詩，一時燒去更無遺。板橋居士重饒舌，詩到煩君併火之。

寄招哥

十五娉婷嬌可憐，憐渠尚少四三年。宦囊蕭瑟音書薄，略寄招哥買粉錢。

懷揚州舊居 即李氏小園，賣花翁汪髯所築。

樓上佳人架上書，燭光微冷月來初。偷開繡帳看雲鬢，擘斷牙籤拂蠹魚。謝傅青山爲院落，隋家芳草入園蔬。思鄉懷古兼傷暮，江雨江花爾自如。

感懷

歌舞樓頭暮影催，雪霜門戶豔陽迴。蘇秦六國都丞相，羅隱西湖老秀才。游說寂寥齊市哭，文章光怪越山開。分明一匹鴛鴦錦，玉剪金刀請自裁。

送陳坤秀才入都

天台才子侯嘉璠，與予京師飲酒西華門；開懷吸盡玉泉水，隻手拔斷西山根。是時長安新晴九陌淨，月光爛爛升銀盆，長風吹天片雲邈，銀臺萬樹含烟翻，疎星遠火動芳甸，迴沙細浪酷似江南村。是後相逢廣陵道，予正肩舁入烟島。左竿一壺酒，右竿一尾魚；烹魚煑酒恣談謔，道傍便借村人居。飲罷茫茫又分去，君從何處得此侯生書？侯生不妄許與人，滇池洱海寧爲親；憐君書法有古意，歷落不顧時賢嗔。贈詩贈字指君路，要窺北闕排勾陳。范州知縣亦何幸？迴車枉駕來沙塵。荒城古柳夕陽瘦，長隄嗥犬秋墳新。此去京師一千里，十日可到渾河津。薄酒寒茶飯粗糲，對人愼勿羞吾貧。京師有僧介庵子，是爾滇南舊閭里；書法晶瑩秀且清，秋蘭挺拔春桃紫。君往從之必有倚，況兼古碑舊帖藏最多，縱橫觀之疑問彼。問君此去胡爲乎？功名富貴良難圖，惟有文章世公器，石渠天祿開通渠。觀君運腕頗有力，柔軟妥貼須工夫；莫辭長跪首泥地，隻紙片字明月

珠。書法鉅公二老在，法華庵主梁西湖。法華主張公照，梁西湖諱詩正。

鄂公子左遷 諱容安

仲子空殘嘔血，鄂君原不求名；革去東宮詹事，來充國子先生。

十日菊

十日菊花看更黃，破籬笆外鬥秋霜；不妨更看十餘日，避得暖風禁得涼。

縣中小皁隸有似故僕王鳳者，每見之黯然

喝道前行忽掉頭，風情疑是舊從遊；問渠了得三生恨，細雨空齋好說愁。
口輔依然性亦溫，差他吮筆墨花痕；可憐三載渾無夢，今日輿前遠近魂。
小印青田寸許長，抄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
乍見心驚意便親，高飛遠鶴未依人；楚王幽夢年年斷，錯把衣冠認舊臣。

喝道

喝道排衙嬾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進，慚愧村愚百姓心。

范縣詩

十畝種棗，五畝種梨；胡桃頻婆，沙果柿椑。春花淡寂，秋實離離；十月霜紅，勁果垂枝。爭榮謝拙，韞采于斯；消煩解渴，拯疾療飢。

桑下有梯，桑上有女；不見其人，葉紛如雨。小妹提籠，小弟趨風；掇彼桑葚，青澀未紅。既養我蠶，無市我繭；杼軸在堂，絲絮在撚。暖老憐童，秋風裁翦。

維蒿維蕨，蔬百其名；維筐維榼，百獻其情。蒲桃在井，蘐草在坪；棗花侵縣，麥浪平城。小蟲未翅，窈窕厥聲，哀呼老趙，望食延頸。范以黃口爲小蟲，以喞食哺雛者爲老趙。

臭麥一區，飢雞弗顧；甜瓜五色，美于甘瓠。結草爲菴，扶翳遠樹；苜蓿綿芊，蕎花錦互。三豆爲上，小豆斯附；綠質黑皮，勻圓如注。范有臭麥，成熟後則不臭。黃、黑、菉爲三豆，爲大豆，餘俱小豆。黑豆而骨青者最貴。

鵝爲鴨長，率游于池；悠悠遠岸，漠漠楊絲。人牛晝臥，高樹蔭之；赤日不到，清風來吹。

斗斯鉅矣，三登其一；尺斯廣矣，十加其七。豆區權衡，不官而質。田無埂隴，畝無侵

秧。爾種爾黍，我穫我稷。丈之以弓，岔之以尺。黍稷翼翼，以葱以鬱；黍稷栗栗，以實以積。九月霜花，僱役還家；腰鐮背穀，脚露肩霞。遙指我屋，思見我婦；一縷晨烟，隔于深樹。牵衣獻果，幼兒識父。錢十其貫，布兩其端；四十聘婦，我家實寒。亦有勝村，童兒女孫；十五而聘，十七而婚。菀枯異勢，造化無根。我欲望天，我實戴盆。六十者傭，不識妻門；籠燈舁綵，終身爲走奔。

驢騾馬牛羊，匯費斯爲集；或用二五八，或以一四七。期日。長吏出收租，借問民苦疾；老人不識官，扶杖拜且泣。官差分所應，吏擾竟何極；最畏硃標籤，請君愼點筆。貪者三其租，廉者五其息。卽此悟官箴，恬退亦多得。

朝歌在北，濮水在南；維茲范邑，匪淫匪婪。陶堯孫子，劉累庶枝，鼻祖于會，衍世于茲。娖娖斤斤，唐風所吹；䵷䵷力力，物土之宜。

絶句二十一首

高鳳翰

號西園，膠州秀才，薦舉爲海陵督灞長。工詩畫，尤善印篆；病廢後，用左臂，書畫更奇。

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余；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贋作亦無餘。

圖清格

號牧山，滿洲人，部郎。善畫，學石濤和尚。

嬾向人間作畫師，朋游山下牧羊兒。崖前古廟新泥壁，墨竹臨風寫一枝。

李鱓

號復堂，興化人，孝廉。供奉內廷，後爲滕縣令。畫筆工絕。蔣相公高司寇弟子。

兩革科名一貶官，蕭蕭華髮鏡中寒。回頭痛哭仁皇帝，長把靈和柳色看。

蓮峯

杭州詩僧，雍正間賜紫。

鐵索三條解上都，君王早爲白寃誣；他年寫入高僧傳，一段風波好畫圖。

傅雯

字凱亭，閻陽布衣。工指頭畫，法且園先生。

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年年賣畫春風冷，凍手胭脂染不勻。

潘西鳳

字桐岡，人呼爲老桐，新昌人。精刻竹，濮陽仲謙以後一人。

年年爲恨詩書累，處處逢人勸讀書；試看潘郎精刻竹，胸無萬卷待何如！

孫峩山前輩

諱勷，德州人，進士，通政司右通。文章滿天下，子孫科甲無算，先生泊如也。

屢勸諸兒莫做官，立官難更立身難；一門自有千秋業，萬石高風國史看。

黃愼

字恭懋，號癭瓢。七閩老畫師。

愛看古廟破苔痕，慣寫荒崖亂樹根；畫到情神飄沒處，更無眞相有眞魂。

邊維祺

字頤公，一字壽民，山陽秀才。工畫雁。

畫雁分明見雁鳴，縑緗颯颯荻蘆聲；筆頭何限秋風冷，盡是關山離別情。

李鍇

字梅山，又號豸青山人，索相子壻也。極博工詩，遼東世胄。

落魄王孫號豸青，文章無命命無靈。西風吹冷平津閣，何處重尋孔雀屏？

郭沅

字南江，揚州人，孝廉。工制藝。

點染詩書萬卷開，丹黃如繡墨如苔。客來相對無言說，文弱書生小秀才。

音布

字聞遠，長白山人。善書。

柳板棺材蓋破袪，紙錢蕭淡挂輀車；森羅未是無情地，或恐知人就索書。

沈鳳

字凡民，江陰人，盱眙縣令，王篛林太史門生。工篆刻。

政績優游便出奇，不須峭削合時宜；良苗也怕驚雷電，扇得和風好好吹。

周景柱

字西擎，遂安人，孝廉。由內閣中書爲潮州府丞。工書法。

曾約嚴灘去釣魚，春風江上草爲廬；如何萬里無消耗，君屈衙官我簿書。

董偉業

字恥夫，號愛江，瀋陽人。流寓甘泉，作揚州竹枝詞九十九首。

百首新詩號竹枝，前明原有豔妖詞；合來方許稱完璧，小楷抄謄枕祕隨。

保祿

字雨村，滿洲筆帖式。遇于江西無大師家，贈詩云：『西江馬大士，南國鄭都官。』

曾把都官目板橋，心知誑哄又虛驕。無方去後西山遠，酒店春旗何處招？

伊福納

字兼五，姓那拉，滿洲人。進士，戶部郎中。工詩。

紅樹年年只報秋，西山歲歲想同遊。枯僧去盡沙彌換，誰識當時兩黑頭！

申甫

號笏山，關中人，孝廉。工詩。

男兒須門百千期，眼底微名豈足奇；料得水枯青石爛，天涯滿誦笏山詩。

杭世駿

字大宗，號堇浦，杭州人。工詩。舉鴻博，授翰林苑編修。

門外青山海上孤，階前春草夢中癯；宦情不及閑情熱，一夜心飛入鑑湖。

方超然

字蘇臺，淳安人。工書。爲鹽場大使。

蠅頭小楷太匀停，長恐工書損性靈；急限呆牋三百幅，宮中新製錦圍屏。

金司農

字壽門，錢塘人。博物工詩。舉鴻博不就。

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聚商胡；銀河若問支機石，還讓中原老匹夫。

凡大人先生，載之國書，傳之左右史。而星散落拓之輩，名位不高，各懷絕藝，深恐失傳，故以二十八字標其梗概。莪山先生不應在是列，筆之所至，遂不能自已。

南朝

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爲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

舞榭歌樓蕩子家，騷人落拓借擒遮。如何冕藻山龍客，苦戀溫柔旖旎花！紅豆有情傳夢寐，青春無賴鬥烟霞。風流不是君王派，請入雞林謝翠華。

歷覽三首

歷覽名臣與佞臣，讀書同慕古賢人。烏紗略戴心情變，黃閣旋登面目新。翻笑腐儒何寂

寂，可憐世味太津津。勸君莫作閒居賦，潘岳終須負老親。

歷覽冰山過眼傾，眼前岑嵂有誰爭？三千羅綺傳宮粉，十萬貔貅擁禁兵。白髮更饒門戶計，黃金先買史書名。焚香痛哭龍門叟，一字何曾誑後生！

歷覽前朝史筆殊，英才多少受寃誣！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塗。忌諱本來無筆削，乞求何得有褒誅？唯餘適口文堪讀，惆悵新添者也乎。

有年

槐影鴉聲晝漏稀，了除案牘吏人歸。拈來舊稿花前改，種得新蔬雨後肥。小院烏童調駿馬，畫樓纖手疊朝衣。岡陵未足酬恩造，大有書年報紫微。

立朝

立朝何必無纖過，要在聞而遽改之；千古怙終緣寵戀，問君戀得幾多時？

君臣

君是天公辦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兢兢奉若穹蒼意，莫待雷霆始認眞。

詠史

鏖起狐鳴幾輩曹，是眞天子壓羣豪；何須傀儡諸龍種，拜冕垂旒贈一刀。天位由來自有眞，不須剗削舊松筠；漢家子弟幽囚在，王莽猶非極惡人。

二生詩

宋緯、劉連登，范縣秀才。

腐史湘騷問幾更，衙齋風雨見高情。也知貧病渾無措，不敢分錢惱二生。

懷李三鱓

耕田便爾牽牛去，作畫依然弄筆來。一領破蓑雲外掛，半張陳紙酒中裁。青春在眼童心熱，白髮盈肩壯志灰。惟有蓴鱸堪漫吃，下官亦爲啖魚回。

待買田莊然後歸，此生無分到荆扉。借君十畝堪栽秫，賃我三間好下幃。柳綫軟拖波細細，秧針青惹燕飛飛。夢中長與先生會，草閣南津舊釣磯。

秋荷

秋荷獨後時，搖落見風姿；無力爭先發，非因後出奇。

平陰道上

關河夜雨，車馬晨征。蕭蕭日出，蕩蕩波平。山城樹碧，古戍花明。雲隨馬足，風送車聲。漁者以漁，耕者以耕。高原婦饁，墟落雞鳴。帝王之業，野人之情。

止足

年過五十，得免孩埋；情怡慮淡，歲月方來。彈丸小邑，稱是非才。日高猶臥，夜戶長開。年豐日永，波淡雲迴。鳥鳶聲樂，牛馬羣諧。訟庭花落，掃積成堆。時時作畫，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皆；時時作詩，寫樂鳴哀。閨中少婦，好樂無猜；花下青童，慧黠適懷。圖書在屋，芳草盈階。晝食一肉，夜飲數杯。有後無後，聽已焉哉！

七夕

天上人間盡苦辛，飛橋斜度水粼粼；一年一會多離隔，好把牛郎覷得眞。漏盡星飛頃別離，細將長夜說相思；明年又有新愁恨，不得重提舊怨詞。

孤兒行

孤兒躑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錚錚。阿叔不念兒，叔母不念嫂。不記瘦嫂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床前拜倒。拭淚諾諾，孤兒是保。嬌兒坐堂上，孤兒走堂下；嬌兒食粱肉，孤兒兢兢捧盤盂，恐傾跌，受笞罵。朝出汲水，暮莝芻養馬。莝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詈死去兒嫂，生此無能者。嬌兒著紫裘，孤兒著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扉。舉頭望望，掩淚來歸。晝食廚下，夜臥薪草房。豪奴麗僕，食餘棄骨，孤兒拾齧，並遺臢羹湯。食罷濯盤浴釜，諸奴樹下臥涼。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乃敢凌幼主，高賤軀。阿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終然不念煢煢孤。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頭觸墳樹，淚滴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墓樹蕭蕭，夕陽黃瘦，西風夜雨。

後孤兒行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蒲葦繫盤石，可以卒長久。縱不愛他人兒，寧不爲阿女守？丈丈翁，得錢歸，鼠心狼肺，側目呑肥，千謀萬算伏危機。姥曰：『不可。』翁曰：『不然。』令孤兒汲水大江邊，失足落江水，鄰救得活全。丈丈聞知復

活，不謝鄰舍，中心悵然。 朝不與食，暮不與棲止，孤兒蕩蕩無倚。乞求餐飯，旬日不返；外父外母不問，曷論生死！ 夜宿野廟，荒葦茫茫。聞人笑語，漸見燈光；綠林君子，勒令把火隨行。孤兒不敢不聽從強梁。 事發賊得，累及孤兒；賊白寃故，官亦廉知。丈丈辣心毒手，悉力買告，令誣涅與賊同歸。 西日慘慘，羣盜就戮。 顧此孤兒，肌如瑩玉。不恨已死，痛孤寃毒。行刑人淚相續。

題陳孟周詞後

陳孟周，瞽人也。 聞予塡詞，問其調。 予爲誦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首。 不數日，卽爲其友人塡二詞，亦用憶秦娥調。 其詞曰：『光陰瀉，春風記得花開夜。 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 舊時明月如鈎掛，只今提起心還怕。 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何時了，有緣不若無緣好。 無緣好，怎生禁得，多情自小。 重逢那覓回生草，相思未創招魂稿。 招魂稿，月雖無恨，天何不老！』 予聞而驚歎，逢人便誦。 咸曰青蓮自不可及，李后主、辛稼軒何多讓矣。 拙詞近數百首，因愧陳作，遂不復存。

圓嶠仙人海上飛，吸風飲露不曾歸。 偶然唾墨成涓滴，化作靈雲入少微。

世間處處可憐情，冷雨淒風作怨聲。此調再傳黃壤去，癡魂何日出愁城？

署中示舍弟墨

學詩不成，去而學寫。學寫不成，去而學畫。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四十科名，五十旃旌；小城荒邑，十萬編氓。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廢，務實辭名。一行不當，百慮難更。少予失教，躁率易輕。水衰火熾，老更不平。日有悔吝，終夜屏營。妻孥綺縠，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若不速去，禍患叢生。李三復堂，筆精墨渺。予爲蘭竹，家數小小；亦有苦心，卅年探討。速裝我硯，速攜我稿；賣畫揚州，與李同老。詩學三人，老瞞與焉；少陵爲後，姬旦爲先。字學漢魏，崔蔡鍾繇；古碑斷碣，刻意搜求。維茲三事，屋舍田疇。宦貧何畏，宦富可惴；卽此言歸，有贏不匱。人不疵尤，鬼無瞰祟。吾旣不貪，爾亦無恚。需則失時，決乃云智。

破屋

廨破牆仍缺，鄰雞喔喔來。庭花開扁豆，門子臥秋苔。畫鼓斜陽冷，虛廊落葉迴。掃階

緣宴客，翻惹燕鴉猜。

登范縣城東樓

獨上秋城望，高樓出曉烟。西風漳鄴水，旭日魯鄒天。過客荒無館，供官薄有田。時平兼地僻，何況又豐年。

姑惡

古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可謂忠厚之至，得三百篇遺意矣！然爲姑者，豈有悛悔哉？因復作一篇，極形其狀，以爲激勸焉。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先囁嚅。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肉不成塊，碯磈登盤簠；作羹不成味，酸辣無別殊；析薪纖手破，執爇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不教，長大誰管拘？恃其桀傲性，將欺穨老軀；恃其驕縱貪，吾兒將伏蒲。』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呑聲向暗壁，啾唧微歎吁。姑云是詛咒，執杖持刀鋙。汝肉尙可切，頗肥未爲癯；汝頭尙有髮，薅盡爲秋壺。與汝不同生，汝活吾命殂。

鳩盤老形貌，努目眞兇屠。阿夫略顧視，便嗔羞恥無！阿翁略勸慰，便嗔昏老奴。鄰舍略探問，便嗔何與渠？嗟嗟貧家女，何不投江湖？江湖飽魚鼈，免受此毒荼。嗟哉天聽卑，豈不聞怨呼？人間爲小婦，沉痛結冤誣。飽食償一刀，願作牛羊猪。豈無父母來？洗淚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疎。一言及姑惡，生命無須臾！

邯鄲道上二首

銅臺西北又叢臺，泱漭塵沙泜水迴。笑武靈王無末路，愛廝養卒有英才。青山易老人長在，白髮無權志不灰。最是耳餘堪借鑑，千秋刎頸有疑猜。

仙館荒寒不見人，呂翁遺像滿埃塵。古碑剔蘚前文陋，畫壁含苔幻說新。幾處斷橋支破板，一溝折葦臥秋蘋。分明告我浮生事，伏枕何須夢假眞。

漁家

賣得鮮魚百二錢，糴糧炊飯放歸船；拔來濕葦燒難着，曬在垂楊古岸邊。

小遊 贈杭州余省三

擻杭越，入姑蘇；呑震澤，藐西湖。錢塘之潮十里闊，盪以太湖波浪渾如無。惠山買酒醉酩酊，金山脚踢成齏粉。別有寥寥古淡心，披衣散髮焦崖頂；半夜狂捫瘞鶴銘，五更冷對文王鼎。大索揚州不見我，飄飄千里來山左。袖中力士百斤椎，椎開俗吏雙眉鎖。俗吏之俗亦可憐，爲君貸取百千錢。謁曲阜墓，觀嶧山刻，登泰山顚。尙有嘶風掃電之驥足，送君雲外飛歸鞭。君之小游略如此，壯遊他日吾從爾。

江七姜七 名昱、名文載。

揚州江七無書名，予獨愛其神骨清；歐陽體質褚性情，藐姑冰雪光瑩瑩。如皐姜七無畫名，予獨愛其堅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娙，如聞歎息微微聲。畫中景。二子才思原縱橫，二子學術原崢嶸。天南萬里諸髦英，俛首聽命無衡爭。板橋道人孤異行，昌羊別嗜顚倒傾。獨推書畫衆目瞠，尋諸至理還平平。廟堂若薦犧剛騂，二子應列丹刻楹。大章簫韶咸池鳴，景王無射休噌吰。卽今別調吹竽笙，世間破裂琵琶箏。我來山左塵沙幷，春風夜雨思喬鶯。窮達遇合何足營，望君刻苦孤邁征。江書姜畫懸臬棖，歐干卞壁湘秋蘅。或予

謬鑑雙目盲，請呼老禿嗤殘傖。

逃荒行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伺巖阻。豺狼白晝出，諸村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咿咿口中語；似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嚴城嚙夜星，村燈照秋滸；長橋浮水面，風號浪偏怒。欲渡不敢攖，橋滑足無履；前牽復後曳，一跌不復舉。過橋歇古廟，聒耳聞鄉語。婦人敘親姻，男兒說門戶；歡言夜不眠，似欲忘愁苦。未明復起行，霞光影踽踽。邊牆漸以南，黃沙浩無宇。或云薛白衣，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皇，高麗拜雄武。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新主人，區脫與眠處。長犂開古磧，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還家行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齊魯郊，穀黍等人長。目營青岱雲，足辭遼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淚遠寄將。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竈，狐狸據我床。驅狐窒鼯鼠，掃徑開堂皇；濕泥塗舊壁，嫩草覆新黃。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紅芳；舊燕喜我歸，呢喃話空梁；蒲塘春水暖，飛出雙鴛鴦。念我故妻子，羈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錢負橐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彷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阿娘；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并羅衣裳。『好好作家去，永永無相忘。』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鄰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遶隴過林塘。後夫攜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

思歸行

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帝心軫念之，佈德回穹蒼。東轉遼海粟，西截湘漢糧；雲帆下天津，艨艟竭太倉。金錢數百

萬，便宜爲賑方。何以未賑前，不能爲周防？何以既賑後，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臣也實不材，吾君非不良。臣幼讀書史，散漫無主張：如收敗貫錢，如撑斷港航；所以遇煩劇，束手徒周章。臣家江淮間，蝦螺魚藕鄉；破書猶在架，破氊猶在床。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長。秋雲雁爲伴，春雨鶴謀粱；去去好藏拙，滿湖蓴菜香。

效李艾山前輩體

秋聲何處尋，尋入竹梧裏；一片竹梧陰，何處秋聲起？

輓老師鄂太傅五首

西華門外草萋萋，白塔金鰲樹影迷。北斗有光淸漏肅，三台無力曉雲低。上方乙夜調丹藥，七校春風送紫泥。其奈巫陽下霄漢，鈞天有詔竟先賚。

松蒼檜老日華東，鈴索凄淸澹曉風。遺草不曾歸太史，嘉謨只是告深宮。河山有象心難畫，周召無模趣則同。應向九天陪列聖，赤虬騎在白雲中。

六詔風烟舊莽蒼，九邊吹角夜琅琅。雲山秋靜黃金甲，花柳春深綠野堂。辟穀有方羞檢閱，掃門無客自淸涼。聖朝若畫麒麟閣，姓霍仍須諱寫光。

天淚皇皇濕尾箕，八荒九譯盡銜悲。武功萬里兼文德，王佐千秋實帝師。學並南陽還令主，勳高郭相又佳兒。人間五福於今備，合演洪疇作誄辭。

平泉草木錫天家，石檻松門竹徑賒。籠鳥放還天地囿，池魚樂並海江涯。布衣屢臥平津閣，遠淚難揮杜曲花。華屋山丘何限痛，終須來弔舊烟霞。

斷句

白駒場顏秋水前輩詩云：□□□□□□□，□□□□□□□。又云：偷臨畫稿奴藏筆，貪看斜陽婢倚樓。滿洲常建極有云：奴潛去志神先阻，鶴有飢容羽不修。湖州潘汝龍西湖詩云：秋風雁響錢王塔，暮雨人耕賈相園。淮安程鳳衣云：乾坤著意窮吾黨，途路難言仗友生。一斑可喜，何必全豹。

小小茅齋短短籬，文窗繡案緊封皮；秋風白粉新泥壁，細貼羣賢斷句詩。

署中無紙書狀尾數十與佛上人

閒書狀尾與山僧，亂紙荒廁疊幾層。最愛一窗晴日照，老夫銜署冷于冰。

詠史

雲裏關門六扇開，天邊太華鳥飛迴。漢家安受秦家業，項羽東歸只廢才。

已背齊盟強自雄，便應割據守關中。如何宴罷鴻門去，却覓彭城小附庸？

窘況爲許衡州賦

半缺柴門叩不開，石稜磚縫好蒼苔；地偏竹徑淸于水，雨冷詩情瘦似梅。山茗未賒將菊代，學錢無措喚兒回；塾師亦復多情思，破點經書手送來。

萬里西風雁陣哀，五更霜月起徘徊。薄田累我年年種，秋稼登場事事來。私劵官租紛夙欠，女裙兒褐待新裁。老親八十豪情在，斗米焉能廢臘醅！

憶湖村

數聲桃桔隔烟蘿，是處西風壓稻禾。荻筆半含東墅雨，鷺鶿遙立夕陽波。買魚人鬧橋邊市，得酒船歸月下歌。擬向湖干築秋舍，菊籬楓徑近如何！

和高相公給賑山東，道中喜雨，幷五日自壽之作 諱斌，號東軒。

相公捧詔視東方，百萬陳因下太倉。天語播時人盡飫，好風吹處日俱長。村村布穀催新綠，樹樹斜陽送晚涼。多謝西南雲一片，頓教霖雨徧耕桑。

五日生辰道上過，山根雲脚水羅羅。衝泥角黍蓑翁獻，介壽蒲尊瓦盎多。馬上旌旗迷渤海，柳邊輿蓋拂濰河。愚民攀拽無他囑，爲報君王有瑞禾。

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 諱敏中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潦倒山東七品官，幾年不聽夜江湍；昨來話到瓜洲渡，夢遶金山曉日寒。

三百人中最後生，玉堂時聽夜書聲；知君療得嫦娥渴，不爲風流爲老成。

山東鎖院自清涼，湖水湖雲入檻長；剪取吾家書帶草，爲君結束錦詩囊。

濟南試院奉和宮詹德大主師枉贈之作 諱保

鎖院西風畫角清，淡雲疎雁濟南城。桂花不用月中折，奎閣儼如天上行。模範已看金在鎔，洗磨終愧玉無成。饒他㟧華青青色，還讓先生泰岱橫。

小園

月光淸峭射樓臺，淺夜籬門尙半開。樹裏燈行知客到，竹間烟起喚茶來。數聲犬吠秋星落，幾陣風傳遠笛哀。坐久談深天漸曙，紅霞冷露滿蒼苔。

寄小徒崑寧、坤豫二孝廉，兼呈令師崔雲墅先生

板橋頭髮已蒼蒼，爾輩何須學老狂？記取舊延崔錄事，鷓鴣那得及鴛鴦！

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弁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舞以祀 沈諱廷芳

御史驄馬行山東，馬蹄到處膏露濃。洗排泰岱礪鄒嶧，吹靑漢柏秦皇松。少陵南池久寂泬，夕陽慘淡荒波紅。廟之祏之繪而塑，牢之餈之鼎以鐘。雕鐫鱗羽動筍簴，梁桷翬翮相飄沖。揮毫蘸墨作碑版，百金一字尤堅工。板橋居士讀不厭，臥看三日鋪秋茸。頗聞歲時虔禱祀，盪豬割雉陳蝦鱅。茌梨靑桃海麞鹿，楊梅橘柚南柑封。以其餘閒作雜劇，燕姬越女黃娘蹤。相隨太白著宮錦，滁州別駕調羹甕。金元院本久退舍，秦簫湘瑟淸魚

龍。神靈飄飄侑而喜，葦花之外雲之中。願從先生乞是劇，選伶徧譜琳瑯宮。

瓜洲夜泊

葦花如雪隔樓臺，咫尺金山霧不開。慘淡秋燈魚舍遠，朦朧夜話客船偎。風吹隱隱荒雞唱，江動洶洶北斗迴，吳楚咽喉橫鐵甕，數聲清角五更哀。

偶然作

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爲嚨喉。奈何纖小夫，雕飾金翠稠，口讀子虛賦，身著貂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燦高樓；名酒黃羊羹，華燈水晶球。偶然一命筆，幣帛千金收；歌鐘連戚里，詩句欽王侯；浪膺才子稱，何與民瘼求！所以杜少陵，痛哭何時休！秋寒室無絮，春雨耕無牛；嬌兒樂歲飢，病婦長夜愁。推心擔販腹，結想山海陬。衣冠兼盜賊，征戍雜纍囚。史家欠實錄，借本賫校讎。持以奉吾君，藻鑑橫千秋。曹劉沈謝才，徐庾江鮑儔，自云黼黻筆，吾謂乞兒謀。

題盆蘭倚蕙圖

春蘭未了夏蘭開，畫裏分明喚阿猷。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題破盆蘭花圖

春雨春風寫妙顏，幽情逸韻落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題嶠壁蘭花圖

山頂蘭花早早開，山腰小箭尚含胎。畫工立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題半盆蘭蕊圖

盆畫半藏，蘭畫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題屈翁山詩札、石濤石谿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蘭共一卷

國破家亡鬢總皤，一囊詩畫作頭陀。橫塗豎抹千千幅，墨點無多淚點多。

題姚太守家藏惲南田梅菊二軸（姚諱興滇）

今日方知惲壽平，石田筆墨十洲情。廿年贋本相疑信，徒使前賢笑後生。

畫芝蘭棘刺圖寄蔡太史 諱時田

寫得芝蘭滿幅春，傍添幾筆亂荆榛。世間美惡俱容納，想見溫馨澹遠人。

題石東邨鑄陶集

詩人老去興偏豪，燒盡千篇又鑄陶；從此鑄韓還鑄杜，更于三代鑄風騷。

家兗州太守贈茶 諱方坤

頭綱八餅建溪茶，萬里山東道路賒。此是蔡丁天上貢，何期分賜野人家！

惱濰縣

行盡青山是濰縣，過完濰縣又青山。宰官枉負詩情性，不得林巒指顧間。

饒詩

客來頗有一盤棋，客去非無酒數卮。髮短官忙身又病，倩君饒我一篇詩。

興到千篇未是多，愁來一字嬾吟哦。非云此事從今絕，脫復佳時待體和。

贈陳際青

瓜洲江水夜潮平，月滿秋田鶴唳淸。記得扁舟同臥聽，金山雲板二三更。

真州雜詩八首併及左右江縣

春風十里遶啼鶯，山色江光翠滿城。曲岸紅薇明澗水，矮窗白紙出書聲。衙齋種豆官無事，刀筆題詩吏有名。昨夜村燈魚藕市，青帘醇酒見人情。

村中布穀縣中啼，桑柘低簷麥隴齊。新筍劚來泥未洗，江魚買得酒還攜。山花雨足皆含笑，絮襖春深欲換綈。何限農家辛苦事，漸看兒女滿町畦。

寒衣新熨摺參差，一笑裘毛落許時。脾土漸衰唯食粥，風情不減尚塡詞。雪中松樹文山廟，雨後桃花浣女祠。最愛卷簾高閣上，楚江晴碧晚烟遲。

月白潮生野水潺，上游千里控荊蠻。洗淘赤壁無遺燎，溶漾金陵有賸山。烟裏戍旗秋露濕，沙邊戰艦夕陽閑。眞州漫笑彈丸地，從古英雄盡往還。

吳越咽喉鐵甕城，隔江相望曉烟橫。高檣迴與山排列，濁浪喧同海鬬爭。卷去蘆花渾雪

意，飄來鼓角盡秋聲。中原萬里無烽燧，扶杖衰翁未見兵。

南國楓凋結綺樓，雷塘北去蓼花秋。染成紅淚胭脂濕，蘸破新霜草木愁。兩地干戈纔轉瞬，一般成敗莫回頭。後庭遺曲江邊唱，又聽隋家清夜遊。

行過青山又一山，黃將軍墓兀其間。懸崖斷處孤松出，駭浪崩時血淚還。江上諸藩皆逆類，樞中一老復頹顏。抵天隻手終何益，運去心枯事總艱。

何事秋風只杜門，護花長怕曉霜痕。掛冠盛世才原拙，賣字他鄉道豈尊？山雨乍晴如洗沐，江烟一起又黃昏。惟君詩興清豪在，喚醒東南旅客魂。和張仲蓊一首。

眞州八首，屬和紛紛，皆可喜，不辭老醜，再疊前韻

江頭語燕雜啼鶯，淡淡烟籠繡畫城。沙岸柳拖騎馬客，翠樓簾捲賣花聲。三冬薺菜偏饒味，九熟櫻桃最有名。清興不辜諸酒伴，令人忘却異鄉情。謂張仲蓊、鮑匡溪、米舊山、方竹樓諸子。

滿林烟雨曙鴉啼，脈脈春流與岸齊。蝦菜半肩奴子荷，花枝一剪老夫擕。除煩苦茗煎新水，破暖輕衫染舊綈。最是老農閒不住，牆邊屋角韭爲畦。

滿塍新綠燕參差，正是秧鍼刺水時。陌上壺漿酬力作，田中么鼓唱盲辭。霂霖聖世唯霑塊，貓虎先型有賽祠。野老何知含哺樂，優游化日向來遲。

一江離思水潺潺，綠酒紅亭怨小蠻。芳草不曾遮遠道，浮雲只是負青山。繰絲無力春蠶老，繫臂何心綵縷閒。咫尺鄉園千里闊，大刀頭缺幾時還？

莽莽山城接水城，千年霸業尚縱橫。佛貍去後弛戎馬，侯景來時釀戰爭。君相南朝同燕幕，文章六代總蛙聲。衣冠禮樂吾朝盛，除卻蒐苗未點兵。

伍相祠高百尺樓，屯田遺墓也千秋。溪邊花落三春雨，江上潮來萬古愁。無主泥神常趁廟，失羣才子且低頭。畫船半破零星板，一棹殘陽寂寞遊。

踏遍芒鞋爲買山，誰家小閣樹中間？白雲封處門長閉，紅日高時夢未還。六代烟花銷妄念，揚州金粉付朱顏。惟餘一二漁樵侶，釣雨擔雲事未艱。

柏葉楓枝靜掩門，臥看霜雁碧天痕。一生去國魯司寇，萬古辭家佛世尊。策馬有心鞭已折，抄書無力眼全昏。而今說醒雖非醒，前此俱爲蝶夢魂。

和雅雨山人紅橋修禊 盧諱見曾

一線莎隄一葉舟，柳濃鶯脆恣淹留。雨晴芍藥彌江縣，水長秦淮似蔣州。薄倖春光容易老，遷延詩債幾時酬？使君高唱凌顏謝，獨立吳山頂上頭。

年來修禊讓今年，太液昆池在眼前。迴起樓臺迴水曲，直鋪金翠到山巔。花因露重留蝴蝶，笛怕春歸戀畫船。多謝西南新月挂，一鈎清影暗中圓。

十里亭池一水通，儼開銀鑰日華東。透迤碧草長楊道，靜悄朱簾上苑風。天淨有雲皆錦繡，樹深無雨亦溟濛。甘泉羽獵應須賦，雅什先排禊帖中。

草頭初日露華明，已有遊船歌板聲。詞客關河千里至，使君風度百年清。青山駿馬旌旗隊，翠袖香車繡畫城。十二紅樓都倚醉，夜歸疑聽景陽更。

再和盧雅雨四首

廣陵三日放輕舟，漸老春光尙小留。才子新詩高白傅，故園名酒載靑州。公山東人。花因近席枝偏亞，人有凭闌句未酬。隔岸湔裙諸女伴，一時欣望盡回頭。

莫以靑年笑老年，老懷豪宕倍從前。張筵賭酒還通夕，策馬登山直到巔。落日澄霞江外樹，鮮魚晚飯越中船。風光可樂須行樂，梅豆靑靑漸已圓。

別港朱橋面面通，畫船西去又還東。曲而又曲邗溝水，溫且微溫上巳風。放鴨洲邊烟漠漠，賣花聲裏雨濛濛。關心民瘼尤堪慰，麥隴青葱入望中。

新月微微一綫明，唧山低樹傍歌聲。烟橫碧落春星淡，露滿宮樓夜氣清。皁隸解吟箋上句，輿臺霑醉柳邊城。歸途莫漫頻吆喝，花漏東丁已二更。

後種菜歌 仍爲常公延齡作

菜葉青，霜雪零；菜葉落，桃李灼。別有寒暄只自知，骨頭不比松枝弱。轆轤牽斷銀瓶綆，塡瘖胭脂亡國井。畦乾蟲蠹葉如紗，蠹入孝陵牆上粉。碎麟殘虎暮松聲，掃葉塡沙隧道傾。年年寒食一盞飯，來享孤臣舊菜羹。

李御、于文濬、張賓鶴、王文治會飲

黃金避我竟如讎，湖海英雄不自由。今日一杯明日別，訂盟何得及沙鷗！

小古鏡爲同年金殿元作 諱德瑛

土花剝蝕蛟龍缺，秋水澄泓海月殘；料得君心如此鏡，玉堂高掛古清寒。

贈袁枚

室藏美婦鄰誇豔，君有奇才我不貧。

詞鈔

自序

燮詞不足存錄。蘭亭樓夫子謂燮詞好於詩，且付梓人，後來進益，不妨再更定。嗟乎！燮何進也？燮年三十至四十，氣盛而學勤，閱前作輒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覺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讀一過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淺，學殖日退，忘己醜而信前是，其無成斷斷矣！樓夫子是燮鄉試房師，得毋愛忘其醜乎？

陸種園先生諱震，邑中前輩。燮幼從之學詞，故刊刻二首，以見一斑。

爲文須千斟萬酌以求一是，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燮作詞四十年，屢改屢蹶者，不可勝數。今茲刻本，頗多仍舊，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備嘗而有獲者亦多矣。世間爲父師者，見其子弟之文疎鬆爽豁便喜，見其拗澀晦拙便憂。吾願少寛歲月以待之，必有屈曲達心、沉著痛快之妙。天下豈有速成而能好者乎？

少年游冶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辛蘇，老年淡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

詞鈔

漁家傲

王荆公新居

積雨新晴江日吐，小橋著水烟綿樹，茅屋數間誰是主？王介甫，而今曉得青苗誤。呂惠卿曹何足數，蘇東坡遇還相恕，千古文章根肺腑。長憶汝，蔣山山下南朝路。

蝶戀花

晚景

一片青山臨古渡，山外晴霞漠漠收殘雨；流水遠天波似乳，斷烟飛上斜陽去。徙倚高樓無一語，燕不歸來沒個商量處；鴉噪暮雲城堞古，月痕淡入黃昏霧。

漁父

本意

宿雨新晴江氣凉，濕烟初破柳絲黃。纔上巳，又淸明，桃花村店酒瓶香。漠漠海雲微漏日，茫茫春水漸盈塘。波澹蕩，燕低昂，小舟絲網曬魚梁。

浪淘沙

暮春

春氣晚來晴，天澹雲輕，小樓忽灑夜窗聲。臥聽蕭蕭還淅淅，濕了淸明。節序太無情，不肯留停，留春不住送春行。忘却羅衣都濕透，花下吹笙。

和洪覺範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風雨夜江寒，篷背聲喧，漁人穩臥客人歎。明日不知晴也未？紅蓼花殘。晨起望沙灘，

一片波瀾，亂流飛瀑洞庭寬。何處雨晴還是舊？只有君山。

山市晴嵐

雨淨又風恬，山翠新添，薰烝上接蔚藍天。惹得王孫芳草色，醞釀春田。朝景尚拖烟，日午澄鮮，小橋山店倍增妍。近到略無些色相，遠望依然。

漁村夕照

山迴暮雲遮，風緊寒鴉，漁舟個個泊江沙。江上酒旗飄不定，旗外烟霞。爛醉作生涯，醉夢清佳，船頭雞犬自成家。夜火秋星渾一片，隱躍蘆花。

烟寺晚鐘

日落萬山巔，一片雲烟，望中樓閣有無邊。惟有鐘聲攔不住，飛滿江天。秋水落秋泉，晝夜潺湲，梵王鐘好不多傳。除却晨昏三兩擊，悄悄無言。

遠浦歸帆

遠水淨無波，蘆荻花多，暮帆千疊傍山坡。望裏欲行還不動，紅日西矬。名利竟如何？

歲月蹉跎，幾番風淚幾晴和。愁水愁風愁不盡，總是南柯。

平沙落雁

秋水漾平沙，天末澄霞，雁行棲定又喧嘩。怕見洲邊燈火焰，怕近蘆花。是處網羅賒，何苦天涯，勸伊早早北還家。江上風光留不得，請問飛鴉。

洞庭秋月

誰買洞庭秋，黃鶴樓頭，槐花半老桂花稠。纔送斜陽西嶺去，月上簾鈎。漭漭大荒流，烟淨雲收，萬條銀線接天浮。不用畫船沽酒去，我自神遊。

江天暮雪

雪意滿瀟湘，天淡雲黃，梅花凍折老松僵。惟有酒家偏得意，帘旆飄揚。不待揭簾香，引動漁郎，蓑衣燎濕暖鍋傍。踏碎瓊瑤歸路遠，醉指銀塘。

種花

宿雨昨宵晴，今日還陰，小樓簾卷賣花聲。伏枕半酣猶未足，又是斜曛。晴雨總無憑，

誑殺愁人，種花聊慰客中情。結實成陰都未卜，眼下青青。

賀新郎

徐青藤草書一卷

墨瀋餘香膩，掃長箋狂花撲水，破雲堆嶺。雲盡花空無一物，蕩蕩銀河瀉影，又略點箕張鬼井。未敢披圖容易玩，撥烟霞直上嵩華頂，與帝座，呼相近。半生未掛朝衫領，狠秋風青衿剝去，禿頭光頸。只有文章書畫筆，無古無今獨逞，并無復自家門徑。拔取金刀眉目割，破頭顱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間病。

西村感舊

撫景傷飄泊，對西風懷人憶地，年年擔擱。最是江村讀書處，流水板橋籬落，遶一帶烟波杜若。密樹連雲藤蓋瓦，穿綠陰折入閒亭閣，一靜坐，思量着。今朝重踐山中約，畫牆邊朱門欹倒，名花寂寞。瓜圃豆棚虛點綴，衰草斜陽暮雀，村犬吠故人偏惡。只有青山還是舊，恐青山笑我今非昨，雙鬢減，壯心弱。

送顧萬峰之山東常使君幕

擲帽悲歌起，歎當年父母生我，懸弧射矢。半世銷沉兒女態，羈絆難踰鄉里。健羨爾蕭然攬轡，首路春風冰凍釋，泊馬頭浩淼黃河水，望不盡，洶洶勢。到看泰岱從天墜，矗空青千喦萬嶂，雲揉月洗。封禪碑銘今在否？鳥跡蟲魚怪異，爲我弔秦皇漢帝。夜半更須陵日觀，紫金毬湧出滄溟底，盡海內，奇觀矣。

獨有難忘者，寧不見慈親黑髮，於今雪灑。檢點裝囊針線密，老淚潺湲而瀉，知多少夢魂牽惹。不爲深情酬國士，肯孤踪獨騎天邊跨？遊子歎，關山夜。頗聞東道兼騷雅，最羨是峰巒十萬，青排脚下。此去唱酬官閣裏，酒在冰壺共把，須勗以仁風遍野。如此清時宜樹立，況魯鄒舊俗非難化，休沉溺，篇章也！

常君名建極，字近辰，旗下人。有登泰山絕頂詩云：『二三星斗胸前落，十萬峯巒脚底青。』又云：『烟霞歷亂迷齊魯，碑版零星倒漢唐。』皆警句也。

贈王一姐

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負背，幻作兒郎粧飾，小則小寸心

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問我索，畫眉筆。廿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存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

贈陳周京

咄汝陳生者，試問汝天南地北，遊踪徧也。十五年前廣陵道，馬上翩翩游冶，曾幾日髭鬚盈把。落拓東歸尋舊夢，剔寒燈絮盡淒涼夜，渾不似，無羈馬。君家先世丹青亞，令祖射闖賊中目。炳千秋淩烟褒鄂，雲臺耿賈。誰料關西將家子，亂草飄蓬四野，還一任雨淋霜打。莫向人前談往事，恐道傍屠販疑虛假，勉強去，粧聾啞。

有贈

舊作吳陵客，鎭日向小西湖上，臨流弄石。雨洗梨花風欲軟，已逗蝶蜂消息，却又被春寒微勒。聞道可人家不遠，轉畫橋西去蘿門碧，時聽見，高樓笛。緣慳覿面還相失，誰知向海雲深處，慇勤款惜。一夜尊前知己淚，背着短檠偸滴，又互把羅衫抆濕。相約明年春事早，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

落花

小立梅花下，問今年暖風未破，如何開也？不是花開偏怨早，總爲早開先謝，被斷雨零烟飄灑。粉蝶游蜂誰念舊，背殘枝飛過秋千架，只落得，蛛絲掛。　江南二月花擡價，有多少遊童陌上，春衫細馬。十里香車紅袖小，婉轉翠眉如畫，伴不解傍人覷咱。忽見柳花飛亂絮，念海棠春老誰能嫁？淚暗濕，香羅帕。

答小徒許樗存

十載名場困，走江湖盲風怪雨，孤舟破艇。江上蕭蕭黃葉寺，亂草荒烟滿徑，惹客子斜陽夢冷。檢點殘詩尋舊句，步空廊古殿琉璃影，一個字，吟難定。　書來慰勉慇勤甚，便道是前途萬里，風長浪穩。可曉金蓮紅燭賜，老了東坡兩鬢，最辜負朝雲一枕。擬買清風兼皓月，對歌兒舞女閑消悶，再休說，清華省。

述詩二首

詩法誰爲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生

澹永。聖哲奸雄兼曠逸，總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倫等。唐家李杜雙峯並，笑紛紛詩奴詩丐，詩魔詩鴆。王孟高標淸徹骨，未免規方略近，似顧步驊騮未騁。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笑過，昌黎頂。

經世文章要，陋諸家裁雲鏤月，標花寵草。縱使風流誇一世，不過閒中自了，那識得周情孔調？七月東山千古在，恁描摹瑣細民情妙，畫不出，豳風稿。文關國運猶其小，剖鴻濛淸寧厚薄，直通奧窔。寒暑陰陽多殄忒，筆底迴旋不少，莫認作書生談笑。回首少年游冶習，探碧雲紅豆相思料，深愧殺，杜陵老。

食瓜

五色嘉瓜美，問東陵故侯安在，圃園殘廢。多少金臺名利客，略啗腥羶滋味，便忘却田家甘旨。門徑薜蘿荒不剪，綠楊橋板斷空流水，總不作，抽身計。吾家家在烟波裏，繞秋城藕花蘆葉，渺然無際。底事欲歸歸不得，說是粗通作吏，聽此話令人慚恥。不但古賢吾不逮，看眼前何限賢勞輩，空日費，官倉米。

附：陸種園先生一首

弔史閣部墓

孤塚狐穿罅，對西風招魂剪紙，澆羹列鮓。野老爲言當日事，戰火連天相射，夜未半層城欲下。十萬橫磨刀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虹掛。　難禁恨淚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畫。欹仄路傍松與柏，日日行人繫馬，且一任樵蘇盡打。只有殘碑留漢字，細摩挲不識誰題者，一半是，荒苔藉。

青玉案

宦況

十年蓋破黃紬被，儘歷遍、官滋味。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粧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

菩薩蠻

留春

留春不住由春去，春歸畢竟歸何處？明歲早些來，烟花待剪裁。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

留秋

留春不住留秋住，籬菊叢叢霜下護。佳節入重陽，持螯切嫩薑。江上山無數，何處登高去？松徑小山頭，夕陽新酒樓。

宿千科柳

漁家泊在清淮口，西風稻熟千科柳。茅店掛新紅，酒旗青更濃。買酒將魚換，得酒船頭轉。岸上打場聲，漁歌水上清。

浣溪沙

少年

硯上花枝折得香，枕邊蝴蝶引來狂，打人紅豆好收藏。數鳥聲時癡卦算，借書攤處暗思量，隔牆聽喚小珠娘。

老兵

萬里金風病骨秋，箭瘢血漬隴西頭，戍樓閒補破羊裘。少壯愛傳京國信，老年只話故鄉愁，近來鄉思也悠悠。

隴雨蕭蕭隴草長，夕陽慘淡下邊牆，敵樓風起暮鴉翔。冊上有名還點隊，軍中無事不歸行，替人磨洗舊刀鎗。

沁園春

恨

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淒清。

落梅

小苑閒窗，細雨初晴，日射朱扉。正疎梅幾點，粉嬌紅姹；幽香滿徑，天澹雲微。莫打游蜂，還邀絳蝶，海燕今朝歸不歸？春如醉，甚東風惡劣，碎攪花飛。明知不怪風吹，奈不怨東風却怨誰？且落英細掃，藏諸硯匣；殘枝一剪，供在書帷。昨夜三更，燈昏月淡，鐵馬檐前說是非。全無謂，到飄零殘褪，妬甚光輝！

西湖夜月有懷揚州舊遊

飛鏡懸空，萬疊秋山，一片晴湖。望遠林燈火，乍明還滅；近隄人影，似有如無。馬上提壺，沙邊奏曲，芳草迷人臥莫扶。非無故，爲青春不再，著意蕭疎。十年夢破江都，奈夢裏繁華費掃除。更紅樓夜宴，千條絳蠟；綵船春泛，四座名姝。醉後高歌，狂來痛哭，我輩多情有是夫。今宵月，問江南江北，風景何如？

踏莎行

無題

中表姻親，詩文情愫，十年幼小嬌相護。不須燕子引入行，畫堂得到重重戶。顛倒思

量，朦朧刼數，藕絲不斷蓮心苦。分明一見怕銷魂，卻愁不到銷魂處。

荊州亭

江上

江雨蕭蕭漸大，悶倚篷窗一個。沽酒不曾來，借取鄰舟燈火。半擔六朝奇貨，千古暮雲江左；販賣是誰家？紫綬貂蟬八座。千里布帆無恙，萬里沙鷗來往。剗却暮山青，更覺溶溶漾漾。多少六朝閒賬，近日漁樵都忘；只是怨弘光，白晝金鑾選唱。

柳梢青

有贈

韻遠情親，眉梢有話，舌底生春。把酒相偎，勸還復勸，溫又重溫。柳條江上鮮新，有何限鶯兒喚人。鶯自多情，燕還多態，我只卿卿。

虞美人

無題

盈盈十五人兒小，慣是將人惱。撩他花下去圍棋，故意推他勁敵讓他欺。　而今春去花枝老，別館斜陽早。還將舊態作嬌癡，也要數番憐惜憶當時。

念奴嬌

金陵懷古十二首

石頭城

懸巖千尺，借歐刀吳斧，削成江郭。千里金城迴不盡，萬里洪濤噴薄。王濬樓船，旌麾直指，風利何曾泊。船頭列炬，等閒燒斷鐵索。　而今春去秋來，一江烟雨，萬點征鴻掠。叫盡六朝興廢事，叫斷孝陵殿閣。山色蒼涼，江流悍急，潮打空城脚。數聲漁笛，蘆花風起作作。

周瑜宅

周郎年少，正雄姿歷落，江東人傑。八十萬軍飛一炬，風卷灘前黃葉。樓艣雲崩，旌旗電掃，熛射江流血。咸陽三月，火光無此橫絕。想他豪竹哀絲，回頭顧曲，虎帳談兵歇。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別。吳蜀交疎，炎劉鼎沸，老魅成姦黠。至今遺恨，秦淮夜夜幽咽。

桃葉渡

橋低紅板，正秦淮水長，綠楊飄撇。管領春風陪舞燕，帶露含悽惜別。烟軟梨花，雨嬌寒食，芳草催時節。畫船簫鼓，歌聲繚繞空闊。究竟桃葉桃根，古今豈少，色藝稱雙絕。一縷紅絲偏繫左，閭閻幾多埋滅。假使夷光，苧蘿終老，誰道傾城哲。王郎一曲，千秋豔說江楫。

勞勞亭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線如絲無限恨，和雨和烟僝僽。江上征帆，尊前別

淚，眼底多情友。寸言不盡，斜陽脈脈淒瘦。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十件長輸九。跳盡猢猻粧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旌笳，街頭乞叫，一樣歸烏有。達將何樂，窮更不若株守。

莫愁湖

鴛鴦二字，是紅閨佳話，然乎否否？多少英雄兒女態，釀出禍胎冤藪。前殿金蓮，後庭玉樹，風雨催殘驟。盧家何幸，一歌一曲長久。卽今湖柳如烟，湖雲似夢，湖浪濃於酒。山下藤蘿飄翠帶，隔水殘霞舞袖。桃葉身微，莫愁家小，翻借詞人口。風流何罪，無榮無辱無咎。

長干里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綠楊陰裏。赭白青黃牆砌石，門映碧溪流水。細雨餳簫，斜陽牧笛，一徑穿桃李。風吹花落，落花風又吹起。更兼處處繅車，家家社燕，江介風光美。四月櫻桃紅滿市，雪片鰣魚刀鮆。淮水秋青，鍾山暮紫，老馬耕閒地。一丘一壑，吾將終老於此。

臺城

秋之爲氣，正一番風雨，一番蕭瑟。落日雞鳴山下路，爲問臺城舊跡。老蔓藏蛇，幽花濺血，壞堞零烟碧。有人牧馬，城頭吹起觱栗。當初麪代犧牲，食惟菜果，恪守沙門律。何事餓來翻掘鼠，雀卵攀巢而吸？再曰『荷荷』，趺跏竟逝，得亦何妨失。酸心硬語，英雄淚在胸臆。

胭脂井

轆轤轉轉，把繁華舊夢，轉歸何許？只有青山圍故國，黃葉西風菜圃。拾橡瑤階，打魚宮沼，薄暮人歸去。銅瓶百丈，哀音歷歷如訴。過江咫尺迷樓，宇文化及，便是韓擒虎。井底胭脂聯臂出，問爾蕭娘何處？淸夜遊詞，後庭花曲，唱徹江關女。詞場本色，帝王家數然否？

高座寺

暮雲明滅，望破樓隱隱，臥鐘殘院。院外青山千萬疊，階下流泉淸淺。鴉噪松廊，鼠翻經

匣，僧與孤雲遠。空梁蛇脫，舊巢無復歸燕。可憐六代興亡，生公寶誌，絕不關恩怨。手種菩提心劍戟，先墮釋迦輪轉。靑史譏彈，傳燈笑柄，枉作騎牆漢。恆沙無量，人間刼數自短。

孝陵

東南王氣，掃偏安舊習，江山整肅。老檜蒼松盤寢殿，夜夜蛟龍來宿。翁仲衣冠，獅麟頭角，靜鎖苔痕綠。斜陽斷碣，幾人繫馬而讀。聞說物換星移，神山風雨，夜半幽靈哭。不記當年開國日，元主泥人淚簇。蛋殼乾坤，丸泥世界，疾卷如風燭。老僧山畔，烹泉只取一掬。

方景兩先生祠

乾坤欹側，藉豪英幾輩，半空撑住。千古龍逢原不死，七竅比干肺腑。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爲艱苦。信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也知稷、契、臯、夔，閎、顚、散、适，嶽降維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路。十族全誅，皮囊萬段，魂魄雄而武。世間鼠輩，如何粧得老虎！

弘光

弘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徵歌選色。燕子啣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雲分咐，五更攔住紅日。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犬豕包巾幘。賣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興亡，人家成敗，運數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曹久已生出。

西江月

警世

細雨玲瓏葉底，春風澹蕩花心；夢中做夢最怡情，蝴蝶引人入勝。俗子幾登青史，英雄半在紅塵；酒懷豪淡臥旗亭，滿目蒼山暮影。

世事無端冷淡，老懷何處安排？美人頭上插新梅，昨日花枝不戴。粉蝶誇衣逕去，黃鶯吝舌先回；醉中丟我在塵埃，醒後也無瞅睬。

老子殘書破帽，兒孫綠酒紅裙；爭春不肯讓毫分，轉眼西風一陣。皓月當頭最樂，疾

雷破柱還驚；世間多少夢和醒，惹得黃粱飯冷。

唐多令

寄懷劉道士幷示酒家徐郎

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顫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　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

思歸

絕塞雁行天，東吳鴨嘴船，走詞場三十餘年。少不如人今老矣，雙白鬢，有誰憐？　官舍冷無烟，江南薄有田，買青山不用青錢。茅屋數間猶好在，秋水外，夕陽邊。

滿江紅

金陵懷古

淮水東頭，問夜月何時是了。空照徹飄零宮殿，淒涼華表。才子總緣杯酒誤，英雄只向棋

盤鬪。問幾家輸局幾家贏，都秋草。 流不斷，長江淼；拔不倒，鍾山峭。賸古碑荒塚，淡鴉殘照。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問孝陵松柏幾多存？年年少。

思家

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烟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紅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圓，櫻桃顆。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樓臥。有詩人某某，酒人個個。花徑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

招隱寺

轉過山頭，隱隱見松林一片。其中有佛樓斜角，紅牆半閃。雨後尋芳沙徑軟，道傍小飲村醪賤。聽石泉幽澗響琮琤，清而淺。 山門外，金泥匾；祇樹下，香塗殿。看幾朝營造，幾朝褒貶。七級浮圖空累積，一聲杜宇誰聽見？向禪扉合掌問宗風，斜陽遠。

田家四時苦樂歌 過橋新格

細雨輕雷，驚蟄後和風動土。正父老催人早作，東畬南圃。夜月荷鋤村犬吠，晨星叱犢

山沉霧。到五更驚起是荒雞，田家苦。　疎籬外，桃華灼；池塘上，楊絲弱。漸茅檐日煖，小姑衣薄。春韭滿園隨意剪，臘醅半甕邀人酌。喜白頭人醉白頭扶，田家樂。

麥浪翻風，又早是秧鍼半吐。看壠上鳴槔滑滑，傾銀潑乳。脫笠雨梳頭頂髮，耘苗汗滴禾根土。更養蠶忙殺采桑娘，田家苦。　風瀲瀲，搖新箬；聲淅淅，飄新籜。正青蒲水面，紅榴屋角。原上摘瓜童子笑，池邊濯足斜陽落。晚風前個個說荒唐，田家樂。

雲淡風高，送鴻雁一聲淒楚。最怕是打場天氣，秋陰秋雨。霜穗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例急于官，田家苦。　紫蟹熟，紅菱剝；桃桔響，村歌作。聽喧塡社鼓，漫山動郭。挾瑟靈巫傳吉兆，扶藜老子持康爵。祝年年多似此豐穰，田家樂。

老樹槎枒，撼四壁寒聲正怒。掃不盡牛溲滿地，糞渣當戶。茅舍日斜雲釀雪，長隄路斷風吹雨。儘村舂夜火到天明，田家苦。　草爲榻，蘆爲幕；土爲銼，瓢爲杓。砍松枝帶雪，烹葵煮藿。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

陸種園夫子一首

贈王正子

驀地逢君，且攜手罏邊細語。說蜀棧十年烽火，萬山鼙鼓。楓葉滿林愁客思，黃花徧地迷歸路。歎他鄉好景最無多，難常聚。　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孃，搖頭去。

玉女搖仙珮

寄呈愼郡王

紫瓊居士，天上神仙，來佐人間聖世。河獻徵書，楚元設醴，一種風流高致。論詩情字體，是王孟先驅，鍾張後起。豈屑屑丹青繪事，已壓倒董巨荆關數子。羨一騎翩翩，肯訪山中盤根仙李。（謂梅山李鍇。）我亦青玉燒燈，紅牙顧曲，醉臥瑤臺錦綺。一別朱門，六年山左，老作風塵俗吏。總折腰爲米，竟何曾小補民生國計。憑致書青鷹林邊，（李氏莊園。）紫瓊天上；詩文不是忙中事，舉頭遙望燕山翠。

有所感

綠楊深巷，人倚朱門，不是尋常模樣。旋浣春衫，薄梳雲鬢，韻致十分娟朗。向芳鄰潛訪，說自小青衣，人家厮養。又沒個憐香惜媚，落在煑鶴燒琴魔障。頓惹起閒愁，代他出脫千思萬想。究竟人謀空費，天意從來，不許名花擅長。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骯髒。且休論已往，試看予十載醋瓶齏盎。憑寄語雪中蘭蕙，春將不遠；人間留得嬌無恙，明珠未必終塵壤。

酷相思

本意

杏花深院紅如許，一線畫牆攔住。歎人間咫尺千山路，不見也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分明背地情千縷，揉□此處疑脫一字。惱從教訴。奈花間乍遇言辭阻，半句也何曾吐，一字也何曾吐！

太常引

聽噶將軍說邊外風景 諱爾璽

滿天星露壓長城，夜黑月初生；萬障馬嘶鳴，還夾雜風聲雁聲。紅霞乍起，朝光滿地，飛鳥立轅門；邊塞靜無塵，須檢點中原太平。

水龍吟

寄噶將軍歸化城

十年不見丰儀，鬢鬢應向邊庭老。李家部曲，程家刁斗，寬嚴兩到。瘦日偏多，淡雲無着，涼風易掃。想錦裘貂障，三更雪壓，燈未滅，鄉心照。近世文章草草，把書生盡情談笑。八股何益，六經猶在，如何推倒？柏舉興吳，鄢陵破楚，兵機最妙。寄東君滿腹韜鈐，盲左亦須尋討。

滿庭芳

贈郭方儀

白菜醃葅，紅鹽煮豆，儒家風味孤清。破瓶殘酒，亂插小桃英。莫負陽春十月，且竹西村落閒行。平山上，歲寒松柏，霜裏更青青。乘除天下事，圍碁一局，勝負難評。看金樽

檀板，豪輩縱橫。便是輸他一著，又何曾著著讓他贏！寒窗裏，烹茶掃雪，一椀讀書燈。

晚　景

秋水連天，寒鴉掠地，夕陽紅透疎籬。草枯霜勁，颯颯葉聲悲。幾點漁莊雁戶，爲風波釣艇都稀。關山遠，征人何處，九月未成衣。柴扉無一事，乾坤偌大，儘可容伊。但著書原錯，學劍全非。漫把絲桐遣興，怕有人戶外聞知。如相問，年來踪跡，采藥未曾歸。

贈歌兒

玉笛聲遲，琵琶索緩，幾回欲唱還停。撚花微笑，小立繡圍屛。待把金尊相勸，又推辭宿酒還醒。秋堂靜，露華悄悄，銀燭冷三更。輕輕喉一轉，未曾入破，響迸秋星。又低聲小疊，暗裊柔情。試問青春幾許，是莫愁未嫁芳齡。吾慚甚，髭黃鬢苦，未敢說消魂。

村　居

草綠如秧，秧青似草，碁盤畫出春田。雨濃桑重，鳩婦喚晴烟。江上斜橋古岸，掛酒旗林外翩翩。山城遠，斜陽鼓角，雉堞暮雲邊。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蠻天。喜歸來

故舊，情話依然。提起髫齡嬉戲，有鷗盟未冷前言。欣重見，攜男抱幼，姻婭好相聯。

瑞鶴仙

漁家

風波江上起，繫扁舟綠楊，紅杏村裏。羨漁孃風味，總不施脂粉，略加梳洗。野花插髻，便勝似寶釵香珥。乍呼郎撒網鳴榔，一櫂水天無際。美利，蒲筐包蟹，竹籠裝蝦，柳條穿鯉。市城不遠，朝日去，午歸矣。倂攜來一甕誰家美醞，人與沙鷗同醉。臥葦花一片茫茫，夕陽千里。

酒家

青旗江上酒，正細雨梨花，淸明前後。蝦螺雜魚藕，況泥頭舊甕，新開未久。淸醇可口，盡醉倒漁翁樵叟。向村墟歸路微茫，人與夕陽薰透。知否？世間窮達，葉底榮枯，卦中奇偶。何須計較，捧一醆，爲君壽。願先生一掃長安舊夢，來覓中山渴友。解金貂付與當壚，從今脫手。

山家

山深人跡少，漸石瘦松肥，雲癡鶴老。茅齋嵌幽島，有花枝旁出，蘿陰上罩。游魚了了，潭水徹澄清寂照。啖林中春筍秋梨，當得靈芝仙草。飄緲，五更日出，犬吠雲中，雞鳴天表。籬笆西角，星未盡，月猶皎。問何年定訪山中高士，闊領方袍大帽。也不須服食黃精，能閒便好。

田家

江天春雨後，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繡。平田大江口，喜潮來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綹綹，埂岸上撒麻種豆。放小橋曲港春船，布穀烟中楊柳。株守，最嫌吏擾，怕少官錢，惟知農友。匏尊瓦缶，村釀熟，拉鄰叟。每長吁稚女童孫長大，婚嫁也須成就。到冬來新婦家家，情親姑舅。

僧家

茅庵欹欲倒，倩老樹撐扶，白雲環繞。林深無客到，有澗底鳴泉，谷中幽鳥。清風來掃，

掃落葉盡歸爐竈。好閉門煨芋挑燈，燈盡芋香天曉。非矯，也親貴胄，也踏紅塵，終歸霞表。殘衫破衲，補不徹，縫不了。比世人少却幾莖頭髮，省得許多煩惱。向佛前燒炷香兒，閒眠一覺。

官宦家

笙歌雲外迴，正燭爛星明，花深夜永。朝霞樓閣冷，倘牡丹貪睡，鸚哥未醒。戟枝槐影，立多少金龜玉笏。霎時間霧散雲銷，門外雀羅張徑。猛省，燕啣春去，雁帶秋來，霜催雪緊。幾家寒凍，又逼出，梅花信。羨天公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鐫，終成畫餅。

帝王家

山河同敝屣，羨癈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乾坤重擔，兒孫挑起。千祀萬禩，淘多少英雄閒氣。到如今故紙紛紛，何恨秦頭楚尾。休倚，幾家宦寺，幾徧藩王，幾回戚里。東扶西倒，偏重處，成乖戾。待他年一片宮牆瓦礫，荷葉亂翻秋水。勝野人破舫斜陽，閒收菰米。


小


唱

道情十首

楓葉蘆花並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世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綑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兎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頹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袱巾；棕鞋布襪相廝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拏妖件件能，白雲紅葉歸山徑。聞說道懸巖結屋，却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黃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敎幾個小小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剪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棲鴉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邈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幷。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是曲作于雍正七年，屢抹屢更。至乾隆八年，乃付諸梓。刻者司徒文膏也。

按廣東省博物館所藏鄭燮《道情》手稿，其『開場白』和『結尾』與刻本不同，附此以供參考：

是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列位曉得這四句詩是那裏的？是秦王苻堅墓碑上的。那碑陰還有敕勒布歌。無非慨往古之興亡，歎人生之奄忽，淒淒切切，悲楚動人。那秦王苻堅也是一條好漢，只因不聽先臣王猛之言，南來伐晉，那曉得八公山草木皆兵，一敗而還，身死國滅，豈不可憐！豈不可笑！昨日板橋道人授我《道情十首》，倒也踢倒乾坤，掀翻世界，喚醒多少癡聾，打破幾場春夢。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將來歌唱一番，有何不可。

玉笛金簫良夜，紅樓翠館佳人，花枝鳥語漫爭春，轉眼西風一陣。滾滾大江東去，滔滔紅日西沉。世間多少夢和醒，惹得黃粱飯冷。你聽前面山頭上隱隱吹笛之聲，想是板橋道人來也。趁此月明風細，不免從他唱和追隨，不得久留談話。列位請了。

題畫

板橋題畫

竹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鼕鼕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篠亂牽衣；搖舟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胸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自爾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個道

理。

文與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梅道人云：『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皆詩意清絕，不獨以畫傳也。不獨以畫傳而畫益傳。燮既不能詩，又不能畫，然亦勉題數語：雷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篁旋剪裁；影落碧紗窗子上，便拈毫素寫將來。言盡意窮，有慚前哲。

與可畫竹，魯直不畫竹，然觀其書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有準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竹之清癯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書法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有疎密，竹更要疎密。此幅奉贈常君酉北。酉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入於書。燮又以書之關紐，透入於畫。吾兩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鈎染而出，枝間葉上，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略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尙不肯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於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

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

石濤畫竹，好野戰，略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燮爲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彷之。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於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氣候，僭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於石公亦云。

爲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籜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床。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秋聲，瑤窗弄風雨。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筍竹

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分付廚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

筍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廚爨剝春筠；此身願劈千絲篾，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瓶，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爲馬秋玉畫扇

縮寫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風。牆東便是行庵竹，長向君家學化工。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馬氏行庵也。

小院茅堂近郭門，科頭竟日擁山尊。夜來葉上蕭蕭雨，窗外新栽竹數根。燮常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作也。想前賢有此，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爲吾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懶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映竹水穿沙。』此非明證乎！渭川千畝，淇泉菉竹。西北且然，況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眞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閑步。潮去則涇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儵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於竹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癢癢。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儵戲相逐。展紙揮毫爲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肅肅。

爲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宇鷓鴣淚相逐。叢篁密篠遍抽新，碎剪春愁滿江綠。赤龍賣盡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莽塵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露滴蒼梧君，竹根竹節盤秋墳。巫娥亂入襄王夢，不值一錢爲賤雲。

蘭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蘭譜壓風騷。如何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

此是幽貞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烟霞。采樵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能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畫畢，微乾，用水噴噀，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茲化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爲，不知吾正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與筆之蘸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暮，皆有憔悴思歸之色。因移植於太湖石黃石之間，山之陰，石之縫，既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堂亦不惡也。來年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年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以詩曰：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烟霞。又云：山中蘭草亂如蓬，葉暖花酣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尚如此，況眞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上，極肥而勁。蓋山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覓復尋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一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半盆蘭蕊

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半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山腰乳箭尙含胎；畫工刻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盆蘭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獃；閱盡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畫盆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蘭花不合到山東，誰識幽芳動遠空？畫個盆兒

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峯。後被好事者攫去，楊甚惱之。又十餘年，余過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畫一幅補之。既題前作，又繫一詩曰：相思無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爲道老夫重展筆，依然蘭子又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鳥，啣出相思二月天。

嶠壁蘭

峭壁一千尺，蘭花在空碧；下有采樵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丈予告歸鄉 諱勷，字子未，號峩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老倍鮮妍；而今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此雍正三年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十一子，孫曾林立，並見玄孫。復出是圖索題，又書二十八字：載得盆蘭返故鄉，天家雨露鬱蒼蒼；今朝滿把蘭芽茁，又喜山中氣候長。

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反摧殘；不如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

爲侶松上人畫荊棘蘭花

不容荊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誰插晶瓶一箭蘭？好似楊妃新浴罷，薄羅裙繫怯君看。

叢蘭棘刺圖

東坡畫蘭，長帶荊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荊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啄之，熊、虎、豺、麝、兔、狐之屬將嚙之，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爲之護撼，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蒺角、鹿角、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皆蘭棘相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幷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悲

耳！以無棘刺故也。

爲妻眞人畫蘭

銀鴨金猊暖碧紗，瑤臺硯墨帶烟霞；一揮滿幅蘭芽茁，當得君家頊刻花。

石

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縐、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爲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燮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子朱青雷索余畫不得，卽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耀耀皆成文也，謂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章，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横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塊、有欹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大包小，小包大，搆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文章妙天下，余未有以學之，寫二石奉寄。一細皴，一亂皴，不知髣髴公文之似否？

眉山古道，不肯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也。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南李鱓復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尚可轉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縣，畫畢尚有餘墨，遂塗於縣壁，作臥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臥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爲吏之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爲不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傅，雖位極人臣，無居正當陽之理。今特作爲偏側之勢，且繫以詩曰：一卷柱石欲擎天，體自尊崇勢自偏；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

老骨蒼寒起厚坤，巍然直擬泰山尊；千秋縱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

頑然一塊石，臥此苔階碧；雨露亦不知，霜雪亦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但問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

復堂李鱓，老畫師也。爲蔣南沙、高鐵嶺弟子，花卉翎羽蟲魚皆妙絶，尤工蘭竹。然燮畫蘭竹，絶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靳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駡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笑而聽之。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絶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對芳蘭，啜苦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於疏籬仄徑之間；俗客不來，良朋輒至，亦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

也。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茸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尙，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燮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燮亦有倔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學之哉！昔人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鬥，或觀夏雲，得箇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規傚法者！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告之，人將啓之，物將發之。不奮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

幾枝修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飄遠在碧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山。畫工老興未全刪，筆也清閒，墨也斕斑。借君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關，字裏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為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癭瓢、與燮為三老人；丹徒李御蘿邨、王文治夢樓、燕京于文濬石鄉、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為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為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座上以綿莊為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

韜光庵為松岳上人作畫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珠幾箭蘭，新篁葉葉翠琅玕；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寒。

亂蘭亂竹亂石與汪希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

畫菊與某官留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踽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菊，歸去秋風耐歲寒。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够；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一片綠陰如洗，護竹何勞荊杞？仍將竹作笆籬，求人不如求己。

出紙一竿

畫工何事好離奇，一幹掀天去不知；若使循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竹石

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卽竹石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卽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對此畫，搆此境，何難斂之則退藏於密，亦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个，能作一筆石，而石之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山人之高弟子也。燮偶一學之，一晨得十二幅，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在平時打點，閒中試弄，非可率意爲也。石中亦須作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八畹蘭

九畹蘭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世間萬事何時足，留取栽培待後賢。

補遺

補遺

序跋碑記

揚州竹枝詞序

秋雲再削，瘦漏如文；春凍重雕，玲瓏似筆。挾荆軻之匕首，血濡縷而皆亡；燃溫嶠之靈犀，怪無微而不照。招尤惹謗，割舌奚辭；識曲憐才，焚香恨晚。蓋廣陵風俗之變，愈出愈奇；而董子調侃之文，如銘如偈也。更有失路名流，拋家蕩子，黄冠緇素，皁隸屠沽，例得載於詩篇，并且標其名目。譬夫釀家紀叟，靑蓮動問於黄泉；樂部龜年，杜甫傷心於江上。琵琶商婦，白老歌行；石鼎軒轅，昌黎序次。修翎已失，猶憐好鳥之音；碧葉雖凋，忍棄名花之本。酒情跳盪，市上呼騶；詩興顚狂，墳頭拉鬼。於嬉笑怒駡之中，具蕭灑風流之致。身輕似葉，原不藉乎縉紳；眼大如箕，又何知夫錢虜。乾隆五年九月朔日，楚陽板橋居士鄭燮題。

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跋

紫瓊崖主人者，聖祖仁皇帝之子、世宗憲皇帝之弟、今上之叔父也。其胸中無一點富貴氣，故筆下無一點塵埃氣。專與山林隱逸、破屋寒儒爭一篇一句一字之短長，是其虛心善下處，卽是其辣手不肯讓人處。

學問二字，須要拆開看。學是學，問是問。今人有學而無問，雖讀書萬卷，只是一條鈍漢爾。瓊崖主人讀書好問，一問不得，不妨再三問，問一人不得，不妨問數十人，要使疑竇釋然，精理迸露。故其落筆晶明洞徹，如觀火觀水也。

善讀書者曰攻、曰掃。攻則直透重圍，掃則了無一物。紫瓊道人深得讀書三昧，便有一種不可羈勒之處。試讀其詩，如岳鵬舉用兵，隨方布陣，緣地結營，不必武侯八陣圖矣。

曰清、曰輕、曰新、曰馨。偶然得句，未及寫出，旋又失之，雖百思之不能續也。又有成局已搆，及援筆興來，絕非□□，若有神助者。主人深於此道，兩種境地，集中皆有。

一獸奔來萬衆呼，是大景；氈幃戲插路傍花，是小景。偶然得之，便爾成趣。

五經、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讀，便是駃子；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詩人，家家都學，便是蠢才。紫瓊道人讀書精而不騖博，詩則自寫性情，不拘一格，有何古人，何況今人！

主人深居獨坐，寂若無人，輒於此中領會微妙。無論聲色子女不得近前，即談詩論文之士亦不得入室。蓋譚詩論文，有粗鄙熟爛者，有旁門外道者，有泥古至死不悟者，最足損人神智，反不如獨居寂坐之謂領會也。

紫瓊道人□□□□□淵默自涵，一旦心花怒發，便如太華峯頭十丈蓮矣。

他人作詩何其易，主人作詩何其難？千古通人，總是此箇難字。他人檢閱舊詩輒便得意，主人檢閱舊稿輒不自安；即此不自安處，所謂前途萬里長也。

問瓊崖之詩已造其極乎？曰：未也。主人之年纔三十有二，此正其勇猛精進之時。今所刻詩，乃前矛，非中權，非後勁也。執此爲陶謝復生，李杜再作，是諂諛之至，則吾豈敢！

英偉俊拔之氣，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韋□□；□□清遠之態，似王摩詰；

沉□□□□□，似杜少陵、韓退之。種種境地，已具有古人骨幹。不數年間，登其堂、入其室、探其鑰、發其藏矣。

主人有三絕：曰畫、曰詩、曰字。世人皆謂詩高於畫，燮獨謂畫高於詩，詩高於字。蓋詩、字之妙，如不雲之月，帶露之花。百歲老人，三尺童子，無不愛玩。至其畫，則荒河亂石，盲風怪雨，驚雷掣電，吾不知之，主人亦不自知也。世人讀其詩，更讀其畫，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此題後也，若作敍，則非燮之所敢當矣。故段段落落，隨手寫來，以見不敢爲序之意。

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板橋鄭燮謹頓首頓首。

——上海圖書館藏刊本

板橋自敘

板橋居士，姓鄭氏，名燮，揚州興化人。興化有三鄭氏，其一爲『鐵鄭』，其一爲『糖鄭』，其一爲『板橋鄭』。居士自喜其名，故天下咸稱爲鄭板橋云。板橋外王父汪氏，名翊文，奇才博學，隱居不仕。生女一人，端嚴聰慧特絕，即板橋之母也。板橋文學性分，得

外家氣居多。父立庵先生，以文章品行爲士先。教授生徒數百輩，皆成就。板橋幼隨其父學，無他師也。幼時殊無異人處，少長，雖長大，貌寢陋，人咸易之。又好大言，自負太過，漫駡無擇。諸先輩皆側目，戒勿與往來。然讀書能自刻苦，自憤激，自豎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淺入深，由卑及高，由邇達遠，以赴古人之奧區，以自暢其性情才力之所不盡。人咸謂板橋讀書善記，不知非善記，乃善誦耳。板橋每讀一書，必千百遍。舟中、馬上、被底，或當食忘匕筯，或對客不聽其語，並自忘其所語，皆記書默誦也。書有弗記者乎？

平生不治經學，愛讀史書以及詩文詞集，傳奇說簿之類，靡不覽究。有時說經，亦愛其斑駁陸離，五色炫爛。以文章之法論經，非六經本根也。

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餘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然自知老且醜，此輩利吾金幣來耳。有一言干與外政，即叱去之，未嘗爲所迷惑。好山水，未能遠跡；其所經歷，亦不盡遊趣。乾隆十三年，大駕東巡，燮爲書畫史，治頓所，臥泰山絕頂四十餘日，亦足豪矣。

所刻詩鈔、詞鈔、道情十首、與舍弟書十六通，行於世。善書法，自號『六分半書』。又以餘閒作爲蘭竹，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騷人詞伯、山中老僧、黃冠鍊客，得其一片紙、

隻字書，皆珍惜藏庋。然板橋從不借諸人以爲名。惟同邑李鱓復堂相友善。復堂起家孝廉，以畫事爲內廷供奉。康熙朝，名噪京師及江淮湖海，無不望慕歎羨。是時板橋方應童子試，無所知名。後二十年，以詩詞文字與之比並齊聲。索畫者，必曰復堂；索詩字文者，必曰板橋。且愧且幸，得與前賢埒也。李以滕縣令罷去。板橋康熙秀才，雍正壬子舉人，乾隆丙辰進士。初爲范縣令，繼調濰縣。乾隆己巳，時年五十有七。

板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於聖賢，文必切於日用。或有自云高古而幾唐宋者，板橋輒呵惡之，曰：『吾文若傳，便是清詩清文；若不傳，將並不能爲清詩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明清兩朝，以制藝取士，雖有奇才異能，必從此出，乃爲正途。其理愈求而愈精，其法愈求而愈密。鞭心入微，才力與學力俱無可恃，庶幾彈丸脫手時乎？若漫不經心，置身甲乙榜之外，輒曰：『我是古學』，天下人未必許之，只合自許而已。老不得志，仰借於人，有何得意？

賈、董、匡、劉之作，引繩墨，切事情。至若韓信登壇之對，孔明隆中之語，則又切之切者也。理學之執持綱紀，只合閒時用着，忙時用不着。板橋十六通家書，絕不談天說地，而日用家常，頗有言近指遠之處。

板橋非閉戶讀書者，長遊於古松、荒寺、平沙、遠水、峭壁、墟墓之間。然無之非讀書也。求精求當，當則粗者皆精；不當則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板橋又記，時年已五十八矣。

——楊蔭溥藏墨跡

文昌祠記

文云乎哉！行云乎哉！神云乎哉！修其文，懿其行，祀其神，斯得之矣。濰城東南角，舊有文昌帝君祠，竦峙孤特，翹然爲青龍昂首，闔邑之文風賴焉。乾隆年來，日就頹壞。今若不葺修，將來必致一磚、一瓦、一木、一石而無之矣。諸紳士慨然捐助，以復舊觀，並覓一妥貼精幹之人，以爲朝夕香火、塵埃草蔓掃除之用；誠盛舉亦要務也。既已妥侑帝君在天之靈，便當修吾文、懿吾行，以付帝君司掌文衡之意。昔人云：拜此人須學此人，休得要混賬踏了頭去也。心何爲閟塞而肥？文何爲通套而陋？行何爲修飾而欺？又何爲汲利而肆？帝君其許我乎！濰邑諸紳士，皆修文潔行而後致力以祀神者，自不與齷齪輩相比數。本縣甚嘉此舉，故愛之望之，而亦諄切以警之，是爲民父母之心也。

乾隆十五年，歲在庚午二月初十日，吉苑花繁之際。

——石刻拓本

城隍廟碑記

乾隆十七年歲在橫艾涒灘、月在蕤賓，知濰縣事板橋鄭燮撰幷書。

一角四足而毛者爲麟，兩翼兩足而文采者爲鳳，無足而以齟齬行者爲蛇，上下震電，風霆雲雷，有足而無所可用者爲龍，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襲也。故仰而視之，蒼然者天也；俯而臨之，塊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讓而能禮者，人也。豈有蒼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自周公以來，稱爲上帝，而俗世又呼爲玉皇。於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執玉而人之；而又寫之以金，範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從之以妙齡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將。天下後世，遂裒裒然從而人之，儼在其上，儼在其左右矣。至如府州縣邑皆有城，如環無端，齒齒齧齧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湯湯汩汩者是也。又何必烏紗袍笏而人之乎？而四海之大，九州之衆，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禍福之權，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兩廊森肅，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

刀花、劍樹、銅蛇、鐵狗、黑風、蒸鑊以懼之。而人亦㚇㚇然從而懼之矣。非惟人懼之，吾亦懼之。每至殿庭之後，寢宮之前，其窗陰陰，其風吸吸，吾亦毛髮豎慄，狀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設教不虛也。子產曰：『凡此所以爲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乎！然乎！濰邑城隍廟在縣治西，頗整翼。十四年大雨，兩廊壞，東廊更甚，見而傷之。謀葺新於諸紳士，咸曰：『俞。』爰是重新兩廊，高於舊者三尺。其殿廈、寢室、神像、鼓鐘筍虡，以堅以煥，而於大門之外，新立演劇樓居一所。費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豈有神而好戲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則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詩云：『琴瑟擊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愛琴瑟，誰則聞知？不過因人心之報稱，以致其重疊愛媚於爾大神爾。今城隍旣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娛之哉！況金元院本，演古勸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歡喜悲號，其有功於世不少。至於鄙俚之私，情慾之昵，直可置弗復論耳。則演劇之樓，亦不爲多事也。總之，虙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當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風雷、山川、河嶽、社稷、城隍、中霤、井竈，神而不人者也，不當以人道祀之。然自古聖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繭栗握尺之牛，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璉簠簋之華，天地神祇豈嘗食之飲之

驅之御之哉？蓋在天之聲色臭味不可髣髴，姑就人心之慕願，以致其崇極云爾。若是則城隍廟碑記之作，非爲一鄉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禮意矣。董其事者，州同知陳尙志、田廷琳、譚信、郭耀章，諸生陳翠，監生王爾傑、譚宏。其餘鐲貲助費者甚夥，俟他日摹勒碑陰，壽諸永久，愚亦未敢惜筆墨焉。

——石刻拓本

跋西疇詩稿

其氣深矣，其養邃矣。以香山溫逸之筆，烹鍊而入於王孟。觀其柬馬半槎及崇川諸作，皆布帛菽粟之文，自然高淡，讀之反覆想見其人。板橋弟鄭燮拜手。

——揚州李梅閣藏墨跡

四子書眞蹟序

板橋生平最不喜人過目不忘，而四書五經自家又未嘗時刻而稍忘；無他，當忘者不容不忘，不當忘者不容不忘耳。戊申之春，讀書天寧寺，呫嗶之暇，戲同陸、徐諸硯友賽經□生熟。市坊間印格，日默三五紙，或一二紙，或七、八、十餘紙；或興之所至，間可三

二十紙。不兩月而竣工。雖字有眞草訛滅之不齊，而語句之間，實無毫釐錯謬。固誦讀之勤，亦刻苦之驗也。

孔夫子删書，聖也；秦始皇燒書，暴也。則非始皇與孔子，前人著作，不得妄加芟除矣。近見有腐儒老傖，以全禮不便幼學，甚且不便兩闈，簡而爲禮註，又簡而爲提要，爲心典，殊可痛恨。夫使禮果可删，前人亦何必著之爲經？既已著之爲經，吾人復從而删之，不幾欲法孔子而師始皇乎？可乎，不可乎？而要之亦無足深怪。此老傖腐儒之見，亦僅爲不便幼學，不便兩闈。夫不便幼學，則其見不出乎小兒；不便兩闈，則其見不過望着中舉、中進士，做個小官，弄幾個錢養活老婆兒女。以言夫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處而正心誠意，出而致君澤民，其義固茫乎莫辨也。而必沾沾焉與之論可删不可删，亦何異饋聾以聲，諭瞽以色！

黃涪翁有杜詩抄本，趙松雪有左傳抄本，皆爲當時欣慕，後人珍藏，至有爭之而致訟者。板橋既無涪翁之勁拔，又鄙松雪之滑熟，徒矜奇異，創爲眞隸相參之法，而雜以行草，究之師心自用，無足觀也。博雅之士，幸仍重之以經，而書法之優劣，萬不必計。

——鄭板橋四子書眞蹟影印本

跋王李四賢手卷

物不舊則火氣逼人。古人之佳詩佳書，裝潢於數十年之後，其紙皆有古色，書法詩意，更復杳然藐然也。王李四賢，爲吾邑詩字文章弁冕，當數十世寶貴之。乾隆丙子，後學鄭燮題。

——揚州李梅閣藏墨跡

書贈織文世兄

織文世兄，別去二十餘年。余在山左，常念念；君在江南，亦常想至吾山左。雖不果厥志，而兩心相思，無一刻忘也。乾隆丁丑，來高郵，方圖買舟過訪，而織文已蕩槳而至，叩余寓齋。邀歸村落，流連數十日，以償廿年飢渴。織文極能詩，而謬愛拙作，輒能誦數十篇。不辭老醜，更錄近草十數紙，爲屏風帖以請教。昔太宗屏風摘古人嘉言懿行，而余自寫其詩詞，無知自大，眞有愧古人，亦曰從主人之意耳。書畢繫以詩：杭州只有金農好，宦海長從李鱓游；每到高山奇絕處，思君同倚樹邊樓。板橋老人鄭燮。

——揚州博物館藏墨跡

板橋潤格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爲賴賬。年老體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板橋鄭燮。

——石刻拓本

自在庵記

興化無山，其間菜畦瓜圃，雁戶漁莊，頗得畫家平遠之意。一村一落，必有茅庵精舍，爲高僧隱流焚修棲息之所。而平望莊自在庵之建，不盡爲此也。庵始於邑侯張公蔚生，廉明慈惠，念水鄉窮民棺骨無葬地，於城北九里平望東偏買地爲義冢，凡一十二畝三分。卽於是莊建佛殿，招僧爲住持；固以奉佛，實以修護窮民之冢也。張公去後，佛舍荒，冢地蕩，過者傷之。慧圓上人毅然以重修爲己任，衆亦敬其素操，翕然從之。爰造梵

宇二十二間。張公置田五十二畝，慧遠置四十畝，曉達置十畝，計田一百二畝。而曉達之師、慧圓之徒祥元者，雖未有所創造，乾隆中疊遭水災七八載，祥元竭力支持，使此庵不廢，則其功亦不可不書也。山田足供僧衆，而自在庵永不廢矣。有庵有僧，耕漁之暇，持一畚一鍤以修冢，而枯骨於茲有托矣。佛舍修、枯骨聚，而張公仁民愛物之心，傳於千古矣。凡庵有興有廢，而是庵澤及枯骨，深得佛理，當久而弗替也。

——興化縣志卷一

板橋自序

板橋居士讀書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運多，徒多徒爛耳。少陵七律、五律、七古、五古、排律皆絕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橋無不細讀，而尤愛七古，蓋其性之所嗜，偏重在此。曹將軍丹青引、渼陂行、瘦馬行、兵車行、哀王孫、洗兵馬、縛雞行、贈畢四曜，此其最者；其餘不過三四十首，幷前後打魚歌，盡在其中矣。是左傳、是史記，似莊子、離騷，而六朝香豔，亦時用之以爲奴隸。大哉杜詩，其無所不包括乎！

七律詩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皆由此而推之；五律詩秦州雜詩二十

首、詠物三十餘首、達行在所三首，皆由此而推之；五言古詩前後出塞、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北征、彭衙行，以及排律之經昭陵、重經昭陵、別嚴賈二閣老、別高岑，皆由此而推之。立志不分，乃凝於神。

板橋平生無不知己，無一知己。其詩文字畫每爲人愛，求索無休時，略不遂意，則怫然而去。故今日好，爲弟兄，明日便成陌路。

紫瓊崖主人極愛惜板橋，嘗折簡相招，自作駢體五百字以通意，使易十六祖式、傅雯凱亭持以來。至則袒而割肉以相奉，且曰：『昔太白御手調羹，今板橋親王割肉，後先之際，何多讓焉！』

板橋遊歷山水雖不多，亦不少；讀書雖不多，亦不少；結交天下通人名士雖不多，亦不少。初極貧，後亦稍稍富貴；富貴後亦稍稍貧。故其詩文中無所不有。

陋軒詩最善說窮苦，惜其山水不多，接交不廣，華貴一無所有。所謂一家言，未可爲天下才也。板橋詩如七歌，如孤兒行，如姑惡，如逃荒行、還家行，試取以與陋軒同讀，或亦不甚相讓；其他山水、禽魚、城郭、宮室、人物之茂美，亦頗有自鑄偉詞者。而又有長短句及家書，皆世所膾炙，待百年而論定，正不知鹿死誰手。

乾隆庚辰，鄭燮克柔甫自敘於汪氏之文園，與劉柳邨册子合觀之，亦足以知其梗概。歎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是天地萬物之事。雖聖帝明王在上，無所可憂，而往古來今，何一不在胸次？歎老嗟卑，迷花顧曲，偶一寓意可耳，何諄諄也！燮又記。

——徐平羽藏墨跡

書札

與焦五斗書

早間遣奴子送墨蘭一幅，想已呈覽，乞爲教正。不過糊牆黏壁之物，未足入高人賞鑑也。汪錫三兄家開弔，弟爲治賓，仍須白裏外褂。去年所借宫紬袷套，祈發來手，用後即趙上。待雪晴後更當謀一聚之歡也。弟板橋鄭燮頓首五斗老長兄前。慶餘。

——上海圖書館藏墨跡

與紫瓊崖主人書

紫瓊崖主人殿下：

拜別後，無日不想望風裁，蒙詩中見憶，固知吾王之意眷眷也。詩刻想已獻納，不盡區區。范縣令鄭燮謹頓首。

——國朝名人尺牘卷二十

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學者當自樹其幟。凡米鹽舩算之事，聽氣候於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於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躞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爲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眞不可復述矣。賢昆玉悄然閉戶，寂若無人，而嶽嶽蕩蕩，如海如山，令人莫可窮測。嗟呼，其可貴也！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六朝靡麗，徐、庾、江、鮑、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諧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撚斷黃鬚，翻空二酉。究何與於聖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凡所謂錦繡

才子者，皆天下之廢物也，而況未必錦繡者乎！此眞所謂勞而無謂者矣。且夫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云爾哉？將以開心明理，內有養而外有濟也。得志則加之於民，不得志則獨善其身；亦可以化鄉黨而教訓子弟。切不可趨風氣，如揚州人學京師穿衣戴帽，纔趕得上，他又變了。何如聖賢精義，先輩文章，萬世不祧也。賢昆玉果能自樹其幟，久而不衰，燮雖不肖，亦將戴軍勞帽，穿勇字背心，執水火棍棒，奔走効力於大纛之下。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曹氏父子，蕭家骨肉，一門之內，大小殊軌。曹之丕、植，蕭之統、繹，皆有公子秀才氣，小乘也。老瞞短歌行，蕭衍河中之水歌，勃勃有英氣，大乘也。彼雖毒蛇惡獸，要不同於蟋蟀之鳴，蛺蝶之舞；而況麒麟鸞鳳之翔，化雨和風之洽乎！司馬相如，大乘也，而入於小乘，以其逞詞華而媚合也。李義山，小乘也，而歸於大乘，如重有感、隨師東、登安定城樓、哭劉蕡、痛甘露之類，皆有人心世道之憂，而韓碑一篇，尤足以出奇而制勝。青蓮多放逸，而不切事情。飛卿歎老嗟卑，又好爲豔冶蕩逸之調，雖李、杜齊名，溫、李合噪，未可並也。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燮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淨，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周美成爲正生，南唐後主爲小生，世人愛小生定過於愛正生矣。蔣竹山、劉改之是絕妙副末，草窗貼旦，白石貼生。不知

公謂然否？板橋弟鄭燮頓首賓谷七哥、禹九九哥二長兄文几。乾隆戊辰九日，濰縣頓首。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與丹翁書

昨有人傳老兄息辭數語，不知的否？細味之，眞非大筆不能也。冒濫領賑，當途所最忌。乃云：寫賑時原有七口，後一女出嫁，一僕在逃，只剩五口；在首者旣非無因，而領者原非虛冒。宜州尊見之而賞心，板橋聞之而擊節也。此等辭令，固非庸手所能，亦非狠手所辦，眞是解連環妙手。夫妙則何可方物乎？千古好文章，只是卽景卽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經斷律，稱爲辣手也。吾安能求之天下如老長兄者，日與之談文章祕妙，經史神髓乎？眞可以消長夏度寒宵矣。

令公子病，甚爲憂心。只宜閒靜，(少)出門爲妙。令愛君歸寧，弟無物堪贈，他日當作書畫一兩通表意耳。來銀二金收訖。畫三幅與令姪，並照入，遂不復另啓也。

言溥兄書來八金九串，畫一張、聯一副，代書舊聯，承老長兄推轂，謝復何言。板橋弟鄭燮頓首丹翁世長兄先生尊前。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詩

教館詩

教館本來是下流，傍人門戶渡春秋。半飢半飽淸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冤仇。而今幸得青雲步，遮却當年一半羞。

贈梅鑑和尚

十年不見亦如斯，逐日相從了不奇。挑菜舊籃猶掛壁，種花新隴欲通池。風霜漸逼情縫衲，楮墨重尋但索詩。此別無多應會面，雪花飄落馬頭時。

此雍正十一年重九日奉別梅鑑和尚之作，時結交已十餘載。

——任乃賡著鄭板橋年譜

爲顧世永代弟買妾事手書七律一首

一夜花枝泣別離，東風無復訂佳期。櫻桃熟後憑人摘，梅子酸時只自知。何幸荆釵完夙契，免教破鏡惹相思。人間處處風波在，莫打鴛鴦與鷺鷥。

德遠老親臺老年翁爲其弟世美買妾，旣成價矣，聞其有夫，卽還之，不責其値，且贈以金。此義擧也。中尊汪夫子旣旌其盧，復歌詠其事。燮不揣固陋，賦詩謹和。時雍正十二年七月九日也。

——任乃賡著鄭板橋年譜

揚州福國和尚至范賦二詩贈行

不向空山臥寂寥，紅塵堆裏刹竿招。宰官風雨朝停泊，艇子驚呼夜聽潮。眼底浮雲眞幻化，杖頭芒屩自迢遙。懸知法雨無邊際，洗盡鉛華廿四橋。

范城小縣無人到，忽漫袈裟暮叩門。一盞寒鐙供佛火，數椽茅茨卽山村。支持祖德留淸白，冷落鄉園愧弟昆。本分鉗鎚公透脫，更何了悟教諸孫。

——乾隆廿一年曹州府志

贈范縣舊胥

范縣民情有古風，一團和藹又包容；老夫去後相思切，但望人安與歲豐。

舊胥來索書，爲作十紙，此其末幅也。感而賦詩，不覺出涕。罷官後，當移家於范，

約爲兄弟婚姻。板橋鄭燮。

——濰坊市圖書館藏墨跡

贈鍾啟明并留別 乾隆壬申十二月

一堂五世古今稀，父祖曾高子姓依。漫道在官無好處，須知積德有光輝。

——支那墨蹟大成第八卷

濰縣竹枝詞

三更燈火不曾收，玉膾金虀滿市樓。雲外清歌花外笛，濰州原是小蘇州。

鬥雞走狗自年年，只愛風流不愛錢。博進已賒三十萬，青樓猶伴美人眠。

美人家處綠楊橋，樹裏春風酒旆招。一自香銷怨南國，杏花零落馬蹄遙。

四面山光樹木深，良田美產貴千金。呼盧一夜燒紅蠟，割盡膏腴不掛心。

豪家風氣好栽花，洋菊洋桃信口誇。昨夜膠州新送到，一盆紅豔寶珠茶。

大魚買去送財東，巨口銀鱗曉市空。更有諸城來美味，西施舌進玉盤中。

小閣桐陰日影斜，晚風吹放茉莉花。衣裳盡道南中好，細葛香羅萬字紗。

翠袖湘裙小婢扶，時興打扮學姑蘇。村中婦女來相耀，亂戴銀冠釘假珠。

幾家活計賣青山，石塊堆來錦繡斑。薄暮回車人半醉，亂鴉聲裏唱歌還。

水流曲曲樹重重，樹裏春山一兩峯。茅屋深藏人不見，數聲雞犬夕陽中。

集散人歸掩市門，市樓燈火定黃昏。白狼河水無情甚，不肯停留盡夜奔。

兩行官樹一條堤，東自登萊達濟西。若論五都兼百貨，自然濰縣甲青齊。

連雲甲第尚書府，帶宅園林太守家。是處池塘秋水闊，紅荷花間白荷花。

蒼松十里郭西頭，繫馬松根上酒樓。天外暮霞紅不盡，秋山浮翠是青州。

北窪深處好拏魚，淡蕩春風二月初。河水盡開冰盡化，家家網罟曝村墟。

秋風荻葦路灣環，釣叟潛藏亂草間。忽漫鷺鷥驚起去，一痕青雪上西山。

淺草平沙秋氣高，青光不動海光搖。忽騰一騎鑾鈴響，繡箭前坡落皂雕。

射罷黃羊獵罷山，雕弓掛在老松間。帳中裊裊聞吹笛，新買吳姬號小蠻。

城上春雲拂畫樓，城邊春水泊天流。昨宵雨過千山碧，亂落桃花出澗溝。

迎婚娶婦好張羅，彩轎紅燈錦繡拖。鼓樂兩行相疊奏，漫騰騰響小雲鑼。

席棚高揭遠招魂，親戚朋交拜墓門。牢醴漫誇今日備，逮存曾否薦雞豚？

醃猪滴血滿城紅，南販姑蘇北薊中。縱使千金誇利益，刀頭富貴梃頭雄。
天道由來自好生，家家殺戮太無情。老夫欲種菩提樹，十里春風作化城。
繞郭良田萬頃賒，大都歸併富豪家。可憐北海窮荒地，半簍鹽挑又被拏。
行鹽原是靠商人，其奈商人又赤貧？私賣怕官官賣絕，海邊餓竄化冤燐。
二十條鎗十口刀，殺人白晝共稱豪。汝曹軀命原拚得，父母妻兒慘泣號。
行頭攫得百錢文，爛肉燒腸濁酒醺。到得來朝無理料，又尋賭賬鬧紛紛。
面上春風眼上波，秧歌高唱扮漁婆。不施脂粉天然俏，一幅纏頭月白羅。
東家貧兒西家僕，西家歌舞東家哭。骨肉分離只一牆，聽他笞駡由他辱。
莫怨詩書發跡遲，近來風俗笑文辭。高門大舍聰明子，化作朱顏市井兒。
百歲辛勤貌可哀，養兒嬌縱不成材。骰盆博局開門去，待得三更徑不回。
放囚宣詔淚潺潺，拜謝君恩轉戚顏。從此更無牢獄食，又爲盜竊觸機關。
馬思南北是山田，石塊沙窩不殖錢。待到三分秋稼熟，大家歡喜說豐年。
徵發錢糧只恨遲，茅簷蔀屋又堪悲。掃來草種三升半，欲納官租賣與誰？
濰城原是富豪都，尚有窮黎痛剝膚。慚愧他州兼異縣，救災循吏幾封書。

木饑水毀太凋殘，天運今朝往復還。間行北郭南郊外，麥隴青青正好看。

關東逃戶幾人歸，攜得妻兒認舊扉。茅屋再新牆再葺，園中春韭雨中肥。

淚眼今生永不乾，清明節候麥風寒。老親死在遼陽地，白骨何曾負得還。

賣兒賣婦路倉皇，千里音書失故鄉。帝主深恩許重聚，豐年穰熟好商量。

奢靡只愛學南邦，學得南邦未算強。留取三分淳樸意，與君攜手入陶唐。

——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留別恆徹上人

隔城何處鬱蒼蒼，落照松林短晝牆。清磬一聲天似水，長河半夜月如霜。僧閒地僻行難到，官罷雲回別可傷。滿架葡萄珠萬斛，秋風猶憶老夫嚐。

——郭麐《濰縣竹枝詞》自注

和盧雅雨紅橋泛舟

今年春色是何心，才見陽和又帶陰。柳線碧從烟外染，桃花紅向雨中深。笙歌婉轉隨游舫，燈火參差出遠林。佳境佳辰拚一醉，任他杯酒漬衣襟。

——任乃賡著《鄭板橋年譜》

懷濰縣二首贈郭倫昇

相思不盡又相思，濰水春光處處遲。隔岸桃花三十里，鴛鴦廟接柳郎祠。

紙花如雪滿天飛，嬌女鞦韆打四圍。五色羅裙風擺動，好將蝴蝶鬭春歸。

懷濰縣二首，即送倫昇年兄歸里。時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夏四月，板橋鄭燮去官十載，壽七十又一。

——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七期

題畫

題畫竹五十六則

竹君子，石大人。千歲友，四時春。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一尺竹，數寸根；何處栽？古瓦盆。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石依於竹，竹依於石；弱草靡花，夾雜不得。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墨跡

栽竹拂枝，拂塵灑露。君子取之，最有用處。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乾筆淡墨，畫出細竹。抽得心絲，無不肖曲。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竹中有竹，竹外有竹。渭川千畝，此爲巨族。

——書苑

忽焉而澹，忽焉而濃。究其胸次，萬象皆空。

——書苑一卷十號

不是春風，不是秋風；新篁初放，在夏月中。能驅吾暑，能豁吾胸。君子之德，大王之雄。板橋道人。

種竹種竹，毫無塵俗。依依在牖，秋風四入。

——書苑一卷五號

山僧愛我畫，畫竹滿其欲。落筆餉我脆蘿蔔。乾隆癸未。

——支那南畫大成

不過數片葉，滿紙混是節。萬物要見根，非徒觀半截。風雨不能搖，雪霜頗能涉。紙外更相尋，干雲上天闕。

——美術研究

莫漫鋤荆棘，由他與竹高。西銘原有說，萬物總同胞。

——書菀一卷三號

鄰家種修竹，時復過牆來。一片青葱色，居然爲我栽。

一兩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葉；自然淡淡疎疎，何必重重疊疊？乾隆辛未秋，板橋居士鄭燮。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畫竹意在筆先，用墨乾淡並兼。從人不得其法，今年還是去年。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偶學雲林石法，遂摹與可新篁。一片青葱氣色，居然雨過斜陽。

——東南日報金石書畫第七十一期

滿目黄沙沒奈何，山東只是喫饝饝。偶然畫到江南竹，便想春風燕筍多。乾隆戊寅二月十七日，板橋鄭燮畫。

——石刻

秋風昨夜渡瀟湘，觸石穿林慣作狂；惟有竹枝渾不怕，挺然相鬭一千場。乾隆著雍攝提格姑洗之月，板橋鄭燮畫并題。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墨跡

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乾隆戊寅十月下浣，板橋鄭燮畫并題。

無多竹葉沒多山，自有清風在此間。好待來年新筍發，滿林青綠翠雲灣。爲瀛翁年學老長兄正，板橋鄭燮又題。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竹裏秋風應更多，打窗敲戶影婆娑。老夫不肯删除去，留與三更警睡魔。乾隆辛巳，

板橋鄭燮畫并題。

——揚州徐笠樵藏墨跡

寫來三祝仍三竹，畫出華封是兩峯，總是人情眞愛戴，大家羅拜主人翁。乾隆壬午。

——支那南畫大成

七十老人寫竹石，石更崚嶒竹更直。乃知此老筆非凡，挺挺千尋之壁立。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宦海歸來兩袖空，逢人賣竹畫清風。還愁口說無憑據，暗裏贓私徧魯東。板橋老人鄭燮自贊又自嘲也。乾隆乙酉，客中畫并題。

——支那南畫大成

兩枝高幹無多葉，幾許柔篁大有柯。若論經霜抵風雪，是誰挺直又婆娑。維翁□老年學長兄正，板橋鄭燮畫并題。

——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七期

我被微官困煞人，到君園館長精神。請看一片蕭蕭竹，畫裏階前總絕塵。

——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七期

竹是新栽石舊栽，竹含蒼翠石含苔。一窗風雨三更月，相伴幽人坐小齋。板橋鄭燮畫幷題。

——鎮江博物館藏墨跡

竹枝石塊兩相宜，羣卉羣芳盡棄之。春夏秋時全不變，雪中風味更清奇。板橋鄭燮。

——鎮江博物館藏墨跡

雖然高下分濃淡，總是新篁得意時。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記得爲官種竹枝，泰山脚下嶧山陲。應知爾日新篁發，定有清風憶我時。

——金山寺文物館藏拓本

晨起江邊看竹枝，一團青翠影離離。牡丹芍藥誇顔色，我亦清和得意時。

——金山寺文物館藏拓本

疎疎密密復亭亭，小院幽篁一片青。最是晚風籐榻上，滿身涼露一天星。

——金山寺文物館藏拓本

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不比尋常翰墨間，蕭疎各有凌雲意。

——拓本

東風昨夜入山來，吹得芳蘭處處開。唯有竹爲君子伴，更無衆卉許同栽。

——拓本

江上家家種竹多，傍添石塊更阿那。且應一景相看待，恍似湘山立楚娥。板橋鄭燮。

——世界書局鄭板橋全集插圖

信手撚來都是竹，亂葉交枝戛寒玉。却笑洋洲文太守，早向從前拘成局。我有胸中十萬竿，一時飛作淋漓墨；爲鳳爲龍上九天，染徧雲霞看新綠。

——書苑一卷七號

畫根竹枝插塊石，石比竹枝高一尺。雖然一尺讓他高，來年看我掀天力。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畫竹插天蓋地來，翻風覆雨筆頭栽。我今不肯從人法，寫出龍鬚鳳尾排。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寫根竹枝栽塊石，君子大人相繼出。年年歲歲看長青，日日時時瞻古色。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年年畫竹買清風，買得清風價便鬆。高雅要多錢要少，大都付與酒家翁。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兩枝修竹過牆來，多謝鄰家爲我栽。君若未忘虛竹好，請來粗茗兩三杯。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禿竹應須作釣竿，江頭風雨不辭寒。燮畫。

——支那南畫大成

從今不復畫芳蘭，但寫蕭蕭竹韻寒。短節零枝千萬个，憑君揀取釣魚竿。

——拓本

一陣狂風倒卷來，竹枝翻迴向天開。掃雲掃霧眞吾事，豈屑區區掃地埃。板橋戲題。

——書苑一卷七號

一枝偶向崖邊出，便曉山中篠蕩多。寄語采樵人莫羨，留他君子在巖阿。

——書苑一卷八號

誰家新筍破新泥，昨夜春風到竹西。借問竹西何限竹，萬竿轉眼上雲梯。

——書菀二卷一號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爲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龍孫繞鳳池。孏石十哥弄璋之兆，板橋弟鄭燮。

南北東西四面吹，此君淡若不聞知。雨晴風定亭亭立，一種清光是羽儀。

——揚州博物館藏墨跡

新栽瘦竹小園中，石上淒淒三兩叢。竹又不高峯又矮，大都謙退是家風。

且讓青山出一頭，疎枝瘦幹未能遒。明年百尺龍孫發，多恐青山遜一籌。

莫謂個中皆上品，兩竿修竹有高低。

人傳楚雨帶湘烟，我意蕭疎竟不然。記得東瀛尋嶰谷，白雲黃竹幾千年。佳翁年學長

兄六十榮壽。板橋鄭燮。

昔東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而無竹，則黯然無色矣。余作竹作石，固無取於枯木也。意在畫竹，則竹爲主，以石輔之。今石反大於竹，多於竹，又出於格外也。不泥古法，不執己見，惟在活而已矣。漸老年兄屬，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橋鄭燮畫。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神龍見首不見尾。竹，龍種也；畫其根，藏其末，其猶龍之義乎！乾隆辛巳，板橋鄭燮畫并題。

——書苑一卷一號

揚州汪士慎，字近人，妙寫竹。曾作兩枝，並瘦石一塊，索杭州金農壽門題詠。金振筆而書二十八字，其後十四字云：『淸瘦兩竿如削玉，首陽山下立夷齊。』自古今題竹以來，從未有用孤竹君事者，蓋自壽門始。壽門愈不得志，詩愈奇，人亦何必汩富貴以自取陋！芸亭年兄一粲。板橋鄭燮。

——朱屺瞻藏墨跡

短節古幹，如地下之鞭，忽飛騰地上。然則地上之竹，獨不可飛騰於天上耶！高卑固無一定也。

——書菀

畫大幅竹，人以爲難，吾以爲易。每日只畫一竿，至完至足，須五七日畫五七竿，皆離立完好。然後以淡竹、小竹、碎竹經緯其間。或疎或密，或濃或淡，或長或短，或肥或瘦，隨意緩急，便構成大局矣。昔蕭相國何造未央宮，先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然後以別殿、內殿、寢殿、宮室、左右廊廡、東西永巷經緯之，便爾千門萬戶。總是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易易耳，一邱一壑之經營，小草小花之渲染，亦有難處；大起造、大揮寫，亦有易處，要在人之意境何如耳。　板橋鄭燮。

——揚州博物館藏墨跡

題畫蘭十五則

葉自短，花自長。蓄其力，揚其芳。花在室，香滿堂。　板橋道人。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兩盆蘭草，一晚一早。先後得花，春末夏曉。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蘭草寫三臺，無人敢筆栽。取得新奇法，墨香吹出來。板橋得意寫之。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葉長花則少，葉少花則多。世上有餘不盡，英雄豪杰如何！

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移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寫三物與大君子爲四美也。

——金山寺文物館藏拓本

芳蘭纔向盆中植，便有靈芝地上生。寄語青陽司節候，好春先送濟南城。會稽陶四達先生時客歷城，正偕燕婉，故有此祝。弟板橋鄭燮。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峭壁垂蘭萬箭多，山根碧蕊亦婀娜。天公雨露無私意，分別高低世爲何？板橋燮。

——山東省博物館藏墨跡

烏衣子弟何其盛，酷似南朝王謝家。百歲老人多種德，自然九畹盡開花。乾隆辛巳，板橋鄭燮。

——支那南畫大成

葉少花稀根亦微，風前也有暗香飛。何人種我砂盆缽，固本添泥雨後肥。板橋居士。

——支那南畫大成

一盆蘭草一盆芝，心地栽培幾許時。掛取竹枝何用處，拂塵灑露最相宜。

——蘇州怡園木刻

身在千山頂上頭，突巖深縫妙香稠。非無脚下浮雲鬧，來不相知去不留。

——藝苑眞賞

烏皮小几竹窗紗，堪笑盆栽幾箭花。楚雨湘雲千萬里，青山是我外婆家。

昔人云：入芝蘭之室，久而忘其香。夫芝蘭入室，室則美矣，芝蘭勿樂也。吾願居深山絕谷之間，有芝弗采，有蘭弗掇，各適其天，各全其性。乃爲詩曰：高山峻壁見芝蘭，竹影遮

斜幾片寒。便以乾坤爲巨室，老夫高枕臥其間。乾隆辛巳三月，板橋道人鄭燮。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杭州金壽門題墨蘭詩云：『苦被春風勾引出，和葱和蒜賣街頭。』蓋傷時不遇，又不能決然自引去也。芸亭年兄索余畫，並索題壽門句，使當事盡如公等愛才，壽門何得出此恨句？

——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七期

揚州豪家求余畫蘭，題曰：寫來蘭葉並無花，寫出花枝沒葉遮。我輩何能賺全局，也須合攏作生涯。金壽門見而愛之，即以爲贈。題曰：昨宵神女降雲峯，折得花枝灑碧空。世上凡根與凡葉，豈能安頓在其中？以壽門詩文絕俗也。

題蘭竹石二十三則

蘭竹石，相繼出。大君子，離不得。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蘭草已成行，山中意味長。堅貞還自抱，何事鬭羣芳？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一竹一蘭一石，有節有香有骨。滿堂君子之人，四時淸風拂拂。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屈大夫之淸風，衞武公之懿德。　板橋燮。

——支那南畫大成

老夫自任是靑山，頗長春風竹與蘭。君正虛心素心客，巖阿相借又何難。　乾隆壬午春日，揚州客齋寫贈六源同學兄，並題二十八字見志。　板橋道人鄭燮。

——揚州博物館藏墨跡

此花不是世間花，好與靑山翠竹遮。借問畫工何髣髴，先生心地發靈芽。　希翁年老先生大人教畫，板橋鄭燮拜手。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東坡與可太顚狂，畫竹千枝又萬行。袖裏玲瓏還有石，撚來壓倒米元章。　板橋。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四時花草最無窮，時到芬芳過便空。唯有山中蘭與竹，經春歷夏又秋冬。　殷薦二兄正畫，板橋鄭燮。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墨跡

竹勁蘭芳性自然，南山石塊更遒堅。祝君花甲應無算，加倍先過百廿年。奉祝省三老親翁六十榮壽，板橋鄭燮。

——江蘇人民出版社鄭板橋的故事插圖

蘭竹芳馨不等閒，同根並蒂好相攀。百年兄弟開懷抱，莫謂分居彼此山。誕敷大兄一笑，並爲諸郎君勗之。七十老人板橋鄭燮。

——揚州八家集

日日紅橋鬬酒卮，家家桃李豔芳姿。閉門只是栽蘭竹，留得春光過四時。乾隆壬午，板橋鄭燮。

——上海榮寶齋木刻水印

日日臨池把墨研，何曾粉黛去爭妍？要知畫法通書法，蘭竹如同草隸然。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一片青山一片蘭，蘭芳竹翠耐人看。洞庭雲夢三千里，吹滿春風不覺寒。板橋。

——支那南畫大成

一半青山一半竹，一半綠陰一半玉。請君茶熟睡醒時，對此渾如在石屋。板橋畫於橄欖軒。

春風莫漫催花急，留取纔開未放枝。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乾隆丁卯正月廿三日。

——支那南畫大成

畫竹之法，不貴拘泥成局，要在會心人深神，所以梅道人能超最上乘也。蓋竹之體，瘦勁孤高，枝枝傲雪，節節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氣凌雲，不爲俗屈。故板橋畫竹，不特爲竹寫神，亦爲竹寫生。瘦勁孤高，是其神也；豪邁凌雲，是(其)生也；依於石而不囿於石，是其節也；落於色相而不滯於梗概，是其品也。竹其有知，必能謂余爲解人；石也有靈，亦當爲余首肯。甲申秋杪，歸自邗江，居杏花樓。對雨獨酌，醉後研墨拈管，揮此一幅，留贈主人。板橋。

——上海博物館藏墨跡

畫蘭之法，三枝五葉；畫石之法，叢三聚五。皆起手法，非爲蘭竹一道僅僅如此，遂了其生平學問也。古之善畫者，大都以造物爲師。天之所生，卽吾之所畫，總需一塊元氣團結而成。此幅雖屬小景，要是山脚下洞穴旁之蘭，不是盆中磊石湊栽之蘭，謂其氣整故

爾。聊作二十八字以繫於後：敢云我畫竟無師，亦有開蒙上學時。畫到天機流露處，無今無古寸心知。　乾隆庚辰秋，板橋鄭燮。

——中國美術家協會藏墨跡

平生愛所南先生及陳古白畫蘭竹。既又見大滌子畫石，或依法皴，或不依法皴，或整或碎，或完或不完。遂取其意，構成石勢，然後以蘭竹彌縫其間。雖學出兩家，而筆墨則一氣也。宏翁同學老長兄善品題書畫，故就正焉。板橋鄭燮。

——揚州博物館藏墨跡

昔李涉過皖桐江上，有賊劫之。問是涉，不索物而索詩。涉曰：『細雨微風江上春，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晝民二哥，晚過寓壘，強索予畫，且橫甚。因亦題詩誚讓之曰：『細雨微風江上村，綠林豪客暮敲門；相逢不用相迴避，翠竹芝蘭畫幾盆。』狂夫之言，怪迂妄發，公其棒我乎！　癸酉九秋，板橋鄭燮。

——曲阜縣文管會藏墨跡

岱丁年老長兄，以巉巖嶠壁之姿，爲衡霍嵩華之長。秦松漢柏，皆依麗於是麓間，自號岱丁不虛。畫中峭石，恐不足方百之一也。岱丁本吾江南人，幽蘭之貞，竹箭之美，含芳植

節，莫與京抗，合南北之靈秀，萃集一身。□敢在下風，以欽德意。板橋弟鄭燮。

——曲阜縣文管會藏墨跡

文與可梅道人畫竹，未畫蘭也。蘭竹之妙，始於所南翁，繼以古白先生。鄭則元品，陳則明筆。近代白丁、清湘，或渾成，或奇縱，皆脫古維新特立。近日禹鴻臚畫竹，頗能亂，甚妙。亂之一字，甚當體任，甚當體任！乾隆庚辰秋九月，登高不果，過吳公，湖上寫此。板橋鄭燮。

——中國名畫集

昔人畫竹者稱文與可、蘇子瞻、梅道人。畫蘭者無聞。近世陳古白、吾家所南先生，始以畫蘭稱，又不工於竹。惟清湘大滌子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無不擅場，而蘭竹尤絕妙冠時。蓋以竹幹葉皆青翠，蘭花葉亦然，色相似也；蘭有幽芳，竹有勁節，德相似也；竹歷寒暑而不凋，蘭發四時而有蕊，壽相似也。清湘之意，深得花竹情理。余故髣髴其意。又聞有明三百年，文人皆善蘭竹，今不概見，不識何故。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小春月，板橋鄭燮。

——支那南畫大成

滿幅皆君子，其後以棘刺終之，何也？蓋君子能容納小人，無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蘭，其花更碩茂矣。石橋老哥，君子也。持此意以處京畿，無往不利。千里之外，無所贈寄，姑以此爲壓緘之物耳。板橋弟鄭燮。

——揚州八家集

秋葵石筍圖

牡丹富貴號花王，芍藥調和宰相祥。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板橋鄭燮題。

——神州大觀集

題三友圖

復堂奇筆畫老松，晴江乾墨搖梅兄，板橋學寫風來竹，圖成三友祝何翁。乾隆乙亥，鄭燮并題。

——常州何乃揚藏墨跡

畫松贈肅公

乾隆二年丁巳，始得接交于肅公同學老長兄。見其樸茂忠實，綽有古意，如松柏之在巖阿，衆芳不及也。後十餘年，再會如故。又三年復會，亦如故。豈非松柏之質本于性生，春夏無所爭榮，秋冬亦不見其搖落耶？因畫雙松圖奉贈。弟至不材，亦竊附松之列，以爲二老人者相好相倚藉之一證也。又畫小竹襯貼其間，作竹苞松茂之意，以見公子孫承承繩繩，皆賢人哲士；蓋樸茂忠實之報有必然者。　乾隆二十三年，歲在戊寅，三月二日，板橋弟鄭燮畫并題。

——山東省博物館藏墨跡

松

畫松亦是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有三株。

甘菊谷泉

南陽甘谷家家菊，萬古延年一種花。　板橋鄭燮。

——揚州八家集

松茂南山

如南山之壽，祝其太夫人也；如松之盛，祝其身之德行幷子孫之挺拔也。誕老年學兄其並承之。板橋鄭燮。

——揚州八家集

柱石圖

誰與荒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雲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誕老年學兄正。板橋鄭燮。

——揚州八家集

梅

牡丹芍藥各爭妍，葉亂花翻臭午天。何似竹籬茅屋淨，一枝淸瘦出朝烟。板橋鄭燮題。

——支那南畫大成

菊石

南陽菊水多耆舊，此是延年一種花。八十老人勤採啜，定教霜鬢變成鵶。板橋居士鄭燮畫幷題。

——支那南畫大成

萱貓

最得閨中婦女憐，牙牀繡被任他眠。偶來花下尋蝴蝶，吉兆先期九十年。板橋老人。

——揚州沈華藏墨跡

八哥

類同乾鵲將毋小，族比慈烏未是多。借問人間何手足，相逢此鳥便稱哥？板橋老人鄭燮。

——揚州沈華藏墨跡

鶺鴒

鶺鴒兩兩喚同行，不減原令好弟兄。可歎世人無古道，釀他飢餓逼他爭。乾隆甲申，板橋鄭燮。

——揚州沈華藏墨跡

鷺　鷥

鷺鷥拳足立溪邊，紅蓼花殘水月天。欲把霜翎鬬霜色，直隨孤鶴去摩天。板橋鄭燮。

——揚州沈華藏墨跡

菊　花

菊花盤裏是明珠，金椀紅心翠葉鋪。涼氣未來霜未落，秋風富貴儘堪圖。板橋。

——揚州沈華藏墨跡

芙　蓉

最憐紅粉幾條痕，水外橋邊小竹門。照影自驚還自惜，西施原住苧蘿村。鄭板橋。

——揚州沈華藏墨跡

題高鳳翰畫册

此幅三石擠塞滿紙，而其爲綠、爲赭、爲墨，何淸晰也！爲高、爲下、爲內、爲外，何徑路分明也！又以苔草點綴，不黏不脫，使彼此交搭有情，何雋永也！西園老兄，秀才出身，故畫法具有理解。近日詩古家罵秀才、罵制藝，幾至於不可耐。不知詩古不從制藝出，皆無倫雜湊。滿口山川風月，滿手桃柳杏花，張哥帽，李哥戴，直是不堪一笑耳。聖天子以制藝取士，士嚵應之。明淸兩朝士人，精神聚會，正在此處。試看西園兄畫，絕無時文氣，而却從時人制藝出來。乾隆辛巳，愚弟板橋鄭燮題。

——支那南畫大成

題高鳳翰披褐圖卷

豈是人間裋褐徒，胸中錦繡要模糊。況經風雨離披後，廢盡天吳紫鳳圖。南阜山人作披褐圖，寂寥蕭澹。既已蔬食沒齒無怨矣。板橋居士爲題二十八字，則又怨甚，然居士實不怨也。復錄遺懷舊作一首，寄於卷內，以與先篇相發明焉：江海飄零竊大名，宮花曾壓帽簷輕。尊前更挾韋娘豔，再怨淸貧太不情。愚弟鄭燮。

——山東省博物館藏墨跡

附錄

清史列傳：鄭燮傳

鄭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范縣知縣，調濰縣，以請賑忤大吏，乞疾歸。少穎悟，讀書饒別解。家貧，性落拓不羈，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子弟游。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及居官，則又曲盡情僞，饜塞衆望。官濰縣時，歲歉，人相食。燮大興修築，招遠近飢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戶，令開廠煑粥輪飼之。有積粟責其平糶，活者無算。時有循吏之目。善詩，工書畫，人以『鄭虔三絕』稱之。詩言情述事，惻惻動人，不拘體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書畫有眞趣，少工楷書，晚雜篆隸，間以畫法。所繪蘭竹石亦精妙，人爭寶之。詞弔古攄懷，尤擅勝場，或比之蔣士銓。內行醇謹，幼失怙恃，賴乳母教養，終身不敢忘。所爲家書忠厚懇摯，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晚年歸老躬耕，時往來郡城，詩酒唱和。嘗置一囊，儲銀及果食，遇故人子及鄉人之貧者，隨所取贈之。與袁枚未識面，或傳其死，頓首痛哭不已云。著有板橋詩鈔。

揚州府志

鄭燮，字克柔，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授山東范縣，徙濰縣。濰邑韓生貧而好學，燮夜行，聞讀書聲，心許之。時給薪水，後成進士，有知己之感。值歲饑，道殣相望，不俟申報，即出倉穀以貸。秋又歉，捐廉代輸，取領券火之。濰人爲建生祠。燮生有奇才，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民事纖悉必周。官東省先後十二年，無留牘，無寃民。以疾歸，囊橐蕭然，圖書數卷而已。詩宗陶柳，書出入漢隸中而別開生面。兼以餘事寫蘭竹，一縑一楮，海內爭重之。著有板橋詩鈔、詞鈔、家書與題畫詩行世。卒年七十三。

——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十八

興化縣志

鄭燮，號板橋，乾隆元年進士。知范縣，愛民如子。絕苞苴，無留牘。公餘輒與文士觴詠，有忘其爲長吏者。調濰縣，歲荒，人相食。燮開倉賑貸，或阻之，燮曰：『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發穀若干石，令民具領券借給，活萬餘人。上憲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輸。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濰人戴德，爲立祠。燮生有奇才，性曠

達，不拘小節；於民事則纖悉必周。嘗夜出，聞書聲出茅屋，詢知韓生夢周，貧家子也。給薪水助之。韓成進士，有知己之感焉。官東省先後十二載，無留牘，亦無冤民。乞休歸，囊槖蕭然，賣書畫以自給。文宏博雄麗，詩宗范陸，詞尤工妙。書出入漢隸中而別開生面。以餘事寫蘭竹，隨意揮灑，筆趣橫生。其需次春明也，愼郡王極敬禮之。一縑一楮，不獨海內寶貴，卽外服亦爭購之。著板橋詩鈔諸書。

——咸豐元年重修興化縣志卷八

清代學者像傳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江南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濰縣知縣，有政聲。在任十二年，囹圄囚空者數次。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先生爲人疏宕灑脫，天性獨摯。工畫蘭竹，蘭葉用焦墨揮毫，以草書之中豎長撇法運之；畫竹神似坡公，多不亂，少不疏，脫盡時習，秀勁絕倫。書有別致，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圓潤古秀；楷書尤精，惟不多作。詩近香山放翁，弔古諸篇，激昂慷慨。詞亦不肯作熟語。時有『鄭虔三絕』之目。所著有板橋詩鈔，手書刊刻行於世。集

後附刻家書數篇，情眞語摯，悱惻動人。

鄭燮小傳

——清代學者像傳　鄭方坤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舉於鄉，連登進士第。授范縣知縣，改調濰縣，以疾乞歸。板橋幼穎悟，讀書饒別解，綽有文名。家固貧，落拓不羈。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而嶔崎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世方以武健嚴酷爲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爲，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否則怒罵譴訶及矣。雅善書法，眞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然而秀出於風塵之表。所畫蘭草竹石，亦峭蒨別致。詩內所云：時時作畫，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偕者是已。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自序有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屢爲知己詬病，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云云，其言可謂不自滿矣。然其詩流露靈府，蕩滌埃壒，視世間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

詞。空山雨雪，高人獨立；秋林煙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非彼藉口白戰，以自詡爲羌無故實者也。板橋徒以狂故不理於口，然其爲人內行醇謹，胸中具有涇渭。所刻寄弟書數紙，皆老成忠厚之言，大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異乎放蕩以爲高者，信賢者之不可測也。昔晉文王稱阮嗣宗爲至愼，吾於板橋亦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三

書事

法坤宏

濰縣知縣鄭板橋燮，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鳳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飮友人家。濰俗重賈，一二三賈客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羣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値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飢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據案大罵：駃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皁卒脫其帽，足蹋之，或捽頭黥面驅之出。』余曰：

『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羣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錄其事以俟採風者。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三十三

墨林今話

蔣寶齡

板橋道人鄭燮，興化人。詩詞書畫皆曠世獨立，自成一家。其視古人亦罕所心服，惟徐青籐筆墨眞趣橫逸，不得不俛首耳。道人蘭竹之妙，張瓜田論之已詳。其隨意所寫花卉雜品，天資奇縱，亦非凡手所能，正與青籐相似。書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極瘦硬之致，亦間以畫法行之。故心餘太史詩有云：『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疎花見姿致。』又一絕云：『未識頑仙鄭板橋，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瘞鶴兼山谷，別闢臨池路一條。』可謂抉其髓矣。板橋性疎放不羈，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爲上官所斥。於是恣情山水，與騷人野衲作醉鄉游，時寫叢蘭瘦石於酒廊僧壁，隨手題句，觀者歎絕。豪貴家雖踵門請乞，寸箋尺幅，未易得也。家酷貧，不廢聲色。所入潤筆錢隨手輒盡，晚年竟無立錐，寄居同鄉李三鱓宅，而豪氣不減。

盧雅雨轉運揚州，寄詩云：『一代清華盛事饒，冶春高讌各方鑣。風流暫顯煙花在，又見詩人鄭板橋。』其所定詩集手書刊行，並附雜著小唱於後。板橋題畫之作，與其書畫悉稱，故覺妙絕，他人不宜學也。略鈔數首，以存別調。題破盆蘭云：『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漁隱圖云：『從今不復畫芳蘭，但寫蕭蕭竹韻寒。短節零枝千萬个，憑君揀取釣魚竿。』

——墨林今話卷一

銅鼓書堂遺稾

查禮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揚州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除山左濰縣令。才識放浪，磊落不羈。能詩、古文，長短句別有意趣。未遇時嘗譜沁園春·書懷一闋云：『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研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敎歌家世，乞食風情。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疎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顚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凄淸。』其風神豪邁，氣勢空靈，直逼古人。板橋工書，行楷中

筆多隸法，意之所之，隨筆揮灑，遒勁古拙，另具高致。善畫蘭竹，不離不接，每見疎淡超脫。畫幅間常用一印曰：『七品官耳』，又一印曰：『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銅鼓書堂遺藁卷三十二

鄭板橋年表

一六九三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十月二十五日子時，先生生。

先生姓鄭氏，名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縣人。先世居蘇州，明洪武間始遷居興化城內之汪頭。曾祖新萬，字長卿，庠生。祖湜，字清之，儒官。父之本，字立庵，號夢陽，廩生，品學兼優，家居授徒，先後數百人。母汪夫人，繼母郝夫人。叔之標，字省庵。生子墨，字五橋，庠生。

一六九四　三十三年甲戌，二歲。

一六九五　三十四年乙亥，三歲。

一六九六　三十五年丙子，四歲。

一六九七　三十六年丁丑，五歲。

母汪夫人卒，育於乳母費氏。七歌云：『我生三歲我母無。』乳母詩序云：『燮四歲失母，育於費氏。』

一六九八　三十七年戊寅，六歲。

一六九九　三十八年己卯，七歲。

一七〇〇　三十九年庚辰，八歲。

一七〇一　四十年辛巳，九歲。

一七〇二　四十一年壬午，十歲。

一七〇三　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歲。

一七〇四　四十三年甲申，十二歲。

一七〇五　四十四年乙酉，十三歲。

一七〇六　四十五年丙戌，十四歲。

是年繼母郝夫人卒。七歌云：『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飢寒。……』

一七〇七　四十六年丁亥，十五歲。

一七〇八　四十七年戊子，十六歲。

一七〇九　四十八年己丑，十七歲。

讀書於眞州之毛家橋。題畫云：『余少時讀書眞州之毛家橋。』因年月無考，姑系於此。

一七一〇　四十九年庚寅，十八歲。

一七一一　五十年辛卯，十九歲。

先生至友李鱓舉鄉試。

一七一二　五十一年壬辰，二十歲。

從鄉先輩陸種園先生學塡詞，與王竹樓國棟、顧桐峯于觀同塾。七歌云：『種園先生是吾師，竹樓桐峯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爲。』案七歌作於三十歲時，故推知二十歲從陸就學。

一七一三　五十二年癸巳，二十一歲。

一七一四　五十三年甲午，二十二歲。

一七一五　五十四年乙未，二十三歲。

是年徐夫人來歸。

一七一六　五十五年丙申，二十四歲。

一七一七　五十六年丁酉，二十五歲。

堂弟墨生。懷舍弟墨云：『我年四十二，我弟年十八。』故推知當生於是年。

一七一八　五十七年戊戌，二十六歲。

設塾於眞州之江村，有村塾示諸徒詩。

一七一九　五十八年己亥，二十七歲。

一七二〇　五十九年庚子，二十八歲。

一七二一　六十年辛丑，二十九歲。

一七二二　六十一年壬寅，三十歲。

父立庵公卒。

作七歌。是時已有二女一子。七歌中有『鄭生三十無一營』，『今年父歿遺書賣』，『我生二女復一兒』等語。

一七二三　雍正元年癸卯，三十一歲。

友人顧萬峯赴山東常使君幕，先生作賀新郎詞三闋贈之。

一七二四　二年甲辰，三十二歲。

出遊江西，識無方上人於廬山。

一七二五　三年乙巳，三十三歲。

出遊北京，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論，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

有燕京雜詩三首。

一七二六　四年丙午，三十四歲。

一七二七　五年丁未，三十五歲。

客於通州。

友人高鳳翰爲歙縣縣丞。

一七二八　六年戊申，三十六歲。

讀書興化之天寧寺，呫嗶之暇，手寫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各一部。

一七二九　七年己酉，三十七歲。

完成《道情》十首初稿。

一七三〇　八年庚戌，三十八歲。

一七三一　九年辛亥，三十九歲。

客於揚州，有客揚州不得之西村詩。

是年徐夫人病歿。　次年遊杭州，作韜光庵詩，中有『我已無家不願歸』之句。又次年所作得南闈捷音詩有『無人對鏡懶窺幃』之句。

有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詩。

一七三二　十年壬子，四十歲。

是年秋，遊杭州，觀潮於錢塘江上。　作韜光庵、觀潮行詩。

作詞西湖夜月有懷揚州舊遊調寄沁園春。

有家書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

赴南京鄉試，中舉人。　板橋自敍云：『板橋康熙秀才，雍正壬子舉人，乾隆丙辰進士。』

作得南闈捷音詩，念奴嬌・金陵懷古詞十二首。

一七三三　十一年癸丑，四十一歲。

叔省庵公卒。　懷舍弟墨詩云：『我年四十二，我弟年十八。……年來父叔歿，移家僦他宅。……』

客海陵，有贈梅鑑和尚之作。

一七三四　十二年甲寅，四十二歲。

作懷舍弟墨詩。　又爲顧世永代弟買妾事作七律一首。

一七三五　十三年乙卯，四十三歲。

讀書鎮江之焦山。有焦山讀書寄四弟墨、儀眞縣江村茶社寄舍弟、焦山別峯庵雨中無事書寄舍弟墨、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等家書四封。

一七三六　乾隆元年丙辰，四十四歲。

赴北京，試禮部中式成進士。作《秋葵石筍圖》，題詩云：『牡丹富貴號花王，芍藥調和宰相祥。我亦終葵稱進士，相隨丹桂狀元郎。』

與伊福納乘五遊西山。

有贈甕山無方上人、甕山示無方上人、贈圖牧山、酬中書舍人方超然弟、讀昌黎上宰相書因呈執政、遊香山臥佛寺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作、寄青崖和尚、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作諸詩。

一七三七　二年丁巳，四十五歲。

作乳母詩。

南歸揚州，復與友人顧萬峯相遇。顧有詩贈板橋鄭大進士。

鄭生積學晚有名，感念平生意悽惻。深心地底迴星芒，苦節堅冰鍊木德。文成亦愛今人賞，宦達仍慙古賢責。過我揚州風雪天，酒闌相向意茫然。邱陵同尋史閣部，祠廟還過董廣川。亦有爭奇不可解，狂言欲發愁人駭。下筆無令愧六經，立功要使能千載。世上顚連多鮮民，誰其收之唯邑宰。讀爾文章天性眞，他年可以親吾民。【顧萬峯・澥陸詩鈔】

一七三八　三年戊午，四十六歲。

是年江南大旱。

作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七律四首。七律之三有『赤旱於今憂不細，披圖何以繪流亡』之句，故知作於此年。

一七三九　四年己未，四十七歲。

盧見曾爲淮南鹽運使。十月，先生作七律四首贈之。詩後題云：『乾隆四年十月廿日，恭賦七律四首，奉呈雅雨山人盧老先生老憲臺，兼求教誨。』

一七四〇　五年庚申，四十八歲。

五月，爲董偉業恥夫《揚州竹枝詞》作序。竹枝詞之一云：『夢醒揚州一酒瓢，月明何處玉人簫？竹枝詞好憑誰賞，絕世風流鄭板橋。』

作逢客入都寄勗宗上人口號。

入京，有淮安舟中寄弟墨書。

需次春明，愼郡王極敬禮之。（愼郡王允禧，字謙齋，號紫瓊道人。）

一七四一　六年辛酉，四十九歲。

是年春，爲范縣令，妾饒氏隨先生赴任。據乾隆廿五年修山東濰縣志載，板橋自乾隆十一年至十七年任濰縣令，計共七年。又據揚州府志、興化縣志及其他有關書籍記載，板橋官東省共十二年。從乾隆十七年上溯，當於乾隆六年出任范縣令。

將之任，與愼郡王允禧相唱和，作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允禧亦有送板橋鄭燮爲范縣令詩。

離京赴任道中，作過德州爲孫峩山題畫、邯鄲道上諸詩。

一七四二　七年壬戌，五十歲。

先生爲紫瓊道人寫刻之《隨獵詩草》、《花間堂詩草》完成，並爲撰跋。見與紫瓊道人書。

有范縣、悍吏、私刑惡諸詩。

一七四三　八年癸亥，五十一歲。

《道情》十首，幾經更定，至是方付梓。刻者上元司徒文膏。

作止足詩。

一七四四　九年甲子，五十二歲。

有范縣詩、送陳坤秀才入都、贈二生、登范縣東城樓、音布諸詩。

作范縣署中寄舍弟墨、寄弟墨第二書、寄舍弟墨第三書、寄舍弟墨第四書。

是年妾饒氏生子。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云：『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

一七四五　十年乙丑，五十三歲。

有范縣呈姚太守興滇、懷揚州舊居、懷江七姜七、姑惡、懷李三鱓、署中示舍弟墨諸詩。

先生從祖福國和尚至范縣見訪，爲作揚州福國和尚至范賦二詩贈行。

作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一七四六　十一年丙寅，五十四歲。

先生自范縣調署濰縣。

是歲山東大饑，人相食，先生開倉賑貸，令民具領券借給。又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活萬餘人。秋又歉，捐廉代輸，活民無算。

濰縣饑民出關覓食，先生有感而賦逃荒行。

一七四七　十二年丁卯，五十五歲。

有詞玉女搖仙佩・寄呈愼郡王。

是年饑荒未已，先生隨高斌放賑，有和高相公給賑山東道中幷五日自壽之作。

德保主試山東，先生同在試院，相與唱和。先生有濟南試院奉和宮詹德大主師枉贈之作，德保亦有贈鄭大尹板橋詩。

中秋日山左闈中招同事諸公小酌，即席贈鄭大尹板橋。詩云：平分秋色玉輪清，照耀奎垣影倍明。好客彌慚孔北海，論詩偏愛鄭康成。不因佳節生鄉感，惟以冰心見物情。料得三條椽燭盡，幾人翹首望蓬瀛。【樂賢堂詩鈔】

有和學使者于殿元敏中枉贈之作、御史沈椒園先生新修南池建少陵書院幷作雜劇侑神令歲時歌舞以祀諸詩。

一七四八　十三年戊辰，五十六歲。

乾隆東巡，先生爲書畫史，治頓所，臥泰山絕頂四十餘日。常以此自豪，鐫一印章云：『乾隆東封書畫史』。

濰縣饑民由關外絡續返鄉，先生爲撰還家行以紀其事。

一七四九　十四年己巳，五十七歲。

子入塾就師。

有濰縣與舍弟墨等家書五通。按：濰縣與舍弟墨第一書、第二書未署年月，姑與後三通一并系於是年。

訂定家書十六通、詩鈔、詞鈔，并手寫付梓。

撰板橋自敍，述己之生平志趣頗詳。

子於興化病歿。

與御史沈廷芳椒園同遊郭氏園，沈有過濰縣鄭令板橋招同朱天門孝廉家房仲兄納涼郭氏園詩贈板橋。

乾隆己巳月夏五，鄭君邀我過花圃。是時炎暑氣欝蒸，連日川途走澍雨。汗脚不襪衣不船，喜得涼逕覿賢主。入門一園青霹林，森然近地多嘉樹。蒼苔小徑蝸廬盤，紺石幽洞薑椶堵。高高亭子冷冷風，漱玉麓藁近堦睹。緬惟尙書昔構此，（郭尙書尙友，萬歷進士，善居鄉。）告歸娛老門嘗杜。卽今云礽能世家，百年東第存堂廡。我來消夏與獨豪，朗吟恍夢遊天姥。請君圖書發秘藏，少連康樂爭摩拊。老硯名印鈿匣羅，岐鼓秦碑墨香吐。最後觸鼻還流臚，禹書神迹傳岣嶁。况君三絕過台州，草聖仙芝得騶駐。詩題剡紙點筠闌，先輩青籐安足數？鄭君鄭君爾才奇特風義古，爲政豈在守文簿？一官樽散鬢如絲，萬事蒼茫心獨苦。人生作達在當前，惟有淸遊豁鬱府。酒酣勿起商瞿悲，生子遲應勝賈虎。（板橋方抱西河之痛。）【濰縣志】

高鳳翰卒，壽六十七。

一七五〇　十五年庚午，五十八歲。

二月十日，撰濰縣文昌祠記。

於板橋自敍後又綴附記數十言。

一七五一　十六年辛未，五十九歲。

先生服官十年，廢然有倦遊之意，撰詩思歸行、詞滿江紅・思家、唐多令・思歸等述志。

一七五二　十七年壬申，六十歲。

濰縣諸紳修城隍廟，先生主其事，幷爲撰城隍廟碑記。

一七五三　十八年癸酉，六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終以請賑忤大吏罷官。　按乾隆廿五年修濰縣志載：鄭燮於乾隆十一年至十七年爲濰縣令。又據鄭氏墨蹟懷濰縣送郭昇倫歸里詩後附跋云：『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夏四月，板橋鄭燮去官十載，壽七十有一。』則鄭氏去官之日應在乾隆十八年。大約鄭氏於乾隆十八年初去官，故濰縣志將其任濰令之年斷於乾隆十七年。畫竹別濰縣紳民，幷繫以詩。

先生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民事則纖悉必周，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官東省先後十二年，無留牘，無寃民。在濰縣曾開倉捐廉以賑饑民，活人無算，故濰縣人民極爲感戴。先生去官之日，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畫像以祀。並爲建生祠，與周亮工、賴光表同祀。

先生在濰任中頗多著述，所爲詩詞小曲，在民間廣泛流傳。其濰縣竹枝詞四十首，描摹濰縣風土人情及民生疾苦，曲盡委宛，尤爲膾炙人口。

一七五四　十九年甲戌，六十二歲。

客於揚州。

秋，與汪仲升堂、藥根上人等集百尺樓，分韻賦詩。見李福祚昭陽述舊編。

一七五五　二十年乙亥，六十三歲。

與李復堂、李方膺合作《歲寒三友圖》，先生并題詩。

一七五六　二十一年丙子，六十四歲。

與程綿莊等九人聚飲揚州，并作《九畹芳蘭圖》以紀其盛。

跋興化王李四賢手卷。

一七五七　二十二年丁丑，六十五歲。

乾隆乙亥，盧雅雨再爲兩淮運使。是年紅橋修禊甚盛。揚州畫舫錄卷十：『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山東德州人。……公工詩文，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形貌矮瘦，時人謂之矮盧。辛卯舉人，歷官至兩淮轉運使。……丁丑修禊虹橋，作七言律詩四首云。……其時和修禊韻者七千餘人，編次得三百餘卷。』先生亦預其會，有和雅雨山人紅橋修禊詩四首、再和盧雅雨四首。

遊高郵，作由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

一七五八　二十三年戊寅，六十六歲。

五月，友人愼郡王卒。

作詞西村感舊調寄賀新郞。

有眞州八首併及左右江縣、眞州八首屬和紛紛皆可喜不辭老醜再疊前韻諸詩。

一七五九　二十四年己卯，六十七歲。

從拙公和尙議，自定書畫潤格。

撰興化城北平望鋪自在庵記。

一七六〇　二十五年庚辰，六十八歲。

撰板橋自序於揚州汪氏之文園。

一七六一　二十六年辛巳，六十九歲。

題高鳳翰畫冊。

一七六二　二十七年壬午，七十歲。

畫蘭竹石，幷題云：『……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揚州客齋寫蘭竹石贈六源同學，幷題二十八字見志。

一七六三　二十八年癸未，七十一歲。

盧雅雨官兩淮都轉，清明日招先生及諸名人泛舟紅橋，各紀以詩。

與袁枚相晤於盧雅雨席上，袁枚有詩投板橋明府。

鄭虔三絕聞名久，相見邗江意倍歡。遇晚共憐雙鬢短，才難不覺九州寬。紅橋酒影風燈亂，山左官聲竹馬寒。底事誤傳坡老

死，賛君老淚竟虚彈。【興化縣志】

作懷濰縣二首送郭昇倫歸里。

一七六四　二十九年甲申，七十二歲。

爲人題畫册，有萱貓、八哥、鵪鶉、鷺鷥、菊花、芙蓉等六詩。

一七六五　三十年乙酉，七十三歲。

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三。葬於興化縣城東管阮莊。有二子均早卒，以弟子田（字硯耕）嗣。

女二，長適趙，次適袁。孫鎔（字笵金），曾孫國璋（字文址）。